

羽夜（完）

作者: 王子喬

Powered by [紙言](#)

1

一陣陣性感的薩克司風音樂揚起，襯托出的爵士樂是夜深的好拍擋，也是酒液的良伴。

「kingdom of rain」無一夜不爆場。不是那saxophone音樂壓場，而是那位比小林香織帥和厲害的演奏女子---我。歡呼聲和掌聲此起彼落，live band時段亦隨之到此為止。

「希少啊，今晚好忙咩？人地淨係想飲你調既酒炸~」「希少，陪我猜枚~」.....我擱下薩克斯管，走向跟前幾位美女熟客且左擁右抱:「好好好~ my ladies想飲咩？我依家去調比妳地~」

「人地要飲你呀~」「我都要希少~」「希少~」她們坦坦胸靠向我，又喝兩口酒，又玩弄我的襯衫鈕和扣。我目光掃到酒吧一隅，有位美女和友人在喝悶雞尾酒。我嘴角一繞，便站起，帥氣地撻一撻手指。

「有咩事呀希少？」服務員走向我。「比杯angel kiss比果邊個靚女同singapore sling比佢個fd~另外上三支“火槍”比佢地。同埋五支比我呢台d靚女~」「係，希少。」「多謝希少~~」

我把領扣帶帥一點，手插褲袋走向坐在一隅的她們。「嗨！靚女~」我說。酒正好送到，我再說:「請妳地飲~」。我毫不客氣地坐到美女身邊。「你都幾吾客氣架啫?」她呷了口自己的酒。「點叫妳呀靚女？我叫邢羽希。」我烘近她，她有點狡猾地微笑，以凌厲的眼神回應我。「我好朋友系古董買賣家，佢好忙架~唔得閒應酬d無聊人~」她朋友不開口還是個溫柔鄉，一開口便男人的似。「希少你都吾識.....」鄰桌有兩三位自己兄弟立刻為我站台起哄，我立刻用手勢示意要他們坐下。「一系搵日上我遊艇，介紹下d古董比我買下？」我把那杯angel kiss遞給她。她望向我，笑一笑，道:「埋單呀唔該~」「我請妳~」我說。「唔洗找~」她放下三千元便離開了，她朋友也緊隨而去，更向我扮了個鬼臉。

「大佬，我去的條女番黎比你！」這個衝動的硬漢子叫「沙po飛」，有義氣夠忠心，跟隨我父親好幾年，為他打江山。我截停他，喃喃自語:「從來冇女對我say no.....呢個女人...有意思~」

「希少，郭小姐.....」其中一位兄弟上氣不接下氣地跑過來，還未說我便感覺到門外那誰的氣場。

「雯宣，妳有事搵我？」我有點尷尬的微笑了一下。高跟鞋著地的咯咯作響，與她的高佻相揮映。「冇事唔搵得你咩邢羽希？」她來到我跟前，溫柔中帶冷傲的聲線跟以前一樣，還有那帶電的眼神。「兩個人傾下好冇？」她將手下叫走。

「東主有事，提早休息！大家張單我請。走先啦。」我宣布，且把手下們打發。

酒吧剩下我和她。

我不會說我怕她，但也不敢說我不怕，不是因為她是大財團「碧璽集團」太子女。只是，她和我，不是一字半句可以說清。但你未必猜到的，是在哪兒認識她。

「我調d酒比妳比飲？」我走向吧桌。

「我地飲shot好冇？」她坐到吧椅去。我將所有whisky, vodka, gin, tequilla和shooter杯都放在她面前。「好啊。我地好耐冇一齊飲酒。」我微笑。我和她同一刻碰到同一瓶的vodka。她不讓我放手；我迴避她的目光。以前我告訴她，vodka給人感覺最「啃」，要灌醉人灌醉自己就用它響頭炮。

「飲杯~」「飲杯~」

一杯。兩杯。三杯。四杯。.....

「妳酒量同以前一樣甘好。」我爽快地干了第五杯，再說：「有事搵我？」「第六杯後先傾公事~」她也干了第五杯。我暗忖著我對她會有甚麼利用價值，還不是分我一杯羹。我始終，不會用小人之心度她，無他。

「我...掛住妳.....妳信唔信？」她說。我在第六杯已經甚有醉意，伏在吧桌上。真的，可能很久沒見她，令自己狀態不好。「你好少可甘快醉架...」她坐在我身邊，有點擔心我。我知道她多喝一杯也差不多。「唔傾公事住.....」她烘近我，把我手放在她胸上。我想反抗，卻沒有反抗，身體有點兒重。「郭雯宣.....」我還未說下去，她使用吻封住我唇。

吻了好一會，我才決心反抗並推開她，匆匆又跌宕地走開：「我諗...我要走.....」她從後緊擁着我，耳語著：「邢羽希，我知你仲好愛我架。」「我地分左手架喇...」我很清楚我鬆開了她的手。「我就係唔明點解！」我走前兩步，她就撲入我懷中。邢羽希，你可別心軟呀.....她倒馬上跟我來個法式濕吻，我呆著了。然後，好像去了酒店.....

我醒來了，看到擁著我的她，我歎了一口氣。這麼多年了，我還是想知道我重要，或是名利重要。我可以放棄「羽夜」，但，妳會否放棄「碧璽」？

我輕撥她的劉海，她正好醒來，對我甜笑。我裝作不在乎，坐起來說：「妳係米有生意要同我傾？」「不如，食埋早餐先傾？不如，我去你架遊艇煮比.....」她滿心歡喜，我打岔：「冇野甘我走先。」她立刻拉住我：「甘我就同你傾生意。我想同你合作，做單交易。」

「咩交易？」

「重慶黑白老大社從武同新加坡「新日」老大狄虎開左天價，指明要南非運黎香港既果批血鑽。香港黑白兩道同外國勢力都刮緊呢批貨，轉一個手十位數字。我要搶到，我六你四。」她說。

「血鑽一批，有冇甘值錢呀？」

「呢批入面有「粉」。」

「你以前唔撈偏架...郭萬軍會比你甘做咩？」我覺得她變了，又可能沒有。她笑了笑：「佢唔知。」

「如果我唔同你合作，你會點？」

「你地最近系米比差佬掃左幾個場？我識越南有個叔父要幾百個貨，你接唔接？」

我冷笑。無論是私事或公事，她總要總掣在手才有安全感，是我太了解她？

「deal~」

3

有時候我懷疑她是因為我才變得如此，因為有時她真的做得很明顯。但有時候我卻覺得她是為了錢。到底我在她心目中有何地位.....

她與我並肩走，她說要去酒店空中花園吃早餐，我怕她胃痛，還是答應了。我沒有跟她說什麼，卻留意到她偷望了我一眼，然後閃過一大絲失望。

「除左公事，我地真系冇計傾咩？」她主動說。

「我對妳黎講又唔值錢。」我苦笑。

「你以為.....」她正要說話便到了。「早晨，兩位？室內定室外？」「外面唔該。」她比我走得快，與我吃了頓無聲飯，使各自各走了。

「希少，今日做咩神不守舍甘啊？」「係囉希少，成晚都唔理人地。」.....我還是有點沒精打彩地獨個兒坐在吧桌喝威士忌。「i am so sorry my ladies~」我安慰着身邊那些女人們。

「一杯威士忌，唔該。」昨晚那個美女古董買賣家坐到我兩個位旁的空位。我呷了口威士忌，ladies們走了，吧桌就我跟她在靜靜地喝酒。我喝了三杯已經有些醉意，「多一杯。」「係既希少。」他要遞向我時，那個美女伸手搶走了，溫柔地說：「心情唔好，就唔好洒左d酒。」

「靚女，妳唔知我系羽夜既老闆咩？」我醉眼斜望向她。

「邢老闆會顧客至上架可？」她喝掉了我那杯威士忌。

「有意思.....」我笑了笑，再說：「妳完全唔似個古董人。」

「甘我似咩人？」她有點酷。

我站起來烘近她，輕聲帶點輕佻地說：「要試過先知~」我輕吻她的耳垂，漸漸向下吻著，單手圍在她腰眼。我正要吻向她唇瓣，她卻輕點在我唇上不讓我吻下去，低聲說：「我睇，妳今日冇錢架喇。不如下次啦~」我馬上找了找褲袋，她從自己口袋掏出我的錢包，說：「我諗你會唔介意請我喝酒既。」她掏出了一千元，連我的錢包放在桌上，輕輕走了。

「靚女.....」我正要叫住她。

「我叫宋靖琳。」她回頭說。

「宋小姐！可唔可以陪我傾陣計？」我上前等她回應。她輕輕點頭。

「我睇，邢老闆表面風流，內裏重情重義。」

「仲以為妳對我既印象唔會好添。」

「我似係甘小氣咩？」

「妳係我見過最清醒既女人。」我呷了一口酒。

「包唔包括妳自己？」

「有時，我情願自己唔清醒.....」總是想到跟雯宣分手那時，我是多麼心傷卻又不情願。我敢說，她是我最愛的女人.....

「唔知我有冇幫到妳既地方？」

「如果有機會比我證實一下，佢愛我多d，定係愛名利多d，或者.....」我喃喃自語。

「邊個佢呀？」

「冇野喇。飲杯啦~」「飲杯~」

4

「希少，雖然我地個幾個場岩岩比死差佬掃左，但係你叫我地上網搞既囡囡宣傳好有成效，已經填番冇左果幾廿個。」他是我們「羽夜」的財爺，是我中學至大學的好兄弟，阿風。

「你果陣年年dean list, 估唔到依家仲風韻猶存~」郭雯宣在酒吧門外進了來，走向在吧桌聊天的我和阿風。

「對唔住呀希少，郭小姐.....」我的一名手下與雯宣私人助理KH此時也一同進了來。我打發了他，雯宣也打發了KH。

「阿風，唔阻你地嘛？」她溫柔地問。

「阿嫂自己.....人.....」他看到我眼神不友善，便再說：「我仲有條數未計好。羽希，再傾。」不敢走慢半步。

「批血鑽到左？」我淡然地說，又到酒櫃前選了一瓶威士忌。

「唔好飲甘多啦。」只聽到她說這句。我很自然地把威士忌放回原位，倒了兩杯水。「坐？」我問，她苦笑：「唔喇，我想出去行下。你...一唔一齊？」我猶豫了一會，她見我沒有回應，便走了。我立即趕上去。

「凌晨四點，一個女仔，好危險。」我裝作冷冷地，與她並肩而行。

「你話我呢種人，有錢要幾多兵有幾多兵啊嘛.....」她語帶悔氣。這的確是我曾經說過的，就是有一次我明明看到她「買人」來氣我，我就生氣得說了一大堆話表示不滿。原來她也會上心。

我並沒作响，她越走越快，我跟她就變成了一前一後。

「你甘唔情願，不如走啦。」她忽然停下對我說。我心很酸，也不知自己想做什麼。

「你想我點啊？」我有點沒氣沒力地說。

「我諗你都係去溝女啦邢老闆.....」她眼眶有淚，轉身就想走。

記得當初分手邊緣時，我就是覺得她看名利好像比我重，於是我找女人去氣她，她卻不斷說我沒把她放在心上.....

「我去唔去溝女唔矣妳事！我又唔係妳邊個，我呢d閒雜人，無謂喺度影響大小姐既雅興。」我有點兒生氣。

她更生氣：「我應該一早睇穿妳係d甘既人。睇黎我同妳之間只係得番利益。」她滴了一滴淚，轉身便走了。

我猛地踢向身旁的燈柱，強忍淚水，心很傷，仿佛連疤痕也翻開了。

我與她拍了拖七年，自從我接手羽夜，她接手碧璽後，我倆之間的誤會便沒有解決過。每次跟她吵架我也身心俱疲，我以為分了手可以令我不再像以往般執著，原來不是.....

「同郭雯宣嗌交呀？」我爸把飯菜拿出。我回父母家吃飯。幾乎每次回去也是因為與雯宣吵架。

我父親是「羽夜」前坐館，現在是叔父，有時會來酒吧坐一坐，平時很清閒。我媽是「羽夜」律師，亦有自己律師行。郭萬軍與我媽是朋友，有時候會將案件交給她。

「邢羽希，人地係好女仔黎架。」我媽說。

「我唔好咩？」我有點無奈。

「我地撈偏既，佢地係守法商人，大家世界唔同。你有本事既，將羽夜變大，肯繼續跟你既人就唔怕唔夠錢開飯。」我爸夾了些肉給我，再說：「以前我窮冇書讀，你依家係碩士，米發大d搞，同阿郭小姐門當戶對lor~」

「你地唔好提佢啦~」我說完便起筷。

「呢排有咩搞？」爸問。

「有批有粉既血鑽轉手成億.....」我壓低聲音。爸媽驚訝得看著我。

「你條水喺邊度黎架？」我爸很謹慎。我凝望媽，媽有點好奇：「我唔知得架？」

「咁肯定係郭萬軍唔知得。」我爸奸笑，再說：「郭小姐幾時開始中意左同妳合作走後門架女？」

「散左之後。」我淡然地邊吃邊說。

「哈哈，甘你死緊喇！女人出呢招，姐係佢要用盡辦法同你有關係。」我爸取笑我。我偷偷笑起來。

「死仔包，反省下啦！人地財雄勢大都睇中你，話唔定碧璽未來老闆係你添呀。」

「喂邢智云，唔好成日教壞個女啦！」.....

我暗忖着雯宣的居心，倒希望她將我放第一位。

今天沒有到酒吧去，我未有準備去面對她，亦不想她流淚，看得我心痛。但心底裏卻很想見她，很想借醉.....唉，多麼矛盾的我。這種感覺，是多麼的累.....

我想起宋靖琳。她上次的小把戲，手法很純熟，不像一個普通古董買賣家。我掏出銀包，發現了她刻意留給我的名片，還有wtsp號碼。

「睇黎妳好想我搵妳啲靚女~22:37」

不久她便回覆了：「唔止你，我都好重情重義既~23:09」

「做我兄弟唔易架啫~23:15」

「有咩吩咐呀大佬?~23:16」

看得我笑了出來。「諗到話妳知 :)~23:16」

「實好架~~23:16」

我懶洋洋地躺着，想起以前與雯宣在大學時那種冰火交熾，偏偏又乾柴烈火。能否借宋靖琳，看看雯宣將我放何位置？.....

6

「嘅靚女，特登黎搵我架？」我回到酒吧，便看到獨個兒靜坐吧桌細嘗威士忌的宋靖琳。

「你個酒吧甘多靚酒，人地唔識飲姐，但我飲得出既。」她呷了一口，再說：「不過你d酒好似靚得有d過份，唔似比普通客飲嘍...」

她的確沒錯，這裡的酒，都是雯宣喜歡喝的。

「就睇你隻vodka, 我諗得高級酒吧先會賣呢隻grey goose。其他酒吧一定係sky, absolut。」我實在很佩服她的細心，和對酒的認識。

「妳唔怕妳太聰明，我會唔likey咩？」我靠着酒吧桌，烘近她。

「我估妳唔會愛上蠢女人，因為蠢女人睇唔穿妳既細心~」

「妳真係好有情趣~」我輕佻地再靠近她多一些。

「差人查牌，全部米郁.....」「男左女右，拎身份證出黎.....」.....一班便裝警員闖進來。

我和靖琳也望向門口。又是他！他走向我們。「邢羽希，阻到你雅興添！啊不過你唔係良好市民，你大可以唔配合我地警方既~」他那種囂張跋扈，十幾年也是一個模樣。

「杜sir 你真係好得閒冇野做架姐~」我站起來，立即有一班兄弟走了出來保護我，為數比他們多。

「唔好兇我啊，我一個唔覺意搭晒你地番去坐，到時你真系好得閒喇~」他對着我輕佻完畢，便對宋靖琳說：「靚女，你甘生面口既？不過我勸你唔好痴甘多呢位「羽夜」既坐館喇。未自我介紹，我係反黑組督察杜宇浚。」

「杜sir你d馬仔，係比你以前做風紀隊長多左d嘍~」我刻意說大聲些。「哈哈.....」.....我的兄弟們取笑他。

「我就系睇你唔順超。不過我大把機會慢慢尋你d場。」

「杜sir, 檢查完。」「杜sir, 呢邊都ok。」

「一場舊同學，我一定會密d上黎探你既。」他與我對侍着。

「開定酒等你。」我帥氣微笑。

「收隊。」「yes sir...」.....

「吾好意思.....」我剛開口，宋靖琳便說：「傻啦，我完全唔介意。」

「佢係我中學同學，不過肯定前世撈亂骨頭。」我倒了一杯伏特加，一口干掉。

「呢d係美好回憶黎既~」她也干掉威士忌，我為她添了些。

「我同佢都係搵食姐。佢唔好搞到我班手足冇飯開就得。」我再干了杯伏特加。

「其實我同意架，有時候身不由己，環境對你既影響仲深。」她也呷了幾口。

「睇黎妳都身同感受啲。」我又干了杯伏特加，醉意泛上令我很舒服。

她笑了笑：「同你傾計真系好舒服。」

「係米架？」我開始有點酒液上腦。

「你醉喇~」她用手背摸我臉頰，又說：「不如我送你回家？」

我開始有點不清醒，仿佛看到雯宣在我面前。

「雯宣.....」我一下子親吻了下去.....

7

我醒來，在一張陌生的雙人床上。頭有些痛，胃也有些不適，又想繼續睡。

「你點啊？我煲左d解酒茶比你。」宋靖琳端來一杯熱呼呼的茶到床邊給我。

「琴晚我，冇做咩呀嘛？你...唔好誤會，我琴晚飲多左，咩都唔係有心架.....」我立刻坐起來，帶些緊張。

她忽被我逗笑了：「我以為你真系甘風流添。」

「其實甘係因為我怕你.....」我又立即澄清，她卻笑着打岔：「我係米要當成因為你將我friendzone左呀？你琴晚錫完我之後就醉到不醒人事喇。」

「我邊有甘既意思.....」我尷尬地笑着。

「我覺得你幾可愛呀~」她坐近我，我有點害羞地喝着茶。

「麻煩到你，唔好意思。」我說。

「你琴晚嗌住果個名，系你女朋友？」她滿是好奇。

「終於燒到入黎拿？」我苦笑了笑，再說：「佢係我ex。」

「但似乎你仲好著緊佢嘅。」

「唔好提佢喇。有機會再講你知。同埋搵日比我請你食餐飯。」

「好啊。」

正好我的電話响起，來電者就是雯宣。

「喂，雯宣？」我刻意走出房間迴避一下。

「邢羽希，應間晏就得唔得閒？去你遊艇傾公事？」

「好呀。應間見。」

「嗯。應間見啦。」

我和她持了一會電話，沒有說話但也沒收線。我忍不住開口，但又沒說重點：「雯宣？」

「嗯？」

「你...想喝什麼酒？」

「vodka?」

「好呀。」

「甘，應間2點見。」

「好呀。」

這回她真的收了線。我歎了口氣，也不理解自己為何不可以對她直接些。

8

我買了她最喜歡的vodka, 羊架·花·還有香薰到遊艇上。但發現有其他堂口的人在艇會。

「有鬼~13:35」我傳給雯宣。又吩咐了我兩個近身·豹女和博士去觀察。

「洗唔洗轉場洗場~13:40」她回覆。正好豹女回覆·原來今日有名「新界佬」大壽。

「老鬼牛一·冇事~13:42」

「ok~~13:43」.....

「我知有好多堂口要抽呢批貨·差佬又刮緊轉手人。」我開了那瓶vodka, 斟酌予她。

「我已經搭左路·批貨其實今日已經到左·我亦比左錢。依家我地系要順利比到狄虎同社從武。佢地已經過左四成訂去你之前開果個太空戶口度·依家要傾幾時比貨佢地。」

我不得不佩服她辦事的能力。「交比我啦。我希望越快越好。」

「但系佢地好似想面交。怕唔怕.....」她有點擔心我。

「我怕杜宇浚多d。」我呷了口伏特加。

「你要小心d。」

還未談罷·忽然飛來一顆槍彈打到我牆上。我一看·立刻撲去保護雯宣邊喊:「撲低唔好郁。」馬上有艘快艇駛經並亂槍向我們掃射·射完便走了。

「係我表舅父既人。」我仍壓在她身上·與她四目交投。

「佢想你比批貨佢？」

「嗯。不過佢睇黎唔知你有份。如果唔係·佢一定再聰明d。睇黎你用晒我名義·系米呀？」我有點生氣。

「我唔系.....」她想回應·我坐起來打岔:「唔洗講喇。利益既野冇人比你計得更盡·如果唔係妳冇必要part我.....」

「邢羽希!你從來都唔聽我解釋.....」

「乜你仲有解釋咩?我對你黎講算系一隻搵到錢既棋呀可.....」

「你講咩啊?我要搵錢唔洗搵你.....」

「心底話啦?」我與她四目交投着·我心傷得流淚·她也流着淚。

「呢單係我同你最後一單交易。以後...各行各路。」我一手拿走vodka, 邊喝邊把船駛回艇會。

為何每次想和好，都要心傷收場？為何我對着她，難以冷靜.....

兩名老大也說下星期會親來港交收。這星期我除了要想對付我表舅父社團「以樂」的對策，還要不讓杜宇浚做壞我好事。至於郭雯宣，看看情況如何吧.....

且說我去買酒，意外看到精彩的表演。我看見宋靖琳便偷偷跟隨她，之後看到遠處有幾名旅客，先後被一名提公事包的男子文雀偷錢包。我看到宋靖琳刻意走向那男子文雀，擦身而過一段短時間。忽然那男子文雀的公事包穿了，更滿地錢包。「哇.....」「快報警.....」「哎呀我的包包.....」.....現場起哄了，亦有警員把他摑捕。

故事其實有下文的，那幾名旅客報稱錢包內的現金不見了，但其他東西包括信用卡也在。那名男子否認有盜走。隨後，那幾名旅客涉嫌盜竊商品被捕。我覺得很奇怪，不是奇怪誰在說謊，而是奇怪宋靖琳如何在擦身一下將袋開，又把錢偷走，還要準成度這麼高。還有，她到底是什麼人？.....

星期六，我獨個兒在馬場包廂。我走出陽台，搖着威士忌，看著賽馬比賽。一出陽台卻看到雯宣搖晃著酒杯靠在我旁邊的陽台包廂，我心裏暗自笑了笑。還記得大一那時，她周不時帶我到這裡做個有錢人，又說什麼要練習課堂教的商業手法和統計學。那個輕佻的我有一次跟她賭馬，贏了就要一個吻，當時我已經喜歡了她。結果，不知是她有心還是無意，她輸了，送了我一個唇瓣之親，自那一吻，我便開始追求她。

「香港真系好細啊可.....」我主動打開話匣子。

「如果妳唔想見倒我，甘我走啦。」她苦笑。

「雯宣！」我喊停了她的再說：「唔好走啦。」她還是走了。我失望地呆住了，忽然有腳步聲在我身後，「唔介意呀嘛？」她走到我身旁望向我，我禁不住喜上眉梢。

「批貨...你有計劃？」她問。

「嗯。表舅父果度，我阿爸幫我試下有冇得傾。我搵埋我表哥負責收風，最緊要唔好落入杜宇浚手。」我一口干掉酒。

「我幫手打通左，白道既人唔會插手。最緊要係必要時我有下屬可以幫手，而我阿爸唔會知。」她為我斟了些酒。

「唔洗喇。同理，以後你都唔好甘危險喇。」我刻意留下她，又刻意這樣對她說，是要氣她。我借用的人剛好到了。

「邢老闆？」宋靖琳走向我倆，看見雯宣有點驚訝。雯宣看到她，仿佛有點酸溜溜。我刻意告訴了宋靖琳關於血鑽的事，邀請她協助我，但只是說了我跟雯宣是生意夥伴。

「我黎介紹，郭雯宣，我business partner。宋靖琳，今次幫我處理血鑽既事。」「你好。」「久仰郭小姐。」

「靖琳，你要唔要d酒呀？我幫你倒呀？」我刻意變得溫柔細心。「好呀，我唔同你客氣架喎。」「傻瓜~你飲得窮我咩？」「係喇，千杯不醉~」我留意到雯宣眼帶醋意，卻裝作不在乎，我心暗地高

興。

「你既然有約，不如我地下次傾？」雯宣淡然地說。

「其實……」靖琳想說，被我打岔：「好呀。反正三日後交易，交易之後，我自會找你分賬。」

「甘再傾啦。」她把杯也留下，便走了。我呆望着她的杯，心中也酸了一片。

「邢羽希？」她喊我。

「嗯？」我回過神來。

「其實妳想我點幫你？」

「好似對付果個文雀男甘。」我直率地回應。

「原來你睇到。甘你冇問題想問我咩？」她也很直率。

我的確想知她是什麼人，但我還是沒有查她。我有想過她接近我有何計劃會否傷害我和我身邊人。

「我當你係朋友。適當時候，我信你自然會講。」我認真地說。

「我都當你係朋友。」她說。我笑了，她也笑了。

「唔爭在滿足埋我好奇心？」她又問：「香港十大富豪，堂堂碧璽集團既太子女郭雯宣，你到底係點識到架？」

10

「想聽我講故仔？」我呷了口酒，她洗耳恭聽。

「以前呢，我喺d爛仔學校度讀書既，真系冇乜幾多人系讀書。我喺學校系大佬黎，帶住d兄弟，乜都夠膽死玩，連主任都買我怕。果陣時d風紀全部得個名，唯獨是果個風紀隊長仲係鬼死甘盡責。佢成績喺我間學校入面算幾好，不過硬系中意draw人attention，仲要膽生毛成日同我作對。甘我帶住成班手下，梗係要比下馬威佢架啦！點知佢打又唔怕，淋紅油又唔走。」我呷了口酒。

「跟住呢？」

「佢講左句野搞到我把鬼火。佢話，我呢d爛仔一世冇出色，睇死我讀屎片。我除左同佢開片之外，仲考埋左第一番黎。全世界包括我都嚇一嚇，我冇諗過原來甘易。個故仔只係岩岩先開始，你唔嫌悶啊可？」我笑了笑。

「冇估錯既，呢個間接令你識到郭雯宣既風紀隊長，就係杜宇浚督察。」

「你岩。所以難怪佢甘憎我，因為我都好憎佢。」我再說：「甘岩果次第一次撞正教育局d唔知咩活動，令到我有個同名校中學交流既機會。我識左個心地好善良既女仔，講左好多名校野比我聽。果陣係中五上學期。我對佢好有好感，想抄佢牌，點知佢話，如果我入左大學讀神科，佢就比我。我從來都冇大學呢個concept, 亦唔知咩叫神科。從來冇女同我say no, 佢令我覺得名校女好有性格好有挑戰性.....」

「於是你就努力考試？」

「我冇諗過最後我可以考得甘好，可能係我媽d讀書方法有效掛。除左英文得5，其他都有5**。」

「甘...好嘍姐？」她不敢確實地說出來。

「我入左科大環商，即刻去搵果個女仔。點知人地已經心有所屬。結果我唯有去上堂，第一堂坐我隔離既，就係郭雯宣。最搞笑係，全世界都識佢老實就係我唔識，佢就係因為覺得我冇機心，所以同我熟左。」

「真係冇諗過你竟然係讀環商識到佢！」她語帶錯愕。

「或者呢d叫緣分啦.....」我凝望著她留下那隻杯上的唇印，回想著她。

「又係既，佢呢種有錢人，多數比人送去外國讀書.....」

這個又是另一個故事了。不過，這更證明我和她之間的緣分。

「點解你唔去大機構做見習ceo, 反而.....？」

「如果你成屋都係警察，你好自然有份正義感，即使最後你冇當差。假如你成屋專業人士，你亦都會有傾向安定既心。」

「家庭灌輸既價值觀，呢樣係冇對錯，但會深入潛意識既。」

「exactly.

更何況我個背景咁花，只要一見工就冇可能cum得住。仲有，我老竇仇口唔少，我同阿媽行事唔會高調。」

「好開心聽到你既故仔。」

「無啦啦甘客氣我好唔慣啲~」

我倆相望而笑。

11

後天就是交易日，豹女和博士已替我預備好軍火和計劃，宋靖琳亦會為我準備後備行動。

「反正冇野做，請你去個地方！」我駕跑車帶了宋靖琳到我以前有時會來的中環夜場。

很多人在排隊，有錢的則直入。舞池酒吧的氣氛，音樂美女的火辣和熱鬧，充斥全場。

「希少，呢邊請~」一走向門口便有人招呼我。「希少！做乜甘耐唔黎姐...」「希少莆頭喇喂！...」「希少.....」「新女呀希少？」.....除了員工對我恭敬，美女們也爭走來，兄弟們也跟我打招呼。

「呢間夜場叫rainforest, 你又係老闆牙？」宋靖琳繞着我手問。

「呢間夜場系我一手一腳努力番黎先有甘大規模，不過我承認呢兩年掛住搞kingdom of rain冇乜理呢度。」我說。事實是，雯宣不喜歡在此看到一大班美女圍着我，又跳辣身舞。

「你都幾勁架喎~」她靠着我。

「甘算係你第一次讚我啊可？」我微笑。

「邢羽希，捨到番黎喇咩？」我聘用的負責人雲姐，為我打點這個場，比我年長九年，是我大學念碩士時認識的朋友。「新女呀？」她奸笑着。

「雲姐，米恰人啦！」「我叫宋靖琳。」「靖琳，我叫人開十支火槍比你~玩得開心d！」

「睇黎企得嘍你邢羽希身邊既女人，同你既關係實唔簡單~」她手放了在我胸前玩弄我的鈕扣，眼眸釋出一點電源。我捉住她在我胸前的手，與她對望，輕佻地說:「所以你要小心d。」

「小心你斬我牙？」她轉身走向舞池，我慢慢走向她，從後擁着她，在她耳垂低聲說:「我捨得咩？」她偷笑，握住我雙手:「點知你呀！」

「不如跳舞？」「好啊！」

忽然我看到喝得甚有醉意的郭雯宣，和幾名tb和猛男在舞池大跳辣身舞。她看見我和靖琳，更刻意脫下外套，吸引好幾位男士與她跳辣身舞。我邊跳，目光也沒離開她。

「嗚嗚嗚...」「嗚呼.....」.....他們那邊越來越過份，看著他們互摸及臀，那個亢奮又衣履不整、放縱自我的雯宣。我一怒之下，把其他人都撞開，大聲怒喊話:「郭雯宣！跟我走。」附近一千人等也感受到我的殺氣。我脫下西裝外套披在她身上，一手狠地擁她肩，另一手拉住她手臂帶她走。她猛地掙扎:「邢羽希！放手！我同我d朋友開心緊，你有咩權帶走我。」

她走開了，我立即回頭從後擁緊她，不讓她逃走:「你睇下你，你依家似咩樣！」

「none of your business! get away from me!」她沒有我那般大力，反抗不出來。

「我送你番去.....」

「哦！你就可以喺度溝女，我就連跳隻舞都唔得……」

「聽住……」我把她轉成面向我。

「你平時都唔聽我解釋，點解我……」她很激動，還未說完我便吻向她，封住她唇。她平靜下來，擁著我回應我的吻。吻了好一會兒，慢慢分開了。她一下子哭了，撲進我懷中。我一手擁着她，邊叫雲姐替我送靖琳回去。

「唔好喺度飲，黎我度黎好冇？」我說。

她還是很激動，有氣無力地伏在我身上。我背著她乘車回家。

12

這個傻瓜，我把她放到我床上，她就一直在睡。我細心地為她脫鞋襪等，又拿了瓶grey goose到床上。她睡在我身旁，我則坐着，細嘗着酒液。

看到你不高興，我便心痛；看到你流淚，我便心傷。喜歡妳為我呷醋，卻又看不過妳要我呷醋。能令我喜怒飄忽，除了妳，我想不到別人。

我半夜接近清晨有點渴水醒來，看不到雯宣，心裡著急，立刻邊喊邊找她。我走到樓下，看到她在等計程車。

「郭雯宣！.....」我把語氣由強轉輕：「不如我送你？」

「唔洗你送.....」她眼尾也不望我半眼。

忽然一輛麵包車衝向我倆，我立刻撲向雯宣為她擋，滾了兩滾。車角撞倒了我，我為保護她亦擦傷了腰和手。「羽希！」我和她也未得及反應，車上跳出四名猛漢持刀衝向我。我立刻推走她，上前屠手擋住他們。其中兩人向我斬來，我先走避，再掏出隨身筆，向其中一人胸口放暗器，他隨即倒下。另外有一人想脅持雯宣，我立刻踢開面前的一人，撲向那人，順手在錢包掏出博士為我準備好的一小疊刀片啤牌，向他的頸動脈，血花四濺。「後面呀.....」雯宣呆住喊住。我被從後插了一刀於右鎖骨背後，我轉身便同時飛出兩張牌插中了那人的頭和胸口。

剩下的那個人立即上車逃走，我再放暗器令他兩個車輪也爆了，失控撞到對線的燈柱，車頭玻璃也爆了，而那人應該暈了。

「羽希.....」雯宣很緊張地撲向我，不知所措。

血不斷在滲，她不斷拿紙巾替我止血，「邢羽希，你唔好有事呀.....」她抽泣着為我止血，又說：「做咩...係甘幫我擋喎.....好型咩.....你有咩事...我...我點算呀.....」

「嗯.....」我強忍痛楚，未想好對策已經有巡邏警車到場，我走也走不動。

「現場係.....call支援.....」「小姐，請問發生咩事啊.....」.....

我看到警察下車，我便眼前一黑.....

13

現場有cctv拍下過程，我媽會親自為我打官司，基本上一定可以勝訴。死剩的一個人已經向警察招了供，亦明知是幫會仇殺，但我媽出口術令他們半字也沒對外說。只可惜事件驚動了郭萬軍，他信我媽但不相信我，對我起了戒心。

「爸，我講過我大學識羽希到依家，而且佢今次如果唔係為左救我，件事唔會甘.....」

「佢係你朋友炸嘛，你好了解佢咩？依家佢比人斬呀！你話佢係咩酒吧咩夜場老闆，方唔係野左黑社會.....你係碧璽未來老闆黎架，阿爸得你一粒女.....」

「我知架喇爸.....」

「淑怡，你好好睇住你囡囡啦。」

「唔好意思啊萬軍。」

「傻啦，我同你甘多年老朋友。而且畢竟羽希係雯宣救命恩人。」.....

我刻意等郭萬軍走了才睜眼。

「雯宣呢？」我看見爸和媽。

「郭老闆要佢番公司平息內部疑心。佢話佢聽日黎睇你。」媽說。

「羽希，你知唔知係邊條契弟要郁你？」爸這個問題顯然有預設答案。

「表舅父。」我苦笑。

「唔係呀嘛？」媽望向爸。爸很生氣地壓低聲：「佢敬酒唔飲飲罰酒，死要你批貨，又唱你獨食，差d想買通其他堂口。你表哥錫你，先好彩阻止到佢。」

「表哥成日比表舅父恰，得我知。」我說。

「呢條契弟敢郁你，我就要佢班兄弟親自踢佢落馬再隊冧佢.....」爸壓低聲，說完便走了。

「邢智云！」媽喊不住他，只好對我說：「你自己小心，換左我比你既新筆同錶佢。我去睇住你老竇。」

「大佬！.....」不一會，沙po飛，阿風等十幾個兄弟來了。

「風頭火勢，仲黎？」我自己坐起來，收到豹女和博士「太空卡」手機的慰問。

「大佬，我帶隊搞掂佢地。」沙po飛走上前說。

「唔洗出貨咩？」我質問他。「對唔住大佬。」

「仇兄，麻煩你，我唔想我伯爺整污糟佢對手。」我抹着我的新錶。仇兄，人稱鬼見愁，我父親的江山拍擋，王牌打手，四十有五了。

「希少放心。」他說。

「聽日我會照帶隊，一切不變。」我戴起那手錶。

「係，希少。」

兄弟們剛走，宋靖琳便來了。

14

「唔好話我挖苦你，不過你甘，年中流幾多血先夠呢？」她第一句就在取笑我。

「我又唔中意劈人，又唔中意比人劈。我講過，大公司請我我都有po去。」

「但你有得揀。可惜我冇郭雯宣甘大影響力，可能佢講出口你會金盤洗手。」她明顯在指我昨夜的事，但又仿佛暗有玄機。

「我想保護佢身份，希望你唔好介意。」

「你傷成甘，聽日仲去？」她轉話題。

「你另有計劃？」我仿佛又再猜疑她是什麼人，實在太費解。

「係。除左可以搞掂你表舅父同使開班差佬，仲可以安全交易……」……

她剛走。我邊休息，邊反覆思量宋靖琳的計劃。無論怎麼看，計劃還是絲毫沒有破綻，對我絕對有利。如果他是差人，他一早可以摑捕我；如果他是鬼，要對付我亦早已對付了。如果我不是他目標，那他目的是什麼？

好奇心化成了腳步，我決定跟縱宋靖琳一次，又叫博士查他。我不斷在想，他還會為了什麼？

我偷偷跟到來一個工廈的小貨艙，只看到遠處有一張桌，兩個人在弄着電子器材。我反而覺得，是宋靖琳刻意引我來，因為他根本就懂反跟蹤但他故意等我。

我找一個更好的角落，想找尋宋靖琳。

「你係咩人！」忽然一把聲音喊道。

忽然一名男子走進來發現了我並舉槍指向我，我立刻向他射出兩張刀片牌撞走他的手槍，再躲向另一處，另外兩人立刻上前增援，我在他們掏出槍那刻飛牌打中他們的手，牌迴旋歸來時我再跳起接住，再飛四張牌向門口男引開他，並向門口跑走。此時，宋靖琳便出現，擋了在我面前，微笑。

回望門口男，他雙手皆接住了一張牌；他們包圍着我。看見靖琳，齊聲說了句：「宋先生。」

「佢係我朋友。」宋靖琳說。

「係你刻意引我黎既。」我說。

「試下你既身手同智慧，唔過份姐？冇諗過你用暗門都用得幾出色。」她微笑，再說：「我都知你好難相信我。所以我想同你講多d。」

「我諗...我見過你。」我看著那個門口男，覺得有點面善，不斷回想。「你好似...上官仁傑？」我這句，令他們很錯愕。

「你識我契爺？」宋靖琳看來很淡定。

「十七歲果年，我同表哥偷偷地去左睇我表舅父d地下賭場。佢冇輸過，你都明咩叫做馬架啦。有個叫上官仁傑既人，每晚都贏好多。贏左既錢，原來係擺去買書買野食比孤兒院。上官先生知道左我地知道之後，仲帶我地一齊去。我表舅父踢爆左佢出千之後，我同表哥幫佢著草。佢走之前，淨係飛左張牌比我，上面有保重兩個字。」我補充：「或者因為果次，我表舅父就睇我同表哥唔順超。」

「你一早知？」我看到宋靖琳的表情，不禁冷笑。

「如果你唔係甘為兄弟朋友，唔係契爺講甘本性善良，我都唔會對你客氣。你既飛牌技術，相信都係佢教既。」她再介紹那門口男，說：「佢叫上官龍一，係佢個仔。」

「睇黎我仲未夠道行同你玩。」我苦笑。我直覺覺得，他們有目的在身，不是那簡單。

「你當我系朋友既話，可以試下信我，或者我比到你想要既野比你呢？」我終於看通了這個遊戲，原來我已經「肉隨針板上」。

「睇黎你至在必得。有必要益我咩？」我很大膽。

「你係我朋友，又係我契爺朋友。」她說。

「甘，聽日見啦。」我不禁冷笑一聲，說。

「好。」

早上換了紗布繃帶後，我換上老西，宋靖琳便來了。

「靚女，你果然準時。」我留意到她。她走近我，為我扣上西裝外衣的鈕扣：「今日風大，唔好吹到個傷口～」我留意到雯宣本想進來，因看到宋靖琳在，故意在門外偷看。

我一手把她擁近，烘近她輕佻地說：「幾時到我同你做交易啫？」「邢羽希，你好唔客氣啫～」她手扶在我腰，很溫柔。「再唔客氣d都仲得～」我輕輕說，鼻尖烘向她的鎖骨。我聽到門外腳步聲又急又漸遠，相信雯宣也走了。我很自然地鬆了手，繞過了靖琳並向門口走去，說：「甘行啦。」她忽然一手把我拉向她，一轉身便跟她唇瓣對上了，四目也相投。接觸了一小會便分開了。

「做咩呀？」我有點奇怪地問，「想試妳。」她第一次那麼直率。

「睇黎你心水好清。」我毅然說。她取笑我：「行啦。」

豹女一開車，表舅父果然親自跟蹤我。「其實，郭萬軍知唔知你同郭小姐既關係架？」她在車上問我。

「哈哈……」我笑。我猜如果他知道的話，肯定把她鎖起，再找人打死我，繼而將她嫁走。

「甘，郭雯宣係點知你撈偏架？」她再問。

「你估下啦～」我打發她。

「魚仔已經上釣。」她看著情況說。我們刻意裝作避開，卻不讓他們跟掉。

「咦咦？大魚游出黎喇啎。」我看到杜sir等人亦開始跟我們。

「game start～」宋靖琳說。

我們快速轉入小巷，我的替身和兄弟出我們車，我和靖琳轉了車。車再回大路駛去海旁，我們則向相反方向。宋靖琳在車上開了電子儀器，四個螢幕分別顯示各車輛位置和多角度海旁情況。我實在無法想像宋靖琳等人的能力和計劃有多周全。海旁一早有「以樂」的人在埋伏。我替身的車一到，立刻槍彈連連，不斷有「以樂」的人射向我車。

我表舅父一到，槍彈就立馬停止了。我替身提着手提箱由豹女掩護走出車外，不斷向海邊後退。

「邢羽希，比個噏我。」表舅父大喊。我看得笑了出來，我替身哪兒像我。

「希少，快d走……」

「夠薑就走。」我表舅父向天開槍，立即又槍林彈雨。豹女和我替身躲起並放下手提箱，乘機在預定路線逃走。表舅父立刻趕上，看到手提箱，便沒有追上去。正好，警察，包括杜宇浚到場包圍亦追了上來，他剛好看到表舅父打開箱子。

「血鑽呢？」他那個傻樣子，還有杜sir立馬拔槍指向他的樣子，我和靖琳也哈哈大笑。那箱子是一大包大麻粉末

「舉高雙手唔好郁。依家你涉嫌同一宗毒品交易有關……」……

「好喇，依家到我地喇。」宋靖琳把車駛進一所工廈，我和兩名大佬的交易地。早有一些兄弟在把風，博士也在場。

我下車前打開了那些血鑽一看。我不停暗忖著，宋靖琳這個完美計劃中，哪些東西是他目標和計算之內？她既是有備而來，我是否避不開？

「希少果然厲害~三兩下手勢玩到班差佬失晒蹤。」新日老大狄虎一看見我，便上前示好。

「希少連呢批血鑽都拎到手，當然猛料！不愧全港最大字頭。」辻從武也笑說。

「虎哥武哥賞面啫。」我說。博士和靖琳站在我身後。

他們手下拿出手提箱並向我打開。

「呢度兩億~希少慢慢數。」博士和仇兄為我檢驗。來貨時雯宣用了一億買入，剛好一倍。

「兩位大佬出名均爭，做交易唔會賴帳。我信得過。」我向靖琳示意，她向他們展示血鑽。「請過目。」

他倆親自鑒賞，「好貨色！」「超值。」

「希少！」博士和仇兄向我示意可以。

兩位大佬立刻與我握手。「有機會，再做交易。」「好。」

這種順利使我毫不舒服。我暗中命仇兄將車上其中一億換成報紙，把那一億帶回給雯宣，以防宋靖琳出手。

「我地去慶祝啦。」我對宋靖琳說。博士，我和他乘車出了工廈。忽然有一點淡白的煙圈在車中游走，我有點暈眩。博士忽然剎了車，伏在軚盤上。我亦防不勝防地暈倒.....

「唔好殺我.....」「你要幾多錢.....」我未能睜開眼，但隱約聽到辻從武和狄虎的聲音。他們該在前方遠處但同一空間，這空間不大不小。

「唔想好似佢地甘，就當冇事發生過。四個鐘之後，你地自然會番到原來既地方.....」是用了變聲器的宋靖琳，我猜。之後有兩下棒頭聲音，入袋聲，和開關門聲。

「宋先生，血鑽到左手，但邢羽希果度剩係得番一億。」一人說。

我睜開眼，才知我被蒙了眼。我雙手被綁在身後，但我可以自行坐起來。

「冇所謂，反正我地要幾多有幾多。」終於用真聲了嗎？

「好一個宋靖琳。」我說。

「我話過我會比你想要既野妳。」她走近我，用毛巾塞住我口。「龍一哥哥，roll機直播。」

「冇問題。」

我感覺到有人把我搬上椅上，又聽到電子儀器的聲音。

「嗯！……」我拼命想叫。

「唔洗心急~」宋靖琳一下奸笑，我手心也冒出冷汗來。

宋靖琳，你到底想點.....

「駁左去郭雯宣手機喇可？」她又用了變聲器。

「係。一切就緒。3·2.....」

「郭雯宣，好高興見到你。你有眼花，邢羽希依家喺我手上。」

鏡頭收音傳來雯宣的聲音：「你係咩人？你想點？你唔好傷害佢.....」

「你唔需要知我係邊個。三個鐘頭後，我要兩億現金。仲有，我知你名下持有碧璽集團30%股份，我要你依家喺我面前簽有效同意書無條件放棄。我要你寫多張合同，一個月內變賣你名下所有資產作慈善用途。如果你有任何一樣唔肯，我就撕票。」我感到有槍對準我的太陽穴。

「3.....」

「我應承你。我依家寫。你唔好傷到羽希。」

我忽被解開蒙眼布，看到眼前螢幕上不敢怠慢、很緊張焦急而且滿面淚印的雯宣。「嗯嗯.....」我想說不要，她看了我一眼，更毅然地簽。

「放左羽希。我自會拎錢比你。」她把同意書和合同向鏡頭展示。

「我會再聯絡你。如果警察知道半個字，我即刻撕票。」

畫面立刻被上官龍一停止了。宋靖琳脫下面具，對我說：「你睇到啦。你想證實既野。」我暗忖著她令我看到，雯宣為了我，連名下家產和碧璽也放棄。我睨着她。「依家到我同你傾生意。」她掏出手機，開了一條片給我看。

「嗯嗯.....」我看到爸向黑仔明購買軍火，心裡很激動。

「你地全家黃賭毒乜都玩，如果係其他人，我一早出左手。不過，睇著你地做既善事都唔少，你又係我契爺指定唔可以對付既人。友情價，二千萬賣斷比你。」她說罷，拿開了我口中的毛巾。

「你比番碧璽比雯宣，我幾多都比。」我說。

「not your business. 你果二千萬，我會幫你喺山區起間學校，同你積陰得。」

「甘我就講呢個。我比二千五百萬你，你可唔可以用我老豆名義起？」

「孝順女，我代表山區既小朋友，多謝你先。」她嘴角上揚。

「你真系好有計劃。」我暗忖著她的居心。

「可惜未有機會見識你有幾聰明。不過，遊戲未玩完。」

「郭雯宣已經準備好兩億。」一人說。

「果然爽快～」

她致電雯宣：「去香港仔。」

她確保了沒有警察後，將雯宣引到這裡。

我一直在想有沒有辦法搶回同意書。

雯宣一到，我又被蒙上眼罩及用毛巾塞住了口，上官龍一用槍對着我太陽穴。

「將錢推過黎。」我聽到擲地聲。

「岩數。」

我乘他們在交易和數數目時，在口袋悄悄掏出一張刀片啤牌，開綁住我手的索帶。

「同意書呢？」

我敏銳地聽著雯宣和宋靖琳的位置，還有那張同意書的位置。我亦感覺著上官龍一的位置。

「呢度.....」

我立刻站起來一腳踢走指着我的那把槍，再出手飛牌向那同意書，再脫下自己眼罩跑向那份被我分開了兩半的同意書大嚷：「雯宣快d走！」我一拾起便拉著她手逃走，正好博士來了接應。

「唔好追.....」我隱約聽到宋靖琳下旨，而且馬上撤退。

「對唔住希少，洗唔洗.....」博士說。

「唔洗。你去叫走班兄弟先。我ok。」我邊計算著宋靖琳的陰謀一直拉住雯宣的手跑著。

「係。」他跑走了。

我一直與她跑到海旁，便放慢了腳步。

「好.....好劫.....」她喘息著，我也上氣不接下氣。我們靠着欄喘氣，相望而笑。

我與她四目交投，她忽然灑下淚，擁著我抽泣。我把她擁緊，說：「對唔住啊。」她越哭越厲害，我邊掃她背邊說：「傻瓜，冇事喇冇事喇.....」

她終於止了些哭，很擔心很害怕地說：「我...我真系好驚，好驚你有事啊.....你一有事，我就好亂喇。我...我好劫啊，我冇力喇.....」她整個人靠向我，不敢放鬆手。

「我應承你，以後無論發生咩事，我都會喺你身邊。」我說。

「你以前同我講呢句，轉個頭你走去滾女人.....」她放鬆了手，呆着與我對望。我沉默了一剎。

「定係由頭到尾你冇中意過我？」她掉落了眼淚。

「定係其實因為我高攀緊你呀？」我直言。

「點解你要甘諗？」她呆了。

「因為我覺得你唔會為左我而放棄碧璽。」

「所以你就去搵女人激我？」

「因為我好想睇到你呷醋。」

我與她四目交投。

「我真系好呷。」她酸溜溜的，我則含着笑，心裡甜了一片。

我主動牽她手，唱着：「沒有誰人取代你在，我心上。」

她笑了。「笑番米好囉～」我輕輕拭走她眼角的淚。

我從褲袋掏出那份分成兩半的同意書，「你等我一陣。」我把兩邊各自捲起，捲成兩隻戒指。

「你...想做咩呀？」她很好奇。

我半蹲跪下，向她舉着一隻戒指，唱着：「能不能繼續對我哭，對我笑，對我好？」我很深情地說：「郭雯宣，我愛妳。妳會唔會考慮下，嫁比我？」她一下子哭笑不得。

她伸出右手，又哭又笑，溫柔地說：「邢羽希，我嫁！」我立刻為她戴上無名指，她又為我戴。她一下子躍上我身上像個樹熊般，與我熱吻。

我知道這一定只是宋靖琳的頭盤。

狄虎仿佛怕了宋靖琳，但據悉社從武四處打探搶走血鑽的人，即是宋靖琳，而且還在江湖表示對那批血鑽志在必得。看來宋靖琳一定會先下手為強。只是怕社從武找不到狄虎會找我合作，我亦怕宋靖琳後著未出.....

「希少，阿嫂，我查到一d宋靖琳既資料。」博士，KH, 我和雯宣在雯宣的遊艇上分析如今情況。

「我都搵到呢度大概既資料。」KH說。

我擁着雯宣，親吻著她耳垂，她甜甜地握住我在她腰間的手。

「KH講先。」我說。

「係希少。宋靖琳，又叫上官靖琳，現年29，養父係千王之王、行蹤飄忽既上官仁傑。佢除左精通千術，亦精通八卦掌同形意拳。俠盜集團「二桀」既首腦，行動從來冇失敗過。古董收藏及買賣家，有三個收藏室。呢度仲有一d 佢家庭同學業既背景。」

「我搵到d仲爆d~佢親生阿媽叫宋巧兒，喺宋靖琳一出世之後就將佢拋棄。呢個宋巧兒三十年前同郭萬軍關係曖昧，忽然間消聲匿跡。」博士說罷，雯宣面色則不好。

「唔好講住喇~你地上去晒下太陽先。」

「係希少。」

我為她輕輕撥劉海，她便說：「我有種預感，佢係我阿爸個私生女。我幾歲果陣，阿媽同阿爸嗌左場好大既交，我好似淨係記得佢地話咩結婚前偷食，阿爸又認晒錯甘，阿媽走左出去，就番唔到黎。阿爸之後一直都好自責。」

「對唔住啊，勾起你d傷心事。」

「阿媽都死左甘耐，唔緊要啦。冇諗過突然間多左個家姐仲要唔知有咩目的姐。」她呆滯了，我擁緊她：「萬大事有我。」

「邢羽希，無論發生咩事，你都唔准走左去.....」她凝望我，有點楚楚可憐的感覺，令我很有保護她的衝動。

「知道，老婆大人~甘你比我處理啦？你仲要搞公司野。」

「嗯~我今晚再黎kingdom of rain搵你。」

「呢排...好多狗仔隊啲.....」

「佢地想迫到我come out咩黑人憎.....」

「我最怕你比人話商黑勾結，跟手比人爆埋性取向……」

「就算係甘我都要見你。」她向我撒嬌。

我禁不住甜笑了：「好啦~」

21

「希少~捨得理人地未呀?」「希少你成日都唔上黎~」.....酒吧那些女客人爭相纏着我。「sorry my ladies~ btw呢唔好成日嗲我喇,陣間我老婆仔又呷醋~」我擁着她們。「哦~重修舊好拿?」「甘你米唔請得我地飲酒?」我看見雯宣到了,我便笑說:「我去招呼客人先~」

我走向雯宣。「想飲咩?」

「有冇特調啊?」她笑言。

「有~」我帶她到吧桌內一隅。

「咩特飲甘神秘啊?」她偷偷與我牽了手。

「karl kiss~」說罷我便向她溫柔地吻下去,與她纏綿了一會兒。

「教我調酒!」她從後擁着我。

「我就教...sex in the bar~」我一個轉身便對她不客氣。

「噢~好衰架.....」

我吻下去她頸窩時,那個不通氣的傢伙又走來。

「邢羽希!」他速度比我手下快,我未趕及反應,杜宇浚與一眾下屬又闖了進來。「噢噢?你同郭千金復合拿?你估郭萬軍知道佢千金同個黑社會一齊會點呀拿?」他與我對峙着。

「杜宇浚,你甘算咩意思?」雯宣站在我身旁,身軀傾前盯住杜宇浚。

「郭小姐,血鑽果條水,邢羽希一個人又點可能搭到路呢?我的確冇證據證明你地合謀販毒,但唔代表我乜都唔知既~」他在我倆前踱步,再說:「食你地夾棍果個宋靖琳係個出色既罪犯,我的確好想親手捉到佢。不過邢羽希,我更想親手搭你入去坐!」

我和雯宣也沒有回應他。

「小心戀情曝光。唔阻兩位~收隊!」「yes sir~」.....他那個面口,我生氣立刻向地上擲冰。雯宣則繞着我手臂,等我發洩完。

「博士,同我叫晒d 426黎。」「係,希少。」我實在不會再容忍這些人,不斷當我沒到。以樂這個堂口真大膽,所有堂口也會給面子我父親,還有我乾爹,羽夜超級叔父、黑白道敬畏的龍爺,所以會對我這個「黑道太子爺」避忌三分。以樂持著我本事未夠,由我表舅父帶頭無視我,更找刀手出手斬我。現在他被摑捕了,就是我給下馬威的時候。我們羽夜貴為全港最大幫會,兵馬十數萬,我這口氣,吞不下。

「希少。」.....我秘召了羽夜所有紅棍,包括仇兄在內,讓博士和豹女備了些資料。

「以樂呢兜粉腸，同你地唔熟呀可？」穿了西裝的我坐在主席位，後有關二哥。他們很多也比我年長，但誰服我誰不服我，我心裡有數。我掏出一支雪茄含在口中，豹女、博士、沙po飛和在我右邊輩份最大的雙花紅棍冰王也為我掏出火機。冰王之所以服我，是因為他見識過我在荷蘭如何為當時為坐館的邢智云以寡敵眾智取製冰場，當時沙po飛也在場。我再說：「我仲要反埋果條死花腰枱。」

「希少，佢地夠po郁你，我幫你剷平佢。」這位新進紅棍沙煲，我中四一次見他被人在公眾球場欺凌毆打，便「吹雞」為他出頭。方知道他之所以被打，是為了替一班高小生出頭，結果惹了班打壞邊青。自此後他除了認了我當大哥入了羽夜，我和他私下是好朋友。他除了有義氣，還不打、不賣粉給老弱婦孺，手下眾多。

「我都會出手。依兩條襯家，目中都有我。」冰王也說。

「唔好意思希少，我唔想損兵折將住，我仲要搵番幾廿個番黎填數。」你見平時我用爸的名義才推得動仇兄便知他多「有性格」。

「鬼見愁！依家大佬被人劈，你馬都唔班，咩意思啊？」沙煲諷刺地說。

「咩呀……」「咩咩呀……」「你老闆……」……兩邊站遠了的幾位兄弟立刻對峙。

「當我死架？」我拍了一下桌，所有人寂靜了。我倒抽了一口，吐了個小煙圈。

「對唔住希少，我教無方。」仇兄淡然地說，又趕走他幾位兄弟。其他人包括沙煲也把兄弟叫走。

「果兩條__，當希少係流既，姐係當我地羽夜死既！_____
_！希少，洗唔洗我叫自己人郁手？」其中一名426火爆，人如其名但義氣十足，只要是自己人也會出手相助。

「好。搞亂住佢d行動先，我要晒佢__冷。另外喺摑留所果條_
_，入左祠堂就做低佢。」我吐了一口煙圈。

「係，大佬。」.....

我開完會議，她也開完會議。我大搖大擺地走到她公司附近等她。中環商廈林立，我找了一間有格調的café坐在窗邊，邊抽著雪茄邊等雯宣。豈料我看見一名約四五十歲穿西裝男人，正與雯宣與各自的秘書路過。那男人看見我，停了下來，跟雯宣說了些什麼，雯宣也望了向我，然後一齊進了來。

「邢羽希小姐，真系好難得可以見到你。」他一來便向我客氣，又遞上名片。楊領豪，天耀國際集團主席。天耀國際是全港第二大集團，他是全港三大富豪之一。但這個人，並不是表面看那麼簡單。

「楊老闆你好。點解...你會識我既？」我望了雯宣一眼。

「我同professor
lee係老朋友，你係佢高徒，佢個口入面甘多年淨係讚過你。而且，我send過invitation比你，你拒絕左黎見工。聽professor lee講，連microsoft都有send
invitation比你。但系甘多間出色既公司，你一間都有揀啲？」他仿佛有言下之意。且說professor
lee是我學士和碩士的論文advisor，
他是我的伯樂。他來頭不少，曾在牛頓大學做研究，他是我們大學環商的dean professor。

「楊老闆，承蒙錯愛。」我恭敬地微笑。

「其實我心入面既vice
CEO人選係你，我唔介意你差d經驗，最緊要你本人有興趣。希望你可以考慮一下。」他微笑，又說：
「我知你同雯宣係朋友，不過我唔會過問太多你既選擇，放心。」

我本想立刻推掉，卻又不想令雯宣尷尬，故說：「好，我考慮一下。」

雯宣便與他一起走，我相信雯宣是送他離開。我倒抽一口雪茄，收好了名片。我就算多聰明，也只是個「爛仔」。我沒有任何刑事記錄，是因為我嘗過三次被起訴，但也「告不入」不留案底。只不過我在警方處的file想必幾吋厚，反黑組也視我為頭號敵人，很難應付，因為我靠山多，要人有人要錢有錢。

「希，你等左好耐呀？」雯宣不知何時坐到我對面。

「唔係呀。」我抽了一口，掏出雪茄問她：「要唔要呀？」

她搖搖頭，又好奇地問：「其實你會唔會諗天耀國際副總裁呢個位呀？」

我冷笑地，抽了一口，吐了個煙環：「我諗你唔會想我累左你uncle間公司卦？你知我係咩人黎架。」

「你唔好去搞杜sir啦，我驚你會有事.....」她一臉擔憂地握住我手。

「傻瓜~佢一個督察仔，同我差九街。」我輕捏她鼻尖，微笑著。我頓時縮了手，壓低聲線對她說：「冇老記。」

「又有記者？」她臉口也變黑，再說：「不如轉場？」

「你有冇睇八周刊？」我掏出今天買的八周，翻開了某兩頁：「你睇下。d老記影到你成日黎kingdom of rain, 又影到我d兄弟，寫埋出黎話咩估我有可能係江湖人士。不過，」我想了想，喃喃自語：「其實楊老闆點可能會唔知呢？」

她看得火氣十足，沒聽到我的話，卻竟然說出這句話：「呢份八周刊真係好過份！竟然話我同妳做d不道德交易，但一個字都冇傳我同妳既緋聞。」我簡直禁不住笑了出來。

「郭雯宣，妳唔係阿嘛？」我把周刊蓋上，取笑她。

「邢羽希，甘人地都係.....」她越說越消音，我打岔：「我明wor傻瓜，可惜我地都唔係平凡人。」

「嗯.....我依家要番到換衫，今晚有晚會要同daddy去呀。完左十一點廿上下，可唔可以.....」我已知她在想什麼，我奸淫地凝望她：「上黎我度啦。」她含著笑貼近桌站起來離開，偷偷與我拖了拖手，我再趁她差不多走過我時施一招「回馬槍」。

我看窗外離開的她，看到豹女站在對面馬路垃圾桶「打邊爐」，並明顯地在等我。大概是羽夜有事要我出手。我結了帳，便走向她。

「點？」我掏了一支煙出來，她為我點火。我抽了口煙，呼出煙來。

「有條老朋喺大檔千左幾餅野，話自己姓宋，你一定會見佢。」她說。

「帶我過去。」

23

「希少！」大街大巷中，杜sir帶著隊，正好與我迎面相碰。我抽了口煙，吐到他面上，他睨著我。

「杜sir, 乜你甘得閒啊？出黎游街牙？」我單手插着褲袋擺帥。

「哦冇~岩岩cum完你d魚蛋檔，依家同班細既去食魚蛋啫~」我看他可以囂張多久。

「杜sir真系金牌打雜~」我再抽了口。

「我呢d打雜命，一日打一檔半檔食生菜啦~點似希少你貴人事忙呢？」

「我趕時間，唔聽廢話喇。」我再向他冷冷地吐一口煙。

「你醒定d~」他指著我，我奸詐地對他冷笑，便跟豹女離開了。

「留一腳比我劈呢條死花腰。」

「係，希少。」

「宋小姐，乜甘挫蕩啊？」甫入我其中一個堂口的大檔，便看到身邊一眾兄弟圍著賭桌前的宋靖琳。

「希少.....」 「希少，條__
__出老千。」.....兄弟們看見我，宋靖琳也雙手交疊前：「邢羽希，你d兄弟風度欠奉啫。」

「我唔會虐待靚女嘅~」我慢慢步向她。

她忽然脫下外衣，剩下性感低胸背心和熱褲，伸出左手指挑逗我走向她。我走向她，烘近她：「靚女，妳到底想點？」

「想同妳...賭番兩手~」她邊說邊把我手放到她的事業線上，一直向下掃：「贏左既，我比你揸fit。和都當妳贏。輸左既，果八萬我帶走兼我想點就點~」我與她近距離對望著，手在她腰眼停了。

「有意思既女人~」我把其他人趕走，剩下豹女負責做荷官，我和宋靖琳對賭。

「玩鋪大細熱下身？」她拓著腮望向我。上官仁傑傳給她的技術遠比我多而深，但我倒願意花八萬元去見識一下。「好呀。」

「咯咯咯...咯咯咯...」豹女搖著骰盅。聽骰我是會的，但她也會。明顯第一局就是讓我。四、一、六，大。我和她同時買大。「睇黎妳既技術都唔弱~」她說。「四一六，十一點大。」豹女開了。「批血鑽你會點處理？」我問。「我唔會比佢遺害人間~」她說。「你搞掂左社從武？」我再問。「妳好似問得太多喇啫？」她回應。「玩三公？」「好呀。」

有豹女相助，我當然直取三公，她卻一讓再讓，一公也沒有。

「社從武曾經想起我底，不過我唔係係人都任佢起我底既~」她刻意望向我，似乎什麼也掌握在手：「

我做隱形金手指，向公安篤佢出黎，佢即刻鬼影都冇埋啦~」我倒有點怕她，怕我未必是她對手。

「玩show hand？」她問。「好。」

我手握四條心花，基本上穩袋一條花。她牌面是兩條A一條女，不可排除她有fullhouse的可能性。豹女派出最後一隻牌，我毫無疑問一條花。她手法很純熟，看了看牌，一翻，Ace女two pair面。我牌面已有心Ace和心女，他要拿fullhouse機會便小了。

「怕且two pair都夠贏喇可~」她開了底牌，是紅心8。我笑了笑，卻忽然愣住了。我的底牌...不是紅心8嗎？我一開，梅花3.....

「妳呢個技巧太高超喇可？我怕我就算開住隻底牌，你都一樣換到。」我佩服地說。

「即管試下？」她示意再派一鋪。我一直將底牌打開，到了最後一隻牌，我看她一手放在她的牌上，一手相信桌下。我立刻觀察我的四周。啾~牌就由黑桃king換成紅心5，位置沒半分偏移，亦無聲。她反開自己的底牌，正是黑桃king。

「好！好.....」我滿意地拍掌微笑。

「八萬蚊絕對值得~」她走向我，繼續說：「甘...到我有要求.....」

她走向我，用那雙嬌人的巨峯擠向我，我忽然有點迷幻。

「我覺得，多左個人喺度，有d唔通趣~」她轉成那種柔美至極的聲線，我有點招架不來。我把豹女叫走，暗忖著宋靖琳又有什麼詭計。

她坐到我腿上，我更有點醉了的感覺，不太清醒。我嗅到她噴了催情香水，她已經深深吻了下來。我情不自禁地愛撫她的嬌峯，與她濕吻著。她夾着我的腿，前後地磨著，又抓住我背。吻著吻著，便弄濕了我的褲子。我感覺到她很有需求，便把她推到地上，邊脫邊吻邊上下其手.....

「嗯啊.....啊.....啊恩.....」.....她那些蜜液像瀑布般湧出，山峯又挺又紅，我的一下碰觸，她也敏感地微抖。我由她肚臍吻上峻嶺，到鎖骨、耳垂，再跟她舌戰。「嗯恩.....恩...恩...恩...恩.....」.....她的叫床聲餘音繞樑，卻又是悅耳的。我輕輕撩逗她穴中最敏感的珍珠，她便顯得既舒服又不安，把我的手指也鎖緊了。我在她耳洞呼氣，她抖動著身子：「嗯啊...大力d...啊呀.....想...想要...多...恩...多d... ..羽希恩.....」.....我絕招一出，她立刻便潮吹了很多，臉蛋也渾紅，與我互相喘息.....

「我會繼續同妳玩落去~」她跟我也穿好衣，她從後擁著我，在我耳垂細語。「其實妳到底想點？」我有一點避忌地問。「送我去搭車~」我親手奉上那八萬元給她，她拉著我手與我走出這裏，我那些堂兄弟和豹女還在。我與她走出大街，替她截了輛的士，為她開門。

「再見。」她對我奸笑，我也苦笑，並為她关门。

「羽希~啊~~大力d~~」這個沙煲忽然出現在我身旁模仿宋靖琳。

「我_____你做乜__呀？」我不耐煩地說。

「希少，你d吉佬閻__正過我地果d！我地班兄弟眼紅呀~」他取笑我。

「你呀最直接，去魚蛋檔吉啦！最近越南d貨色高質，帶班細既去老元試下。」我拍拍他肩。

「快d多謝希少！」他對著他身邊十多個手下說。

「多謝希少！」「多謝希少！」.....他們走了。我掏了支煙，豹女上前為我點火，我抽了一口，看到父母在對面馬路走過。反黑狗仔隊喜歡監視跟蹤我，亦喜跟我父親。

「死狗仔.....」我呼了口煙。

「希少。後日以樂老薑叔六十五大壽，云爺尋日叫我請你負責買禮物。佢本身想直接搵你傾，不過見你近排多野搞。」豹女說。

「呢舊老薑唔惹少，一手提拔我表舅父，實比說話我聽。」

「後日龍爺好似會黎啲。」她說。

「甘就安全喇~」我奸笑。

宋靖琳令我很不安，她接近我的目的毫不明確，而且極可能是郭萬軍私生女，不可以排除她的目標是雯宣或郭萬軍或碧璽。她的底子也深不可測。

然而楊領豪老闆亦不是善男信女。據說這個人以前的集團規模比碧璽還小，卻用了兩個月時屯居元朗地方發展一夜暴發身家。除了伙拍新界仔、勾結高官，我父親曾懷疑他私下有個軍火走私集團。但他一直以來沒找過本地老黑合作，所以摸不清他的底子。這亦是他找我做副總裁我拒絕的秘密原因之一。

無緣無故這兩人接近我，只有一個可能性，想與羽夜打交道。

「博士，幫我搵世界各地既兄弟幫拖，我要起宋靖琳同天耀國際主席楊領豪底。」

「冇問題，希少。」

老記說，江湖猛人只有紅白二事可以盡見，也是對的。如果像我契爺或我父親那種地位，就不謹所有堂口的有地位之人會到，政商界名人和警察高層也必賞面。這件老薑地位不輕，但就未到政商人士和警隊高層賞面的地位。我契爺與他尚有交情，所以會賞面到賀。

「老薑哥！祝你壽比南山！」我爸與我身穿西裝進了酒樓，仇兄和冰王跟隨著他，豹女、博士和沙煲跟隨我進去。爸一進去，各方便把目光投向我們，老薑叔也刻意上前與我爸擁抱。

「云爺！太賞面喇！」他與我爸互相拍肩談笑。在席是「以樂」主場，亦有兩三圍其他堂口的叔父和坐館級人馬。

「老薑叔！福如東海！」我親自呈上賀禮。

「希少，乜甘客氣啊？」他和我相望的眼神也互不友善。「以樂」坐館懸空，有三個紅棍競爭，全部在場。

「老薑哥，前事不計，有咩恩怨，乾左佢！」我爸立刻說。

這件辣薑找人拿了五良液和中國白酒來，全都六七十度。他倒了一杯給我父親。我知他要人看到連云爺也尊重他，但我只看到他要落羽夜的面子。「我伯爺身體唔好，呢杯我代佢向你干杯。先飲為敬。」我搶了過來，面不改容地干掉。再斟了一杯，大聲說：「呢杯係我向你祝壽既。」我再干掉。「令壽堂果杯呢？」「以樂」雙花紅棍也出口術。「我代佢，再向你干杯。」我再三干下，一肚也是酒精火氣，非常剛烈。

「好。」他再說：「可惜阿生(我表舅父)就坐祠堂，平時佢實同我飲番三四杯……」

爸也知道老薑在為難我，但所有人也把目光集中於我身上。沙煲看得很火爆，直握著拳，冰王一直按著他的拳讓他冷靜。「佢好歹係我表舅父，我代佢向你致重。」我接過豹女為我斟來的三杯酒。我頂著那種火燒心，將兩杯倒做一杯，毫不猶豫地咽下喉。連「以樂」的人也看呆了。

我胃已經有點隱隱作痛，酒精亦正沖上腦上。「希少果然好酒量。」他點著頭。我手握最後一杯，咬

緊牙根。

「老薑！我有冇遲到呀？」這位氣場強得三尺外也感覺到，霸氣十足的西裝老頭，就是我契爺潘龍。他走向我們仨，含著一口雪茄雙手放身後。

「龍爺幾時黎都唔會遲。」老薑馬上變得更客氣。

「契爺！」我滿心歡喜。他也很高興地說：「阿希！你有冇蝦d叔伯呀？」

「冇呀契爺！」我微笑。他點頭微笑。

「老薑，我契女同你祝左五杯，淨番果杯，應該我同你飲。」契爺向來疼我，我父親也鬆了口氣。

「契爺，等我黎。我係阿頂，我唔會令任何人睇低羽夜。」我充滿殺氣的眼神，蓋住了全場，一肚氣干掉，反杯奸笑。

「大佬好野！」「大佬！大佬！……」沙煲與在場的羽夜兄弟帶頭喊出。

「我契女就係甘架喇，唔好介意。」龍爺拍我肩，瞧了一眼以樂眾兄弟，便與老薑去了主家席。以樂等人弱勢，只好坐下扮作沒事。

「羽希，你掂唔掂？」父親低聲問我。

「有d胃痛同wing wing地啫，你驚咩？以樂d人郁我唔到，我成百幾個兄弟嚟出面。」我耳朵有點泛紅，呷著水解酒。爸笑了，拍我肩：「啊你真系抵死過我呀邢羽希。抵你做489~」

「收_啦！云爺！」我取笑我爸，推推他。

「希少射住呀下~」他也取笑我，輕推我，微笑著。之後便走去找龍爺和與其他叔父聊。

「希少。以前服，我今日更服。」冰王替我斟了水微笑，沙煲也上前為我拉椅子，對冰王說：「希少成日幫我出頭，除左佢，我唔會認其他大佬。」仇兄面不改容，不說一話地坐開了。

「鬼見愁！睇到未啊！」沙煲刻意挑釁仇兄，仇兄只是若無其事地在喝酒。「沙煲！坐低。」我淡然地停了他，他偏要說：「希少啊！你係太子爺啫，但你係食實力上.....」「收聲。」我喝停了他。「對唔住希少。」他向我道歉。

我掏了口煙含着，沙煲立刻為我點火。

「希少~做乜唔同我打招呼呀？頭先好霸氣啫~」另外兩三個堂口的坐館級人馬特意上前到我們羽夜的桌，對我打招呼。開口那位是第二大字頭「義蟹」大家姐、雙花紅棍雷浩澄。我呼了口煙，站了起來。

「thunder姐見笑喇。」我挺喜歡這女人，因為她很刺激。我抽了一口，掏了包雪茄遞向她。「自己食煙，請我既系雪茄。希少，我受唔起啫~」她掏了一支，一名兄弟為她點火。我嘴角上揚，吐了口煙。

「當多謝你以前冇打死我~」我和她對望。

「你甘花fit~ 我果幾拳算得乜野呀？」她微笑。

「你個心仲喺我度既話，我都唔介意比你打幾野架~」我輕佻地說。她正要回應，又是那些死反黑阻礙了我們。

「老薑叔，生日快樂！」總督察呂sir帶隊，包括高級督察利sir和張sir, A隊杜宇浚等人和B隊王sir一千人等高調闖入。

「呂sir, 今日我大壽，乜甘好禮呀？」老薑叔與呂sir對待着。

「阻到你雅興唔好意思~」呂sir說。

「循例，d細既抄晒佢地牌，大既利sir張sir杜sir王sir跟我去搞。」「yes sir!」.....呂sir下旨，利sir張sir立刻命令他們為數百多人的隊伍去登記身份證。

如果不是因為老薑叔生辰，相信已經警黑大戰了。老薑的二馬出言安慰兄弟：「大家合作d，今日老薑叔生日。」

「龍爺云爺都喺度呀？辛苦兩位喇。」他走向我爸和契爺那邊。利sir張sir王sir和杜sir跟隨呂sir，將有江湖地位的人分到台前親自登記。

「咦？希少爺？」呂sir看見我，便走近我：「一年間將羽夜發大左成倍，果然系科大既資優畢業生。連microsoft副總裁邀請函都推，抵你做坐館。」呂sir拍了拍杜sir的肩說：「你個超級仇口。」我與他對侍著。

「中學果陣，我捉到你條賣白粉，你搵成車人兇我；我借你d野黎用，你就吹雞打我，淋我紅油；我係話你一世爛仔，轉個頭你就同我開拖，片左我五刀。如果你唔系成績好，校長要保你，根本唔可能剔走晒你d缺點。我岩岩做督察果陣比人凹麻包袋圍毆，屋企人比人淋火水，街口隻狗被人屈我放火燒佢，全部都係你！爛仔扮好仔，知唔知我有幾憎你？」他毫不友善地盯著我。我倒抽一口煙，吐出煙圈，冷笑著。

「呂sir，有料到。」一警嚷。

「杜sir唔洗嬲~」呂sir說：「對唔住喇老薑叔。全部拉番去影相。」

「yes sir!」.....

生辰的老薑叔和有地位的龍爺馬上就被放。然後是我父親。其他堂口的幾位紅棍、坐館，很快便能走。唯獨是杜宇浚偏偏不讓我離開。

「死差佬！你憑咩唔比希少走呀.....」 「沙煲！」他把我留在辦公室大廳的口供桌，剛被放走的沙煲正想去罵杜宇浚，被我喝止了。我大搖大擺地靠椅背、雙腳交疊放在桌上搖着椅。

「邢羽希，你唔好玩野！」杜sir上司利sir坐到我身邊。

「利sir！」我睨向他，輕佻地說：「依家係你條狗玩野啲~」

「邢羽希你講多次？」杜宇浚很激動想要衝向我，王sir立刻按着他。

「沙煲！」我喊道。

「大佬！」他上前。

「我好快可以出番去，搵小小兄弟黎接我啦~」我奸笑。

他很清楚明白，說：「收到~」便走了。

「我陪你慢慢玩。」利sir冷笑。

「希少！」呂sir也走了出來：「你最近甘高調，莫講我地啦，你d襯家都火~仲要甘大本事引到國際犯罪高手「二架」首領宋靖琳埋身。我地好難做啫~」

「你冇野呀嘛？我高調？」我輕佻地笑。

呂sir面色一變，轉身坐到一旁。

過了一會兒，杜sir利sir依然在監視我。

「呂sir.....」一警從外而來，匆忙找呂sir：「外面成四、五百個人圍住警署啊.....」我嘴角上揚。

「希少好野~就甘吹雞都四五百。晒馬呀？」呂sir非常鎮定，毫無不安，與我對望著。

「睇黎呂sir仲要縱容下屬無理摑留小市民啲。」我掏了支煙出黎，沒有點火。

「羽希！你冇事呀嘛？」我看到雯宣很緊張地走向我，我有點擔心：「傻瓜，唔係叫左妳呢d situation唔好黎架咩？」

「我見你兄弟搞到甘大，我好驚妳.....」她未說完，我便牽住她手，拉到我腿上坐並擁著她，說：「傻瓜~有我喺度乜都唔洗驚~」呂sir等人沒有說什麼，他們暗地裡不會不清楚我與郭雯宣的關係。但雯宣有點避忌再打岔：「我想講...甘岩我撞倒楊老闆，諗住搵佢黎萬一要錢都.....」我還未反應過去，楊老闆便從辦公室門外走進，呂sir一千人等和我也顯現驚訝。

「邢小姐。」他對我微笑，我有點避忌地微笑：「楊老闆。」連杜sir也果住了。

「楊老闆你好。」呂sir立刻變臉，很恭敬地說：「其實我地伙計辦耐左手續啫。楊老闆，唔好意思呀~」

雯宣站到楊老闆身旁，楊老闆說：「甘就好喇，麻煩晒你地。甘我同邢小姐先行離開喇~」

「慢行楊老闆~」看到呂sir
這個模樣，我簡直暗爽。走之前，我指向他們，帥氣地用招牌揮揮二指道別。

未到報案室大堂時，我主動找藉口說：「我要去擺堆~你地走先啦，唔洗等我。」雯宣也立刻幫口：「楊老闆，我...送你走先啦不如~」

「其實我有野想同邢小姐你講.....」他那個微笑卻令我毫不自然。

「甘...你唔介意既，去我酒吧kingdom of
rain等我先？我要處理左d野先過黎。」我想了想，直言。「好。」他和雯宣先行。我等了一會，便走出警署。

「希少！」沙煲立刻從人群堆中跑向我，高興地說：「我同班馬講你幾甘厲害，玩到班死花腰冇你乎~」

「好兄弟。」我拍拍他肩，說：「分開散。我有d事，叫班大既今晚唔好黎酒吧。」

「係，希少。」

我轉身打算離開，卻看到宋靖琳站靠在一輛房車旁，仿佛在等我。

「特登黎接我呀？」我手插褲袋，走到宋靖琳身邊，又嗅到她身上有催情香水。

「聽講你系車神黎架喎，成日同人煉車~比10分鐘我，之後你可以去你想去既地方。」她邀請我坐到駕駛座，帶她遊車河。我看到她的輪胎非原裝，又有定風翼。

我看到她的車有兩個轉數錶，暗地微笑：「10分鐘夠我走一轉。甘妳坐穩喇~」我毫不猶豫地踩了三分二油門，車的acceleration挺快，果然是跑車引擎。

「你手車好辣喎.....」她握住左上方的扶手。我笑了笑，踩了個brake，拉了後輪胎手掣，爽快地踩油扭軚，漂亮地飄過彎。

「你有咩事搵我呢靚女？」我主動開口。

忽然，我大腿上多了一隻手在游走。她烘近我耳珠，獻上一個吻。我放鬆了油門，她把唇移到我唇上，吻了下去。我把車停在一旁，任她吻。吻了一會，她分開了。「我要你...」她跟我耳語：「同我做交易。」

「我有咩so？」我問。

她把我手放到她的33C上，把我拉近，對我又奸又狡著：「你唔做，我就搞你條女.....唔好諗住郁我呀，我受軟，唔受硬。不過我保證，你今次同我合作，唔會冇so。」我有聽過她連山口組也能擺平的事蹟。我磋著她的巨丘，舌頭伸進她口腔。她拉著我背，把我手放進她的小花園.....「嗯.....啊...」我和她在後座交纏，她的湧泉流到通處也有.....

我暗忖著，她偏偏在此時找我合作，而楊老闆亦同時找我有要事，是否有关聯。

「唔好意思楊老闆，要你等甘耐。」我甫入kingdom of rain, 走向獨個兒坐在吧桌的楊老闆。

「你呢度d全部都係靚酒，睇黎邢老闆係愛酒之人。」他說：「雯宣好似都好中意呢隻酒。」他走到酒櫃前，拿下那瓶grey goose。

「楊老闆有話不妨直說。」我掏出雪茄並點燃，不太客氣。

他笑了笑：「雯宣係你女朋友？」

我吐了口煙，笑而不語。

「我開門見山。我想天耀擴充管理既業務，但你知，有d業務需要有實力既人幫手。」他語帶言下之意。原來他找我幫他賺黑錢洗黑錢，更想我背責任。我想起宋靖琳跟我的交易，而且我也很想知道楊老闆的城府有多深。

「副總裁呢個位，我真系一d興趣都冇。不過有so既野，冇得傾。」我調了杯自創特飲raining放在他眼前，raining的基酒就是grey goose vodka。「呢杯雞尾酒叫雨天，慢用~」我嘴角上揚。

「好！好~」他含著笑，呷了一大口：「希少既酒果然特別有味道。」

我提起自己那杯威士忌，舉杯說：「合作愉快！」

「好，合作愉快~」他與我碰杯。

「羽希？」

「吓？.....」我回過神來。雯宣在我右後方繞在我肩上，烘近我：「做乜心不在焉甘呀？」

「你覺得宋靖琳會對你點呀？」我呆坐着，目光放空了。

「其實呢.....」她欲言又止：「冇野喇。」她對我有點冷淡。

「今日.....」我正要說話，她打岔：「sorry呀羽希，我今日有d事。」

「wtsp啦~」「嗯。」她便上班開會去。

我正苦惱宋靖琳和楊領豪的事，可能雯宣今天心情也佳，我便沒有細心下去。

「我今晚想掙鏢...~11:37」宋靖琳傳來訊息。我歎了口氣，麻_煩！這個_ _害我這麼性急，又不可以對她干什麼。

「今晚見。~11:39」

「希少~」豹女來了找我。「我地打包左條花腰，你係米加一腳？」

我暗喜，正想發洩。

甫進一個粉場的暗房，看到一個大麻包袋正被人圍毆。沙煲向我打眼色，我上前著沙包狠狠地踩了一腳。「嗯.....嗯！.....」那麻包袋在掙扎，內裡的人喊不出聲。我和豹女走出房間。

「就甘放佢走？」

「佢根本唔知咩叫父債子還。係佢老竇同佢屈死我阿哥，仲惡人先告狀，我恨不得殺佢全家。」我沉著冤氣，使不再多講半句。一想到這兒，我拳腳便不自控，眼角有淚地回去猛打那麻包袋，不久袋便沒有反應。我一下子軟了下來，豹女立刻接著我，把我擁緊。

「你知唔知每次見到甘我都好心痛呀？」她低聲說。

豹女比我年長一年，曾經差幾分鐘死在一班強暴者下，我救了她。她絕對是個有美貌有身材的身手不凡軍火家。跟暗門高手、情報家博士為我私人左右手，皆不屬於羽夜的。

我命沙煲放了被我打暈了的杜宇浚。我自己坐在暗房地上嚎哭。

「羽希.....」豹女擁著我，她溫柔地吻著我頸窩和耳背。就伴了我一個下午。

「嘆.....嘆.....嘆.....」我提著私家鏢亂扔，心情很壞。

「你d bull去晒邊呀？你冇野呀嘛？」宋靖琳關心我。

「你唔搞我我米煩少陣囉。」我毫不禮貌，轉身就干了一shot tequila。

「系米想知點解我又要搵你？」她仿佛有說話要說。

「我想對付既人，會比到個真相你，或者會解開到你既心結。」她交出了「hat trick」。她的話我聽不明，只知道，她仿佛什麼也知道。

「我淨係覺得.....好劫.....」我強忍淚水。她從後擁著我，很認真地說：「我唔想太聰明。但系我知你為乜要撐起羽夜。信我，我地有共同敵人。」她握住我右手，與我一起把鏢扔向靶心。一支。兩支。三支。我第一次覺得眼前的她，又細心又溫柔。

「其實妳根本唔會傷害人。」我略有醉意，與她對望。

「我有冇你諗得甘好呀？」她含著笑。

「你係我同雯宣既和事佬。雖然我真係唔太你背後有咩目的。」我說。

「當一切搞掂好之後，我再講個故仔比你聽。」她苦笑，我微笑：「好呀，期待。」

我送了宋靖琳坐計程車後，獨個兒坐在海旁喝酒。

咔嚓！

不遠處有位美女，我也看不清因我也甚有醉意，就是把這個落泊的我用單反照了下來。立刻便有我的幾位兄弟圍著她，她立刻很害怕地站起。

「唔好意思啊，我...我冇惡意架！」但聞她這句尖聲嚷道。

我站起來走向她，「希少，條吉佬影你相。」有六名兄弟，讓路給我且向我報告。

「羽希？」那女人看到我，很驚喜地叫我。

「子君？」我苦笑，又轉身對兄弟們說：「冇事喇~我同朋友聚一聚，你地去宵夜，我既。」

「係，多謝希少。我地行啦。」.....

「冇嚇親你嘛？」我主動問好。

「傻啦。」她微笑：「見妳頭先個樣甘滄桑，好有feel，所以影左。」她向展示剛才那張相，光暗和構圖、甚至感覺也很繫人心弦。

「send比我可唔可以啊？」

「好！我新卡片。」她呈上卡片。「freelance作家同攝影師.....妳果然仲係甘有性格。」我笑了。

「我前排睇新聞，睇到你地位高過以前。真系接掌左489？」她還是那麼直率。

「睇黎你都明點解我要接喎。」我提酒就灌下腸。她按著我，有點擔心地說：「羽辰唔會想見到你甘樣。我雖然未完全重新出發，不過至少唔會好似你地屋企甘，提都變左禁忌。唔好怪我直接，你一直甘壓抑住，你會好叻架。」

「唔會。因為我要用有份害死我阿哥既人既血黎祭佢。佢地只會令我更冷血。」我握緊拳頭，她卻包著我拳頭，緊擁著我。

我哥，邢羽辰，自他去世後成了我們邢家的禁忌。我敢說他是這個世上碩果僅存的好人，百分百神仙拓世。他自小就與我們價值觀相反，相信我們害了人會有果報，卻又很推心置腹地從我們這類人的角度設想，深得人心。他很疼我和父母，幾乎從未令父母擔心過。還有，只要他看見弱者，便會出手相助。

我們這一家欠他的，就是因為背景令他不能當警察。結果他考了廉署，更當了卧底。至於查什麼，我也不太清楚，但危險得不單是混進黑社會。還被姓杜兩父子誣告，最後含屈.....

我始終不相信他會自殺，但我更不相信警察。警察沒一個是好人，我哥.....

我擁緊子君，她忽然嚎哭，濕了我衣襟：「我好掛住你啊邢羽辰！點解要dum低我.....」我哥才過身兩年，未平復也是正常。更何況這個楊子君，差半步就成了我嫂嫂。

「子君.....」我為她拭走淚印：「冇事架喇~對唔住呀.....」

她搶了我的酒狂飲，我也搶回來喝，她又搶走。酒精匆忙地上了腦，她亦很快臉紅了。

「我.....送你番去.....好冇？」剛才喝得太快，有點受不了。

「唔.....好.....」她挨在我身上，傻笑：「你唔系有架遊艇咩？」

「你想去啊？」「去.....到再飲~」「驚妳呀？」.....

「邢羽希！」我跌宕地走到吧桌想斟解酒茶給她，她撲到我背後從後擁著我。

「針緊解酒茶比妳啊傻瓜。」我努力地集中用神。

「你啊，又細心過你阿哥，又.....浪漫過你阿哥。佢.....成碌木甘~抵你甘多女.....」她嬌爹地取笑我。

「我一調戲你，佢就呷醋。」我轉身面向她，捏她鼻尖。

「你係米應該幫羽辰，好好照顧我？」她烘近我，把事業線擠向我，與我很接近地四目交投。

我吞了吞口水，她便溫柔地吻下來，令我無反抗的借口。她胸前的軟綿綿擠在我胸前使我有點手癢，出手由她臀部向上掃又來回掃。她仿佛想索更多，拉住我另一隻手掃往她大腿內側。我手又回到她腰眼，不安地伸進她上衣內。「嗯.....」她不安地依偎著我，繼續與我濕吻，又把上衣脫去，又不斷為我解開襯衫的鈕扣。我一手抱起她，把她帶入主人房內，把她撞在床上同時脫了自己的褲子，又拉脫了她褲子。

「嗯.....啊.....」.....我把手指在她內褲外打圈，她已濕透了小褲子。我細心地鬆開她胸罩，浩蕩的山峯就現眼前。我用姆指輕在她峯頂打轉，她不安地扭動身體，呻吟著。「嗯.....嗯.....嗯.....」.....我抓著她的丘，連自己的慾望也激起了，磨蹭著她的大腿，在她耳洞吹氣.....「嗯啊.....我好想要啊.....比我.....羽希.....」.....我夾緊自己的慾火，先去偷她的珍珠，又給她身體濕潤的慰藉。「啊.....呼.....呼.....」我夾著她在我腿中間的手，解決自己的問題。「唔得喇.....」.....她不斷地嬌爹呻吟，加速了我的爽。「啊.....」.....

我醒來，她赤條條躺在我身邊擁緊我。我總有著罪疚感，畢竟她是我半個嫂子。哥，我無意的，我的心是屬於郭雯宣的，只不過肉體.....總之我真的無心的！「邢羽辰.....」我聽到她發開口夢。我把她輕置於身旁，自己下床穿衣。她醒來了，望向我，我頓時尷尬了：「子君，琴晚.....」

「你自從身邊有左雯宣之後就乜都加解釋。以前好瀟灑架，希少~」她很隨和地取笑我，坐起來穿衣。我害羞地呆站住了，她繼續笑。

這裡剛說罷，雯宣便致電找我了。「羽希.....今次.....我.....」她一片混亂毫無組織力，「妳慢慢講...」

「反黑上左黎.....話查血鑽.....」

「係呀，我唔係同左你講咩？」我打岔。

「我爸忽然cancel左meeting, 番左黎，乜都知道晒.....」

我呆了數秒：「冇事冇事，有咩事等我處理.....」

「邊個黎架？.....邢羽希呀？.....daddy，唔係.....唔係咩呀？好人好者去做黑社會，你仲同佢痴甘埋？有男人唔搵就走去搞女人，你要咩好男人daddy多多都搵比你。碧璽第時都係你既，你係米要黑社

會搞亂晒你先安樂.....」唉，郭萬軍這麼生氣，我不忍心雯宣當磨心。我掛了線，長長地歎息一口。

「奪命追魂call呀？」她問。

「郭萬軍知道左.....」我直言。

「你諗住點呀？」

我想了好一會：「冇得點。」

電話再响起，卻不是雯宣，是個漫游電話。「希少~」

「楊老闆。」我刻意走出房間，壓低聲線。

「上次希少指既要知同緊咩人合作，已經準備好喇。」

「幾時呀？」

「不如依家？長沙灣地鐵站B出口。有人黎接你。」

「到時見。」

「轉頭見~」

我一踏出地面，立刻有一人上前。

「希少，呢邊請。」

他帶我到小巷一間賣war

game用品的樓上舖。轉入店內的走廊，拐進男廁，打開男廁內清潔房門。門內有門，亦有三人在把守。他們搜了搜豹女和博士的身便開門。房間深又闊，楊領豪就在裡面，全房間充斥著槍械和軍火。我暗忖著他果然擁有一個秘密軍火走私集團。

「希少，唔知甘樣夠唔夠誠意呢？」他自信地笑，又直言：「希少既羽夜至少係我果兩兩個集團既一倍有多，連金三角你都有話事權，我自問未夠本事。」

「你都好大食嗎？」我直言：「不過你有信心我地會互有得著既話，我多多都食得落~」他的家產估值三百多億港元，但計上這集團，應該多幾十億港元。他的集團不算太國際化，因為他之上的富豪業務都比他厲害。至於我們羽夜，是華人社會第一大幫，商人名人一出事幾乎也找我們，不擔心沒有金主沒有油水。

「有希少呢句，夠晒。」他果然是個野心家。「希少要d咩，可以任揀，就當係見面禮。」

「哈哈~甘客氣呀？」我四處觀賞，手槍、步槍、追擊槍、手榴彈，還有氣油彈。「有冇SIG-Sauer P250DCc？」我邊拿起了一支東南亞未見過的半自動手槍邊問。

「重案、O記、反黑既專用槍，希少你有興趣？」他命人爬梯在遠方拿了一支現貨來，走近並遞給我。他見我對那支東南亞從未見過的半自動手槍情有獨鍾，便解說：「希少識貨，呢款叫GSh-18，俄佬既專用槍，只系得17份部件。我想再要貨都冇，因為得敘利亞d人會喺黑市賣佢而且唔會賣多，俄佬只會自用。」

我忽然看到正上方有把全金色的手槍。我攞下手上兩把槍，把它拿下。「Mark XIX你都有.....」我打量著這把重量級的沙漠之鷹。

「希少真系比我想像中仲厲害。呢把Mark XIX系.44口徑既，但穿透力同.5一樣。淨重3.63磅，8發子彈。我地仲擺左支.5全黑出黎。」他對槍械的知識也比我想像中多，而且他門路並不窄。

「我小學其中一個玩意，就係同老竇玩拆槍砌槍。睇黎呢d靚槍你完全唔缺~」

「你睇中既呢三支我連埋上彈器送比你啦。」

「甘我唔同你客氣喇楊老闆~」

「老闆，四十五分鐘你有個會要開。」他近身秘書說。

「希少我趕時間，或者我約你再傾？」

「當然~今日開左眼界。」

「見笑喇~甘我走先。」

「慢行。」.....

「希少，佢既存貨都係靚野。」博士滿意地說。

「博士~你d暗器技術要練好d教埋我喇，萬一我地比人明刀明槍，都冇死呀嘛！」我說著笑，他也笑說:「絕對ok！」

「你係邢羽希？」忽然有幾名西裝人士走向我。

「你地係咩人？」我打量著他。

「我地老細想見你~」

「邊個係你地老細？」豹女問，與博士小心翼翼地保護我。

「去到就知。」

我若無其事地走，他們擋在我面前，說:「郭老闆要見你。」

「邢小姐，請。」

他們把我帶到一間名人會所的桌球室，門外有兩名西裝朋友，先要搜我們身。

「郭老闆，有炮。」他們在豹女袋中看見槍械。

「郭uncle,我頭先去完我朋友度，係佢送既~一係我叫佢地嚟出面等我？」我很客氣地主動喊進去。

「嗯。」聽到這句，然後就是pot波入袋的聲音。我單獨走進去，郭萬軍一人在打英式桌球，門關上了。

「郭老闆。」我很尷尬地叫了聲。

對住自己條女個老竇，我真係唔知講乜好，仲要唔係普通人而係霸氣既有錢佬，個楊老闆硬係唔同class，即使佢冇楊老闆甘富貴。其他人有事，點都實搵我地行家幫拖，唯獨係佢清清白白卻又迄立不倒。

「同我篤番場波。」他指著那邊的cue，我不敢亂說話，立刻拿起cue。「砌波啦。」他邊弄邊對我說，我不敢怠慢。我真的很想叫他不如直接說，亦不要令雯宣難做，但我不敢說。

他讓我先開始，我穩守為攻，把白球貼回底cool。「睇黎我真正遇到對手喇~」他臉露笑容，令我更擔心，腦海一直在盤算著。他亦穩守為攻，白球回到接近黃球位置，卻被我發現了一條私家路，亦攻亦守地紅黑紅藍紅黑地打著.....只要我打失這球，枱面上的球便足以令他反勝我五度。我刻意裝撻Q，說：「睇黎呢局係郭uncle既天下喇~」

他一靠桌便毫不留意，我微笑著。「你知嘛邢小姐.....」枱上剩下四球時，他忽然邊打邊開口：「我睇邢小姐係個聰明人，識審時度勢.....」我暗忖他會說什麼。「呢枱波有咩吸引倒你你心裡有數，機會唔係人人識睇.....」剩下一個球。「你想要咩？」說到尾，還想用錢洗走我。

「我想你真正、平心靜氣咁去了解佢。」我站了起來，往門口方向走。

「大小姐你唔入得去架.....」忽然門開了，雯宣闖了進來更喊著：「郭萬軍.....」忽然看見我，立刻什麼也呆住了：「羽希？」忽然很無奈又生氣地對他父親說：「你搵羽希黎做咩？叫佢離開我牙？」他一直沒有把最後的黑柴pot入袋。

「我睇邢小姐都係好怕我。今局當和，我地堂堂正正打一場，好冇？」郭老闆這樣說。雯宣與我對望了一會，我回個頭：「如果係簡單打一場，我絕對唔介意。」「好。」雯宣很想知道什麼回事了，但我們也沉默了。我和他以誰較貼cool先開始，他先開球，且一來便猛攻不留手。

雯宣坐在我身旁：「羽希，我阿爸有冇為難你啊？」我只是微笑，她主動牽著我手，靠著我的臂膀。郭老闆打失了一個黑柴，我才能「埋枱」。我打得差不多清枱時，他走過來。

「米住~」他喊停我：「雯宣你過黎。」我暗忖著他想干什麼。「你坐上去。」他為雯宣放了個我一出cue必定會打到她的姿勢，再說：「你pot入呢個藍波我就唔反對你地一齊。」雯宣立刻望向我：「羽希

·快d打啦！」

我把cue扔開，爽快地說：「如果要我傷害雯宣去得到你認同，甘我唔洗你既唔反對。」雯宣咬著唇，含著笑撲到我身上，樹熊般擁著我，嬌爹又溫柔地望向我說：「邢羽希.....你好型呀.....」我抱著他，陶醉在她柔情的讚美中。

「我仲有會要開，走先。」但見郭老闆冷冷地走了。

我和雯宣仍在對望著，仿佛置世界於不顧。我把她抱到沙發去，深情地烘近她：「依家冇人可以阻住我地喇.....」我慢慢靠向她，吻向她薄又甜美的唇片.....

「羽希！」我身處政府總部外的空地，遠方有名男子跑向我。

「哥？哥？」是我哥，我又驚又喜擁著他。

「羽希你聽住！我唔係自殺死既！你要搵個真相出黎！」他一手踏我肩，一手把一隻usb遞給我。

「哥！係邊個殺死你㗎？」我追問。

「單案。官商鄉黑.....」.....

「哥！」我猛地紮醒了，原來剛才看著新聞睡著了，新聞還在播:「.....朱議員認為係官商鄉黑，促請警方.....」我手上還持著哥死時身上的外物，那隻usb。肯定是我剛才太累，又一次發同一個夢，現在亦半夜1時多了。這個朱議員，得罪了新界仔結果被追斬，「以樂」亦有份參與。干爹說過，勿踩入政治風暴。不過我們也很清楚，什麼官、商、鄉、黑等，關係並非一刀能切。

且說我曾開過這usb，但內裡什麼也沒有。他有告訴我正調查一宗案件所以我知他做卧底，結果三個星期後他便.....是否跟那案件有關？那，到底是什麼案件？官商鄉黑.....是有關還是無關的？我想起宋靖琳有個IT高手的成員，我猜我可以跟他做交易。

「呢隻usb d野係比人同一時間del走晒既。」

「冇冇信心復原，睇到佢之前有咩資料？」宋靖琳說。

「其他人唔會得，我就得~」

他加了不知什麼裝置，不知碰了什麼，忽然一大堆視窗魚貫浮面。難怪宋靖琳是個國際犯罪高手，連沒有任何文件夾的usb也能弄好，我本打算試試而已。

「宋先生，呢d coding...似係圖則，亦有一些會計文件.....仲有d户口既處理。」

宋靖琳仿佛在滿意地笑了，似乎，她知道的事太多，連我也猜不透。

「我可以同你做交易，但我想你幫我搵邊個殺死我阿哥。」我說。

「仲係唔夠證據。」她說。

「你.....」我想了想:「連我拎隻usb比你，都喺你計算之內？」我開始洞悉，她原來是想借用我，但對付誰？又憑什麼覺得我一定會肯？

「我講過，我地有共同敵人。想知你阿哥點死，除非你可以喺送槍比你果個人身上拎到證據啦。」直覺說她什麼也很心水清。

「楊領豪？.....」我驚呆了:「點解？我...我唔明啲.....」

「同你阿哥生前處理既案件有關。唔止佢，仲有兩個人。佢地三個勾結，屯地、販毒、洗黑錢，更加出手殺人。你阿哥係其中一個。」

「你喺ICAC有針.....」我毅然盟生的結論。

「其實你仲可以揀唔幫你阿哥報仇，唔得失d金主架~」

「睇黎由你接近我開始，注定我盤棋係由你指揮.....」我實在知得太晚了，她根本做足功課。之前她要對付日本貪官，便出手操控山口組把貪官打下馬。如今是真正的官商鄉黑，就利用我。但我不會因為這三個人而令我哥死得不明不白。我是黑社會，橫屍街頭是早晚的事，但哥只有一個，我沒有選擇。

「楊領豪、許振行、劉榮發，佢地就係殺你阿哥既主謀。」上官龍一把三個厚厚的文件夾放到我面前。許振行，現任政務司司長，坐擁不少政商名人朋友；劉榮發，鄉議局成員，在圍村尚有權勢，在元朗有丁權亦有地。他們並不易對付。

「甘杜宇浚同杜國炎呢？」

「佢地以為你阿哥係黑社會，同呢三個人無關，不過好明顯係比楊領豪擺左上枱。」上官龍一繼續。

我翻開了文件，不禁概歎被宋靖琳引進了風眼，走不掉。

「其實你甘叫合作，定借我對手啊？」我冷笑一下。

「你覺得呢？」她笑了笑。

「你有十足把握？」我問。

「邢羽辰係個大好人，you are not alone~」她這句背後，分分鐘要我完事後轉黑為白。我必須想計策，假如我還未死，如何面對他們的餘黨，會否得失金主影響生計.....

「老竇，你係米知關於楊老闆背後既勾當呀？你知幾多，講晒比我聽。」我回父母家吃飯。

「你要同佢合作咩？」他好奇。

「我.....想知啫。」我不敢提我哥，因為我爸很避忌。

「我自己知既，就係元朗發同佢收地分佣，佢應該再同許司長有計劃甘圍標發展再對分。呢單野差唔多半個江湖都知，不過我點解知係許司長呢？因為佢本人曾經同我合作過一次。我果時係坐館，佢岩坐正但竟然差人錢.....」

「佢搵你做咩？」

「搞商場同工廈，其實佢想見光一批錢。」他壓低聲音：「佢好豪氣架。不過龍爺唔想我再同官合作，所以只此果次。」

「甘元朗發呢？」

「佢丁頭唔多、地頭唔大，不過d地甘岩搶手。佢出名同以樂fd你都知架啦，有個區議員都係佢隻馬。佢欺善怕惡既，一知吹牛生就判入祠堂即刻同佢斬攞。」

我吃完飯，喝了杯威士忌。

「云爺，我想知.....點起人尾駐起得靚？」我問。

「你真係抵死過我呀邢羽希，睇黎有人得罪左我寶貝女嗎？」他笑了笑，又說：「信唔信我未起過人尾駐呀？」

「我只系知，i won,t let them survive.....」我一手抓皺了剛開的稅單，扔開。我媽感到不對勁：「羽希，話比我知做咩事，我擔心你。」

「係囉希少，呢排風聲緊，班死花腰想刮你底，你收收火先。」爸說。

「i only live once.」我把稅單撕碎了，便開門走。「喂希呀.....」「稅單.....」

我一肚氣正想回羽夜，找豹女和博士，卻發現雯宣與楊領豪兒子楊子傑在餐廳用膳，更有鮮花在旁。我在偷看，我看楊子傑並非只與雯宣頓生意飯這般簡單。吃過飯，楊子傑更與雯宣上了他的車。我立刻傳訊息給雯宣。

「靚女，做緊咩？~21:03」

不久後她便回覆：「好忙呀，仲有野做:(~21:06」

「哦。~21:06」我冷冷地回應，有點不悅，連手機流動數據也關掉。

「希少。」「希少！」我經過其中一個站街魚蛋檔，又看到不遠處，那個楊子君又在不知拍什麼。

「子君！」我在她後面嚇她。

「嚇死人咩邢羽希！」她嚇破了膽，我笑了。

「你捕我d魚蛋妹牙？」我說著笑。

「其實我寫緊套以性工作者為題材既小說，所以……」

我笑著打岔：「不如我幫下妳？」

「黎呀~」我一手牽著她，把她帶到一棟有我開的魚蛋檔和時鐘酒店的大廈樓上。

我在一個單位前停下，按門鈴。

「邢羽希，好日都唔搵下我~」一名妙齡性感少女開門。她，澄澄，今年21，有名長期病患的母親和念中四的妹妹要照顧。

「靚女，今晚有冇客？」我被她一手抽住襯衫領，拉進了她的工作室。

她立刻吻了我一下：「有個半鐘抖氣~不過如果妳包我，我整個人比晒妳又點話。」她此時才看見子君。

「呢個係子君。佢係freelance作家，我帶佢上黎拎下堅料既。」我向她們互相介紹：「佢係澄澄，出左黎做三年，絕對係皇牌。」

「妳條女呀？」阿澄送了隻「咖喱雞」給我，「妳會唔會留低呀？」

「留低3p呀？」我輕佻地顧盼著子君，子君扮鬼臉向我吐舌頭，把她逗笑了。

我擱下兩千元給阿澄，叮囑她：「傾計好喇~米搞人地呀。」我準備走時，子君不經意地喊著：「喂~~等我。」我與她對上了一眼，很曖昧。

「我坐轉角間老麥等你。」我轉身便走。

約一小時後，她來了坐到我面前。

「我從來冇幻想過江湖大佬坐老麥~」一來就笑我，又說：「我唔會比番錢你架~」

「有問你拎咩？」我呷了口latté，酷著。

「你似有心事啲~講比姐姐聽下？」她凝望著我。

「係咩？」我帥著微笑，又問：「你叫我等你架可？咩事啫？」

「可能係.....我覺得同你一齊，好冇安全感。」她閉緊了唇。

「你唔搵番個男朋友？」我問。

「未係時候。」她答。

「唔知點解上次見番你之後，成日都想見你。」她不敢望我，苦笑著。

「夜喇，我送妳番去啦.....」我手插褲袋站起就走，她毅然站起，淺吻了我一口。

「行囉~」她害羞地急急走在前方。

「你痴我甘多，好危險架。我始終唔係邢羽辰，佢行得正企得正。」我打破沉默。

「我知道，你係邢羽希.....」他淡然地說。

到他家樓下，「有需要就搵我啦~」我說。

「咩需要都得？」她烘近我，壓低聲音。我沒有回應，她便溫柔地吻下來，拉住我手放到她胸上，在我耳邊悄話：「我依家有需要呀.....」

對著一個毫無安全感的女人，明知我有女朋友也要主動獻身，我很諒解，卻不懂拒絕。我確是會代我哥好端端地照顧她，但並不想這樣去照顧她。

結果我還是上了她家。她家沒什麼變，只是人面桃花。

翌日，我坐在睡得正酣的她身邊，抽著雪茄，滿腦罪疚感。我想告訴雯宣，讓她出手為我解決問題。但一想起雯宣，我便想起她跟楊子傑那個相望而笑，心中總有刺，很欠安全感。

「靖琳~~09:10」我想起宋靖琳，巧合見到她在線上。

「少可主動搵我啲~~09:11」

「我想見妳~09:11」我吐了口煙。

「想做咩呀？~09:11」

「我冇所謂.....~09:12」

她在線上，但未有回應。不知為何，我就著急起來，不斷在等她。她是否跟男朋友在聊天？還是女朋友？她喜歡男還是女呢？已經有心上人？.....

「掛住拍拖得啦你~09:28」我有點呷醋。

「幾時中意左食早餐落醋架你？~09:30」她終於回應。

「係你未覆我，我催你~09:30」我含著笑。她又在線但未回覆。我就是不斷再等她。

「~09:48」我再傳訊息給她。她依舊。我想也沒想便致電給她。

「我做緊正經野呀，你有冇甘心急呀？」她第一句便這麼說。

「同男朋友做正經野呀？」我也不知為何略有醋意。

「又關你事？」她有點含笑，那真係男朋友吧？我呆住了。

「甘唔阻你地喇。」我冷冷的、有點呆滯，正打算掛線。

「你呷醋呀？」她笑我。

「我係你隻棋姐，邊有本事呷你醋呀？」我淡然地說。

「邢羽希~唔似你啲~」她說，我沒作響。

「你喺邊呀？我出黎喇~」她問。

我有點滿足感，說：「不如又一城等？」

「我一個鐘後到。」

「應問見。」

我掛線後立刻下床更衣，不知為何，心裡很舒服亦很雀躍。把頭髮弄帥了，又偷用子君的香水。對著鏡子中的自己，邢羽希，你帥爆了！我找豹女給我駛來我的開蓬跑車，就出發去又一城。

看到她，心仿佛平靜下來。

「甘好心情搵我呀？醋狂。」她走近我。

「我...先唔會呷你醋。」我害羞地手插褲袋，向另一方向走。

「你花心~」她趕上我腳步，取笑我。

「陪我溜冰~」我說。

她一直以那種詭異的神色凝望我，又傲慢地說：「我就話有交易搵你姐，甘你憑咩要我陪你呀？」

「你米去搵你條仔囉.....」我壓低了聲音，就是不滿著。

「你見過我男朋友咩？」她輕佻又得意著，我更覺得她已有男友。我沒作响，與她並肩走進我已叫兄弟替我包辦好的溜冰場。

我穿好鞋，走出溜冰場。但見她一直未肯出來。

「宋靖琳？」我喊道。但見她在出口位置，臉帶尷尬。我上前一手拉了她出來：「黎啦！」她耳朵泛紅，一下去向前仆倒在我懷中，雙手一直抓住我上衣。

「原來有人唔識溜冰呀？」我自大地說。

「你淨係話去又一城炸嗰~」她睨著我。

「哇~~」我裝作放手向後退，她立刻害怕得抓緊我。

「犯罪高手都有驚既野嗰~~」我取笑她。

「你甘叻你教識我溜啊？」她「大」我。

「我洗怕妳？」我雙手牽著她手，開始向後溜。她一步，一步地行著冰，一直也很小心。轉了數圈，我開始放手，讓她自己來。大學那時，我也有跟雯宣溜過，但她不太喜歡，所以我也很久沒有溜。

宋靖琳很快便上了手，但偶爾也會倒下。

「我想你拉住我溜~」她溜到我身邊，提出要求。

「甘你捉實喇~」我雙手牽著她倒後溜。我看到她那種享受的笑容，跟平時的她截然不同，很誘人。她看到我在留意她，對我嫣然一笑，配上她飄柔的長髮，我就是看傻了眼。

「呀.....」我卡了卡冰，鬆了手。她便向前仆，整個人壓了在我身上，鼻子和唇片更與我的硬碰到。我頓時通了電，目光沒離開她。她就一直在傻笑。

「起身啦靚女，我好凍呀.....」我向她投訴。

有多久沒這麼青春過？以前中學，三日一小斬，十日一追殺。大學，有自己的勢力，可以去花天酒地。畢業後便少了朋友聚會，多了江湖飯局。你說我累不算累，只是壞透了想偶爾乖一下。

「以樂前老坐生爺琴日喺監倉比人隊霖左。二百萬搵全職搞掂.....你真係幾狠啲，唔怕佢果幾個兄弟咩？」她與我到旁邊的餐廳吃午飯，第一句便說這些。

「做咩甘留意我呀？成日吸實我既動向。」我輕佻地哄近她。

「你同楊領豪二女楊子君上床我都知~」她拓著腮幫子，再說：「佢唔係你阿嫂咩？」

「所以我.....同佢冇野嘍.....」我害羞地澄清。

「你甘樣，我要幫你積幾多陰得先夠呀？」沒想到她竟然這麼溫柔地謾罵我。

「如果我應承你，冇下次呢？」我抬高她下巴，調戲著她。

「轉死性？」

「為左你~」

「口花~以為你真系甘專一添.....」

「我.....」我無從應對，卻對雯宣很歉疚。

「你喺我心目中始終係壞人~」她向我吐舌頭。

「靚女~~呢個時勢做好人死得仲快，我阿哥係人辦，佢連甲由都有殺過半隻。差佬又好好咩？或者好似你甘，喺框架外面做好人，班差佬理得你做既係好事，照當你壞人甘睇。」我俗氣地說，又忽然轉得文藝：「呢個世界唔係只有黑同白，你比我清楚。」

「可以久同既，係官商鄉黑。正義朋友亦未必做到野。」她還是那般自信和我有我道。他們習慣把警察稱作正義朋友。

我只好冷笑：「我唔做，始終會有其他人做。」

她也苦笑：「所以我要對付既人有增冇減囉~其實有時，我都好叻架.....」

「我明。」我身同感受，與他相望微笑。

「怕唔怕比人斬？」我毅然這樣問。

「未驚過。」

「我地去中環行海旁？」

她笑了笑：「好呀。」

我和她在空無一人的政總空地上坐着聊。

「呢度真系幾舒服~」她伸伸腰，凝望藍天白雲的維港，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氣。我喜歡這個她。

「又望住我~」她發現了我在留意她，溫柔地一手推開我的臉。我一手擁着她，烘近她臉頰：「做咩姐？唔比人望架？」「死開啦你~」她用肩膀撞我。「唔制~」我偏要把她擁緊。

「邢羽希！」忽然有共二三十人在我們身後三方跑向我們，包括生爺頭馬肥昌，「我地要幫生爺報仇！」忽然都掏出刀來。這叫殺人？這叫拍戲！

「走！」我一手拉着宋靖琳拔腿就跑，另一手掏出刀片俾牌準備。

他們跑得很快，我和她剛到海旁走廊就被趕上。他們二十多人向我們揮刀，途人爭相走避。宋靖琳以八卦掌迎戰，我則雙手向他們飛牌，被打倒的人則被我偷去刀，然後我向他們揮刀，刀刀見血。但他們目標始終並非靖琳，所以我還是四面受敵。不久又多來十數人向我揮刀，「羽希，走啦~」靖琳不持刀，只屠手應對。他一叫我，我一失神便被生爺頭馬肥昌的刀插中右小腹，更狠狠拔出來。「噁...」我左手捂住噴出血來的小腹，右手連續向生爺頭馬斬了三大刀，他無法還擊。

「希少！」很快，沙煲便帶了四十多兄弟由四方八面來「救駕」，很多以樂的兄弟被他和我的斬傷，只有幾人未倒地。「希少，有皇氣！」沙煲的手下上前接走我和沙煲手上的刀，且替我們「執手尾」，豹女護航下上了七人車並駛走。

「冇cctv，以樂d兄弟就要睇點搞番搞，另外要博士睇下有冇目擊證人。」豹女邊為我止血邊說，靖琳也為我止血。我渾身渾手也是血，也不忘報仇：「同我吹雞！我要血洗班死淨種.....」我強忍痛楚，血流遍車座和地毯。「係希少！我去班馬！」沙煲也很激動。

「邢羽希，傾好過斬啦？」宋靖琳既擔憂亦生氣，按了我傷口一下。

「啊.....」血又滲出沙布，我有氣無力地痛喊。「呢班人有份迫死我阿哥.....」我輕聲說.....

在醫院包紮好，十數名兄弟輪班在病房外守着。我命了雯宣風頭火勢別來訪我。爸和媽已為我想好如何應對一旦又被落案起訴；而據雯宣說楊老闆好似會出手相助。

「希少~」張sir跟王sir帶了五六名下屬甫進我病房。

「生爺呢頭比人隊冧，你果頭就比以樂既人劈，有冇甘岩啊？」張sir說。

「佢係我表舅父，可惜佢地一直都唔中意我.....佢既白事，我都會去。」我冷笑。

「邢羽希，你再玩野，我地就隨時拉人。」

「張sir, 甘你快d去拉人啦，我光天化日比人斬，d差佬死晒呀？」我囂張地說。

「如果比我搵到你係非自衛斬肥昌十刀既證據，我搭硬你！」

「乜肥昌死左咩？」我又驚又喜，暗忖著沙煲的兄弟竟然把他斬死了。

「同佢錄口供。」「yes sir...」正好宋靖琳也來了。

「宋先生？搞完血鑽冇大茶飯拿？」王sir似乎與宋靖琳是相識的。

「阿sir, 甘我識咩朋友唔關你事架可？」她故意冷對，坐到我床邊。

「社會敗類，你死得未呀？」她對我謾罵。

「死左點flirt妳呀？」我烘近她，輕佻地說。

「同宋小姐錄份口供。」「yes sir...」.....

「你真系唔怕比人斬死咩？」她問。

「我呢種人，死不足息。但我哥係無辜既，我一定要還佢清白.....」

「但唔係買起佢啊嘛。」她打岔：「我知冇可能勸到黑社會，你亦聽唔入耳。我都唔信執法人員，但你一墮入呢個循環，就無了期.....」

「最後一次？」我說。

「唔殺得。你仲要靠佢d餘黨引劉榮發出黎。」她說。在此刻，她比雯宣對我的說服力更大。

「你快d出手啦.....」我有點不耐煩地說。

「未係時候。」她說。

「唔好話我知，今日都係妳既伏筆.....」我的疑心又來。她沒有作響，就是默認。我猜，她計算了楊老闆會助我一把，向劉榮發伸手合作，叫停以樂，二人則安心與我做交易。劉榮發與老薑是生意拍檔，老薑不會完全地為了生爺而與金主反面。而江湖這邊，其實也是看利益。宋靖琳果然萬事盡算。但還差一個許司長。

「相信你都估到。」她說。我笑了笑。

「你抖下，我再黎睇你。」她說罷便走了。

「大佬！」豹女、博士、沙煲、冰王和沙po飛也到了。我豪氣地坐着，抽着雪茄。

「同我踢佢地d馬入黎，我要疊死佢地先。其他野，唔好掂住。」我吐了口煙。

「係，大佬。」.....豹女、博士和冰王留了下來。

「金三角個會，你仲開唔開到？」冰王問我。

我拉一拉傷口上過緊的蹦帶和左上臂至肩那個龍紋身上的紗布，手捂在傷口上忍痛。「班死花腰同以樂輪流掃我d場，我再唔出貨，錢從何來？」我再抽口雪茄：「不過呢排風聲真系太緊，所以我想轉晒d模式。」

「啊仲有，冰王，有樣野想你幫。」

「你講啦希少。」

「幫我洗盡人情牌巴結老薑，仲有踩開老元果個四眼華。」

「果個前老坐？兩個都係以樂既人。」他仿佛有疑問。

「佢地同新界仔fd, 食左呢兩條水之後, 我地就係比例最大。佢地係聰明人, 識揀既。」

「冇問題, 姐係以後要希少up頭, 佢地先可以做野.....」

「同佢地講, 我只係要4。」我打岔。4是六四比的四。

「明晒, 就當一人讓一步, 唔再鬼打鬼。」冰王也奸笑。

「有你同猜霖去, 我就放心。」我抽了口雪茄。猜霖, 現年40, 羽夜二路元帥, 與冰王一樣元老級資歷。他效忠龍爺, 自從見過我「起朵」時四天剷平一個字頭的勢力後, 便佩服我。他江湖地位卻不遜於老薑, 但勢力範圍比老薑大, 是位不可多得的人馬。

「放心啦, 希少。」他再問:「仲有冇野要我去搞?」

「我要攞住一個人, 以後唔比佢嚟香港出貨~」我奸笑著。

我要引許司長出來找我, 並引宋靖琳出手。鮮為人知, 許司長與銀三角有非尋常關係, 他默地容忍及協助銀三角與我們金三角在港澳台東南亞分一杯羹, 從中抽佣, 我是金三角話事人之一, 豈會不知。只是一直怕道高一呎, 魔高一丈。如今我自可打正旗號。

41

博士留了部電腦，插着三兩個電子保安儀器、反入侵程式等給我。我掏出六部手機也插進去，與金三角的人聯絡。博士已反入侵了醫院閉路系統。冰王和豹女則在我身邊。事實上金三角如今，只是個稱呼而已。

「希少~~」會議連接了，越南泰爺第一個向我問好(當然是英文啦)。泰爺，50有多，金三角四大產商之一，東南亞最多貨又最常出貨的販商，以前跟我契爺合作，近這三年我接手，他亦非常看好我。

「泰爺！別來無恙嘛？」又有兩個視窗連接了。一個是泰國大舊金，東南亞金三角三大拆家之一，另一個是馬來西亞東洪叔，四大產商之一，亦是東南亞「著草」最大「中介」。

「金爺東洪叔~最近好景嘛？」

「未恭喜希少~食到韓國條水，長做長有啦！」

「東洪叔太客氣喇~」

「我就係欣賞希少夠進取~希少岩岩食左英國一個軍火集團，雙喜臨門吧？」又彈出一個視窗，這位是中國第一大幫雲南天松幫盟主蒼哥，行年38，華人社會第二大社團，在中國毒品市場及拆家他們是第一，我們羽夜亦謹次於它。我們跟他們不會直接競爭，反而互惠互利相得益彰，因為他在中國內的「襯家」太多，國外亦不少，所以他們不敢多一個大敵。隨著中國掘起，我們的利潤亦穩步上升，所以我在江湖的地位亦甚高，就是剩下些少私人恩怨吧。

「蒼哥，你都食廣西其中一條水，一個雙倍甘上啦~」

最後一個視窗亦彈出，這位是全世界毒品最惡的人，亦可叫是金三角頭目，連美國也懸紅五百萬美金的國際通緝犯，緬甸「沙漠之狐」沙爺。

「沙爺~」我們齊說。

「最近CIB同FBI都chur得好行，我想你地幫手去d粉。你地要幾多？」沙爺開口，我們絕不拒絕。

「3億美金。」蒼哥來個下馬威。

「我都系。」我不敢要多，始終風頭火勢。

我忽然收到沙爺的私訊:「希少，最近風頭好緊咩？」看來沙爺那邊風頭更緊。

「沙爺，我辣著左個襯家，依家仲馴緊廠~」

「好啦，隨時想要貨既，直接搵我。」他這麼急散貨，也是因為新上場由政府也打了他不少貨和人。

「同埋我要搞掂銀三角黎搶食既人先，佢搶左d市場。」我刻意這樣打。

「竟然有人唔知好歹？甘佢死硬喇哈哈。」

我猜，沙爺現刻那麼想散貨，我正中他下懷。銀三角自不與許司長合作，許司長亦定被迫出來。真是意外的收獲.....

「係啊希少，老廟d場，因為以樂最近元氣大挫，退出左。但義蟹thunder同德堂火狐都出面話要。」冰王完了會議後告訴我。我們本身是老旺元老華渣去參與爭場的，他們本來亦非派她們去爭場的。

且說德堂，是四大社團之一，前老坐是我契爺曾經的手下，現任老坐是個作風低調處事圓滑的人，卻破例收了唯一女將當兄弟，成了德堂426的火狐姐。據說她三十有二，是近年冒起火熱的黑馬。最初因為美貌得江湖人青睞而有來往，後來身邊有了兄弟便涉足江湖。這個人跟thunder一樣「有辣有唔辣」，很有趣的。

「竟然派女人去？有後著甘wor？」我質疑著。在老廟做黃色業務，一個月可賺二三百個，並非小數目。這一來，是義蟹和德堂要試探我口風？

「希少，我睇佢地係想睇你有咩野講。」冰王猜想著。

「呢舊肥豬肉照比華渣睇。不過我會去會下兩位靚女。」

「交比我啦。」

直至現在，我還未真正知道我哥是如何被害死。宋靖琳只一味引導我查下去，一味兒留伏線讓我看清楚這三個，她卻仿佛什麼也清楚。越走下去，我卻越覺得她給我的威脅最大。另一面，我跟雯宣已有一段時間沒見面，有時他在線上卻又沒與我聊天，仿佛她有她忙，我有我應酬。我不知有多大程度與郭萬軍有關，還是楊子傑。每次想雯宣，我偏偏會找宋靖琳聊天，很諷刺吧？

「大佬，唔好再飲喇~」阿風、沙煲，還有我另一名小學已認識的好兄弟、現為羽夜老旺「揸fit人」的流星，還有豹女和二十多名兄弟在廟街附近老排吃「打冷」飲啤酒。

「整多打！」我喊道。我喝了不少，甚有醉意。我想雯宣。要不是以樂元氣大傷，我也未必會這般放肆。

「希少，即到即到！」老闆立刻呈上一打啤酒來。

「阿風，沙煲，流星~黎，我地飲！」我一手繞著豹女的肩，一手舉瓶，與他們飲勝。

「啊.....救命呀.....」忽然不遠處一個暗位看到兩名大漢想把一名女子拖入小巷，動作很迅速。

「你_.....」我眼火爆，反正想找人發洩，一下子拿了支啤酒便走向他們。「大佬.....」

「救命啊.....」我從後用啤酒便敲向其中一名正背對我對女子毛手毛腳的大漢的後腦。

「邢羽希.....」那女子竟然是楊子君。

那兩名大漢轉個身發現了我，立刻想對我出手。「大佬！」沙煲和流星等一眾兄弟立刻上前把那兩名大漢生擒，大漢們此刻才曉害怕。我看到衣衫不整、神色慌張的子君，慶幸我早了半步。「大佬，點湯佢地？」沙煲說。

「呢位大佬，我地唔識世界，唔知係你地頭.....」其中一名馬上「扮死狗」，流星一個瓶就爆向佢地：「你地邊瓣架？_ _ _ _ ! 唔識我大佬？」

「攞番出老排先，等人睇下佢地個_ 樣。」

「係，大佬。」

我含了支煙，阿風為我點燃，豹女替我安撫子君並帶她跟隨我們回大排檔。我抽了口煙，他們把兩名大漢的頭狠狠壓在桌上，我掏了兩支啤酒出來放在他們頭旁：「搞我既女人？」立刻有兄弟上前掏起瓶就打到他們頭上，我再放，再有兄弟上前替我打。他們血流滿面滿桌。

「同佢講對唔住！」我拍了拍桌，吹了口煙。

「對唔住阿嫂對唔住阿嫂.....」「阿嫂對唔住對唔住.....」我望向站在豹女身邊的子君，他仿佛呆了，不懂反應。「擺去玩啦。」我對兄弟們說，用手勢叫他們把他倆帶走。十多名兄弟便在流星吩咐下帶了他們入小巷。大排檔和附近的人有些很害怕有些走了有些習慣了。

「老細，快d抹枱！」流星喊道，又四周睇人。

「係.....係，流星哥.....」老闆很快地把桌上血跡拭去，換了新的桌鋪。

「子君，你ok嘛？」我抽了口煙，她很害怕地撲進我懷裏，我一手擁著她，另一邊叫兄弟們吃東西。

「希少~乜甘岩啊？」義蟹的thunder和她頭馬還有十數名兄弟路過我身邊，正好我那十數個兄弟「搞掂」了「手尾」回了來坐。

「靚女，黎洗樓呀？」我站起來，把煙扔了，踩了一腳。兄弟們也跟隨我站起來。

「搵你唔得既？」她與我對望著。我輕佻地烘近她，輕輕說：「搵我扑野呀？」

「你真系一d都唔似個碩士高材生~」她輕捏我手臂。我奸淫地笑，一手推走她手一手擁在她腰眼上，在她耳朵吹氣。「死開啦~」她溫柔地向我謾罵。「thunder姐對住我都唔thunder啦~」我用指背掃他臉頰，她撥開我手，低聲道：「你要同我搞，都唔係喺班細既面前啦邢羽希~」「你架七人車係米泊左喺附近呀？」我保持一點距離問，她洞明我意思。

「茶基~車匙~」她攤開手，他的頭馬立刻呈上：「thunder姐~」

「豹女，送子君走先。阿風、沙煲、流星，我有野同thunder姐傾，你地食住先。」我奸笑著，「茶基，同班細去食d野先。」她也對頭馬茶基說。

「係希少。」「係thunder姐。」

我跟她上了七人車，拉了窗簾鎖了車門。「羽夜老坐，我係唔夠你鬥既~」她放了把頭髮，一下子抽住我衣領便吻向我。我立刻上下其手，出手揉她的丘和股，與她濕吻著。我把手伸進她胸罩內，揉搓着她嬌美的丘和深葷的峰頂，她又脫下褲子，在內褲上撫慰自己的小花，非常透沏。「嗯.....嗯.....」.....她把叫聲都吞著吞著。我一下子探進去就挖，一伸一縮，她便搖擺不安的。我一手捏住她山峰，她的花園便猛流出蜜液，我便邊挖更多邊用拇指揉着她的外圍。「啊啊.....嗯阿.....」.....我吻着她頸窩，她終於禁不住吟了出來，「好濕啲妳~」「呀.....啊呀.....呀.....」.....她抓住我背，手心也直冒汗。「嗯.....唔得喇.....啊呀.....」.....我漸快著節奏，把她帶上高潮。她一下子，把車座和窗簾全弄濕了，我褲子也濕了一片。「甘快啊？妳好渴甘啲~」我跟她耳語著，又留戀着揉搓她的山丘。「就黎親戚到，冇計啦.....」她在我耳珠後方烙了個唇印。「所以先黎搵我滅火~原來我只係個消防員？」我苦笑。「我喺你心目中唔係逢場作戲架咩？」她又吻了我一口。「乜我唔係比你打架炸咩？」我取笑她。

「你有冇同德堂火狐交過手？」我轉了公事台。

「如果我唔係義蟹既人，你估我有冇機會同你一齊？」她又向我索吻，這次更長。「你唔係溝過火狐架咩？」她問。

「我同佢？佢果陣玩暗戀，同我上過幾次床姐，之後佢失蹤左。再見番就係知道佢入左德堂做世界，但冇真正傾過計。」我對着這位前度可謂相當直接了。

「有人話佢為左你先入江湖。」她笑我。「收_啦~甘佢唔_好搶老廟啦！」我入了正題。

「你叫埋我收_牙？」她睨着我，「雷浩澄，你對手唔係我，你知我從來冇同你搶過地頭~」我說。

「你派人同我搶呀嘛！」

「我唔會直接同你交峰~」

「你又未同我隻抽過。不過，你起朵果陣已經成個江湖响晒。我就系覺得你又型又勁先中意你.....」
她含著笑，我好奇地問:「我依家唔型唔勁咩？」

「我有話依家唔中意你咩？」她與我相望而笑。

我推了雯宣，約了宋靖琳來羽夜。

「同我傾生意呀？」她今日的打扮相當性感迷人。我烘近她頸窩：「你隻催情香水呢？」

「當初拎黎引你埋身炸嘛，你信唔信？」她微笑。

「我信~」我把手擱到她腰眼，含住她耳珠。她仿佛覺得很癢，就推開我，我卻看見她面蛋泛紅，刻意裝沒事。我覺得她比平時有點奇怪，但不知如何是好。

我跟她保持了一點距離，她說：「你搵埋沙爺出手，許司長已經即刻冇油水撈。佢去左搵楊領豪。」

「睇黎佢真系好等錢洗喎~」我調了杯酒放在靖琳面前：「我自創既cocktail，為妳鐘情~」她與我四目交投，舉杯就呷了幾口，說：「同你把口一樣，好甜~」「唔好飲甘急，我落左唔少酒架。」我細心地說。「我醉左，有人會送我翻去架嘛~」她嫣然一笑。她今天溫柔了不少。

「你男朋友啦實系.....」我淡然地說，斟了一shot vodka, 一口干下。

「你無非都係想知我有冇男朋友啫.....」她強調「男」字：「你有女朋友咯，知黎做咩？」

「冇野喇.....」我跟她仿佛只有酸溜溜，然後各自呷著酒沉默著。

「第一次見妳果陣，妳唔係吹saxophone好叻架咩？」她主動打破沉默。「妳中意聽牙？」我含著笑問她。「嗯！」她再說：「我覺得你吹得好好聽呀~」「我吹比你聽？」我叫兄弟把我長放在kingdom of rain的alto saxophone拿出來。

我和駐場、自己band隊「黑羽」夾起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她一直把目光投在我身上，我亦然。這個女人，很了解我，亦很聰明。她很有原則又善良，大概不會喜歡我吧.....更何況，我的確有了雯宣，總不能如此。我不能不選擇，但如何選擇.....

「嗚.....」「希少!!!.....」.....表演完了，全場送上掌聲和呼聲，靖琳笑著鼓掌。我擺開了saxophone，坐到靖琳身旁。「靚女，滿意嘛？」我問，「滿意~」她答。

忽然，六名西裝保鏢進了來，兩旁排開。「邢羽希，阻你嘛？」

「郭老闆。」我走到他面前。

「我好想同你再傾下。」他把保鏢叫走。

「東主有事，大家走先啦，今晚我既。」靖琳亦避席：「再搵我。」「好。」

啪！

他把一大疊私家偵探對我的偷拍照扔在吧桌上。「你長期甘危險，又甘多女人喺身邊，點解仲要搞我女？」他一來便開門見山，比上次更直入命題，仿佛不想浪費時間。我沒有回應，因為人在江湖，自

己也沒安全感，又談什麼給人安全感。

「我得呢粒女。佢阿媽早死，我唔想佢有日無啦啦橫屍街頭。」他繼續：「我建立碧壘，第時我有咩事，佢都有個依靠。」

「所以你從來冇搵黑社會幫手。」我不禁慨嘆這位好父親。

「我同雯宣傾過，知你同佢拍左七年拖，亦都知你唔係為左利益同佢一齊。」他令我很佩服，他竟然有把我的話放在心上。「我只係怕，雯宣同你一齊會有危險。又或者你出左事，佢會不知所措。」

「老實講，我仲未接受到我個女中意女人，仲要係黑社會。但係我好慨嘆自己不如你，你一開口乜都有講，就系叫我了解雯宣，我就知雯宣點解中意你~」我聽到他這席話，對郭萬軍完全改觀。

「郭老闆，你係個好爸爸！」我報以微笑。

「得閒同雯宣上黎食餐飯？」他微笑。

「好呀。」我點頭。

郭老闆走了，原來靖琳一直在附近，沒回去。

「你春風滿面甘啲~」她取笑我。我送她回家。

「有咩？」我心底暗喜，更主動短訊雯宣，約她明天見面。

「許司長隨時聯絡你架。」她轉了話題。

「其實你係時候應該話我知我哥點死。」我認真地說。

「你跟我黎。」她駕車帶著我，遊了數個花園，肯定沒人跟蹤，便進了一棟工廈。

「宋先生。」走過了幾關，我們進了一個表面空置的單位，卻有很多電子器材和槍械。且她的下屬也在。

「其實你叫宋先生，甘宋太呢？」我開玩笑。她卻很酷：「妳夠叫希少啦，妳有Jer咩？」

我立刻便反駁：「喂你呢個係gender study既問題，亦關乎性別認同。我認我當自己係男人架，但系我唔一定要做性別重置手術先可以做男人架嘛！另外亦同性別政治文化有關，如果我有做全身或者半身手術，但我認為自己係男人，我喺制度底下就系冇資格更改性別一欄。男權保守社會下面，人地只會覺得你好地地，應該安守自己本份而唔係.....」

我未說完，她笑著打岔：「好喇高材生，雖然我第一次聽你講偉論，不過我建議你留番比妳篇博士論文啦！」

「喂我真系可能出年會報博士架喇。因為接手羽夜，推左海外同香港幾間名校博士學位同助理教授職位既邀請，其實我都有少少唔抵架.....」我笑著說。她停了下來，龍一把一疊文件和相片拿給她。她

與我坐到一張桌的椅子上。

「就係元朗屯地果單案。當年ICAC秘密調查，派左你哥做卧底。之後，仲入埋黑社會查佢地同劉榮發既關係。你阿哥應該係查到d野先會比人滅口，甘岩佢班老黑兄弟涉嫌販毒比人拉，先做到好似比人屈、自殺死。佢班兄弟亦唔係甘岩比人捉，係許司長出手既。所以明顯，佢地三個合作無間。」她向我展示元朗屯地的文件，親自告訴我：「上次你比我地整果隻usb, 入面有元朗果d地既前後圖則同改動，又有會計數目同戶口轉入轉出。」

「甘仲唔夠料入佢地互相勾結私相授受咩？」

「唔夠料入佢地謀殺。」她言下之意，看到她野心不小。

「而我系你最佳人選。」我暗忖著這死路。

想不到一覺醒來便風雲變色，這一夜，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地喺九江街後巷發現左郭萬軍及六名男子.....」「警方初步懷疑係有計劃仇殺.....」「死者身中多槍.....」「碧璽集團股價急挫百分之二十.....」.....

我實在不敢相信一夜間，發生了這件悲劇，他是我岳父.....昨夜送靖琳回家，忽然下雨。我渾身濕透，她便請我到她家更衣。我第一次向她要求留下，但她只有一張床。我本來睡她房內的沙發，不知為何醒來就躺在她身邊.....我看到新聞，立刻致電雯宣，但通了沒人接聽。

「點呀？打唔打得通呀？」靖琳邊吃著早餐邊著急著。

「冇呀.....」我不斷「奪命追魂call」，心裡很擔心雯宣。靖琳卻很鎮定。

「豹女，同佢搵郭雯宣。搵到即刻call我。」我致電豹女和博士。「博士，幫我洗盡人情牌，要錢都冇問題，我要知邊個買起郭.....」「唔好查！.....」靖琳很突然地打斷我。

「最新消息，兩名懷疑槍手今晨落網，警方指兩人為有背景人士.....」.....「冇可能！」我立刻拍桌。「比人用錢收買米有可能囉.....」宋靖琳仿佛知道內情。「郭萬軍同雯宣根本冇仇口.....」我打岔，她再說：「條屍都喺正你地頭後巷咯，你話呢？」我呆了一會：「郭uncle同雯宣都係無辜架.....」

「點解要甘做？」我連來龍去脈也猜不到。

「郭雯宣身邊有個追求者叫楊子傑，你知架啦。佢一直都好想趕你離開郭雯宣，又留意到郭萬軍唔妥你同雯宣一齊，於是你地見完面就搵殺手埋伏，買起佢屈你。佢喺黑市出價一億。仲有，佢洗左六百萬買起兩個羽夜四九仔自首。」她淡然地說。

「楊子傑條_____我_____.....」我差點兒想反枱，卻忽然有點不理解她為何會知內情：「米住先！連郭雯宣你都起？你想點啊？」

「拿，楊子傑就同佢老竇一擔擔既，成家得楊子君一個不食人間煙火。至於郭雯宣，你地一開始唔係估到架咩？」她鬆容不迫地吃，我卻急如熱焗蟻，忽然恍然大悟：「你真係佢家姐？.....但，你依家死老竇嗎？.....」

「我得上官仁傑一個阿爸。至於雯宣，佢係無辜既，而且點都叫係我阿妹。」她冷冷地回應。她不說，我也不問他的家事。「所以你唔係幫我，你只係幫佢？」我覺得自己知了很久卻沒接受事實，冷笑了兩下。

「依家你仲幫唔幫？佢實覺得係我買起佢老竇.....」我與她對望。她好似有些心神晃拂，「我.....未知可以點。」她竟如此一說。

電話响起。「希少，郭雯宣喺廣華殮房.....」我立刻走出去乘的士去。

我一到場，便看到雯宣哭崩坐地，身邊有數名親友。意想不到的驚喜，是楊子傑。「雯宣！」我走向

她。「你呢個殺人兇手，你仲黎搵雯宣？」楊子傑此言，我怒不可遏：「你_____你先係殺人兇手！你唔抵得我同雯宣一齊就隊冧世伯屈我！雯宣，郭uncle明明就係有計傾。」「我堂堂正當商人，殺人果兩個擺明係你黑社會既人！你見完世伯，佢唔比你地一齊，你就隊冧佢.....」
「你唔妥我唔緊要，但甘樣叫愛雯宣咩？你甘係自私！你甘係令佢傷心.....」

「夠喇！」雯宣頓時喊話，「我想靜下.....你地出去。」我和楊子傑沉默地對峙著。「走啊！」雯宣崩潰地喊叫。

我們等人也走出殮房。「你冇資格同郭雯宣一齊！」我指著他。他奸笑著，忽然楊領豪和幾位保鏢走向我們，推了楊子傑一下，攔了他一巴：「同希少道歉！」「你冇野啊嘛.....」啪！他再狠狠送他勾拳：「同希少道歉！」「但係我只係.....」啪！我心裡暗爽，哪怕是場秀。「阿爸！.....」啪！楊子傑口鼻也出血，睨著我說：「對唔住。」

「我唔希望我乞衣仔貪玩，壞左我地既大事。」楊領豪對我說。我真的很想殺了他兩父子，他這種也做出來，還奢望一句道歉可以了事？那個是雯宣最親的人！你知我有多心痛有多心酸有多生氣？佢根本唔係人黎架！佢根本只係自私，又或者想吞埋碧璽。雯宣可能以後也不理我，她往後的生活可以如何過.....

「get out of her sight!」我嘗試平靜自己：「以後唔準响郭雯宣面前出現！雯宣少左半條毛我都唔會放過你.....」我握緊拳頭，一拳打在牆上：「呀.....」。牆壁出現裂紋和凹陷了些，拳上是痛苦的鮮血，眼角是心酸的淚光。

「我地走先。」楊老闆一手抽走他兒子的衣領。

偷偷看著殮房內跪地痛哭流涕的她，很想上前給予擁抱安慰，我卻什麼也做不了。一會兒後，雯宣帶著憔悴和愁容走出殮房。一步，一步。很無奈。很無助。「無論發生咩事，我都會响妳身邊.....」我說著，她目光無神，一步，一步，掉落淚珠。我緊隨雯宣，因為我很怕她干傻事。

她要獨力撐起公司和外界的閒言，又要打理父親的身後事，必然心力交瘁。「邢羽希，你比我冷靜下好冇啊？」她忽然發我脾氣。「妳係我女人，有咩事，唔係應該一齊擔咩？」我有點有氣無力。「我都唔知我仲有冇氣力做你既女人.....」她有點悔氣。「雯宣，你識左我甘耐，你唔會唔知我根本唔係果種人！」我極力澄清。「但你一定唔會冇仇家囉.....」她哭了。

「如果你真係因為同我一齊而劫，甘我明喇.....」我苦笑，掉下一行淚痕。她以淚洗臉，我心很痛。她擦過我便想離開。「我最後一句.....」我開口，她停了腳步，「郭萬軍係個好爸爸。佢唔接受，但佢會去理解.....」雯宣再次痛哭，「佢琴晚先約我同妳去佢度食飯.....」我強忍淚水，「對唔住呀.....節哀順變.....」她拔腿就跑走了。

正好雯宣一走，宋靖琳便到了。「你ok呀嘛？」她問我。我掏出一支煙，甫出醫院便點火抽了一大口。「我要買起楊子傑。」我毫不猶疑地說。

「我有辦法對付埋佢。」宋靖琳搶了我口煙，抽了一口，很不習慣地呼出。

「我依家就要用佢既血黎祭我岳父.....」我正要撥號，她立刻打岔：「佢死得甘輕鬆米益左佢？你可唔可以唔好甘衝動？」

「我淨係知，呢個世界，有一種人，淨係可以用我自己既方法去搞掂佢地！我做乜下下要冒險呀？有好多好人之所以做唔到好人，係因為佢地連三餐都未解決到呀！我可以比飯佢地食，又可以搞掂晒d

.....」我很激動，她也很激動地打岔：「枉你係高材生，你可唔可以智取，而唔係下下自己出手呀？我依家唔係buy法律，但我識點生存。我知咩地方有死刑有酷刑有無期徒刑，就用自己方法自己做執法者。你會橫屍街頭但我未必會。我仲可以留番條命去對付下一個衰人你明唔明呀？」我並非不為所動的。

「我唔會否認，佢兩個都係守規則守法律既好人，亦都係呢個世界上最手無寸鐵既弱者。佢地唔主動反抗，就應該由我地出手保護佢地。識智取識抽身，你先有能力保護更多人。」她繼續：「如果你唔係個非一般既黑社會，我未必會sai甘多時間去同你講道理。因為我相信，你都係個為世所迫既好衰人。」

我歎了一口氣：「一個賊同一個老黑論道理.....喺一個小市民眼中係幾甘難理解.....」我冷笑了一下，再說：「但我尚且可以聽住你講野先~」我手插褲袋就走。

「你去邊呀？」她趕上來，仿佛怕我會當眾動手似的。

「去隊酒呀。我想醉.....」

「羽希呀！.....」她想阻我繼續喝，但我只是一味在狂飲，很想醉醒之後，什麼事也沒有。

「你知唔知呀.....」我已甚有醉意，豪邁地拭走嘴角的酒液：「雯宣冇懷疑我殺佢老竇.....佢只係...憎我身份.....」我跌跌宕宕去拿酒，她卻一直扶著我。kingdom of rain未營業的下午，就只我和她。「邢羽希，你空肚飲好傷胃架.....」她只是喝了很少，卻似是很擔心我。

「如果呢.....如果.....」我開了瓶威士忌，連飲了數口，她立刻搶走了，也喝了數口，「我.....搞掂左佢地四條_ _之後金盤洗手.....」我搶不回那瓶酒，而且醉意漸濃：「雯宣.....會同番我一齊架嘛？.....」

「你醉喇！.....」我感覺她把我抬到沙發上，知道自己還未全醉，但再喝的話一定會反吐。我旁邊的桌上有杯檸檬水，不知是否她調的。「我方醉.....」但胃也有點兒辛苦，我無力地呷了幾口檸檬水，攤著暈眩著，閉上雙目，喘息著，感覺到有人把外衣披到我身上。

「羽希.....」有人輕拍我，「你飲多兩啖檸檬水啦，解酒呀.....呢度凍呀.....」眼前的宋靖琳溫柔婉約，嫵媚不至，把檸水遞近我，餵我一小啖，一小啖。

我和郭雯宣也是太子女，自小就呼風喚雨，最共同的喜好就是玩樂、些少念書，還有脾氣和賭氣。雯宣性格惡不起且傻傻的，而我又輕佻浪漫口花，在一起時就一拍即合。宋靖琳自小便四處打滾，見盡世態而且很善解人意，外表剛強內裡卻柔情。

「唔好對我甘好.....」我對靖琳說，她卻仿佛在迴避我。我沒有說話，她也很沉默。「我對你，好似你對你d兄弟甘炸嘛~」她那個微笑是生硬的，我倆之間是一片酸溜溜。她.....是否不想我做選擇，不想我難做？我閉上眼，就睡著了.....

「希少.....」我醒來，有數名員工也在，還有些客人和員工。我披著靖琳的外衣，卻不見宋靖琳。「希少，你番去抖下啦？」經理叫我。「宋靖琳呢？」我問。「個女仔？我一番到佢就叫我唔好嘈醒你，之後走左喇。」bartender說。我呆滯了一會，掏出手機，按進了她的聊天室，毫不猶豫地傳出了：「妳喺邊？~ 23:10」

她由最後上線變成在線上，藍剔了我，又顯示了最後上線。我想了想，再傳：「早d馴啦~~ 23:13」她再次已讀不回。

「我想要杯檸水。」我對調酒師說。「係希少！」

檸檬水放到我面前，身邊那枱客人在喝grey goose vodka shooter喝得亢奮。我呷了口檸檬水，搖著杯子，心裡笑了笑。我看到宋靖琳把status轉成了「放於冰山底下藏」。遲來的春天？「望見妳一生都不會忘，惟歎相識不著時，情共愛往往如迷難以猜破... ..熱愛的火光不應冷藏，放於冰山底下藏，難做到將真心讓妳一看.....」我哼著其中的歌詞，望著那杯grey goose，呷著檸檬水。

「希少！」忽然一名西裝男士走到我面前，我認得他是上次楊老闆派來接我的那位。「有咩事？」我問。

「楊老闆想你依家去見一見佢。」

「比我換套衫先。」

我來到一棟村屋的三樓，一直也有甚多的兄弟在把守，我亦命兄弟們和豹女在外面及樓下等我。一開門，楊老闆在打桌球，還有劉榮發和許振行。

「希少！」楊老闆放下球桿走向我，「同你介紹，我兩位好拍擋，發叔！許司長！」終於有得打大boss，真係有d興奮～

「兩位，見過喇～」我難掩喜悅。

「早知希少係自己人，我一定唔會比d無聊人搞私人恩怨。」發叔一個微笑也挺淫穢，而且很明顯的牆邊草。許司長則不斷打量我。「唔好意思啫，斷左你米路。」我有意無意的。「大家搵食啫，如果你有路cum番我果畢，我自自然當你係朋友。」他一開口便語出驚人，與平時在電視上官子骨骨又官腔滿口的許振行判若二人。

我笑了笑：「沙爺大把貨，你要我米幫你拎攞～」「抵你甘多金主～」他也笑了。

「以後大家係自己人，長撈長有！」楊老闆帶我們到偏廳，斟了四杯香檳。

「cheers!」.....我們互相碰杯。

「黎緊搞咩先？我等錢洗。」許司長很直接。

「沙爺想出貨，但我果邊風聲太緊。你地玩唔玩？」我問。

「我最近都想走咁d火，不如兩溝？」楊老闆想出軍火，那更好。

「我乜都得，我大把地大把竇比你地。」發叔說。

「我ok。成個東南亞有貪官既地方我都搞掂晒。」許司長說。

難怪要他們落網也這麼困難。只要有官員撐腰，有錢人便可以為所欲為。我不止要他們接受死刑，還要還我哥清白。但怎樣可以找到他們兩年前的罪證？

「甘，泰國，菲律賓，馬拉同海南，好冇？越高風險錢越多，反正點都唔會燒到我地～」楊老闆問。有冇甘著數？有死刑法啫～定佢地又識執法人員？定有咩後著？信唔信得過架？

「ok。」「ok。」他倆回應，「好。」我只好說。不要緊，反正有宋靖琳幫忙。

喝了兩杯，頭便痛起來，有點不適。

「希少？你面色麻麻甘。」楊老闆留意到我。

「可能今日飲得太多。」我苦笑。

「一係下次再傾？我仲有文件要簽，都差唔多。」許司長站了起來。這個許振行，真的很有性格，而且有點急性子。「甘好呀！」「甘散啦~」.....

我一上車便頭暈，還有點四肢無力。「希少，你點呀？」豹女問候我。

「車我去搵宋靖琳。」我想把他們在這幾個地方的底子也起清楚，閉目養神著。

到了，我卻沒膽子上去，心肝怦怦地跳。「公事炸嘛，做咩啫？佢又唔係你邊個。」我喃喃自語。走出車，一陣風把我吹得人虛弱起來，頭、身有點忽冷忽熱。

叮噹。

沒人應門。

叮噹叮噹。

我忽然很頭暈，一個天旋地轉便暈倒了.....

「飲酒飲到發燒，仲要上黎，想點啫.....」我在一張床上，迷迷糊糊聽到耳邊有人說。我渾身疲倦無力，有點冷又有點熱，拉住被子，很急速地喘息著，心跳很亂很痛，眼皮在重得下墮。額上忽然有些涼意，卻覺得渾身也很冷。

「凍.....凍啊.....」我抖著身子，想找被邊把自己捲成一團，卻捉到一隻很熱的手。「凍.....」我不安地拉住它縮起來。額上又換了一點涼意，忽然我感到有人從後擁緊我睡，給我溫度。「知唔知我好想趕走你呀黑人憎.....」我隱約聽到，但卻有一對手在我腰間緊握著我的手，令我沒再發抖。此時此刻，我覺得我擁有了世界。我還是睡著了，縱使還是又熱又冷亦盜汗.....

我醒來了，看到睡在我身上的靖琳，還有很多乾濕毛巾、面盤和水還有冰等，看來我讓她勞累了一夜。她醒來，用手背摸我額：「退左燒，無再發喇。」她立刻下床：「我琴晚煲左粥，我去整番熱先。你今日食左d退燒藥先.....」望見她的身影，我很想從後擁著她，我想她笑，不想她累。

我走到廚房偷看她，仿佛自己是個無賴。「做咩呀？」她仿佛已知我存在，邊弄煤氣邊問。「唔該晒。」我說。「我費時你死喺我屋企門口，同埋冇人幫我打大鑼炸。」她苦笑說，我卻有點酸溜溜。

「趁熱啦！」她把粥放上桌上給我，又拿來水和藥，「過幾日冇事，就去搵番雯宣啦，佢心情唔好啫。你唔好再飲甘多。」她淡然地說，之後又回到廚房裡。我不斷翻着粥，七年來，雯宣從未給我親手弄粥。我知她嬌生慣養，我自己也是那麼寵她。我邊呷着粥，淚卻自行流下。

「你做咩喊呀？」她走出來，被我嚇壞了。「d煙.....搞到我標眼水炸.....」我哭笑不得。「定係雯宣呀？」她淡然地說。如果是妳呢？「唔好講佢甘冇癮啦！」我笑了笑，繼續吃。「你食完就走啦。」她迴避著我，很冷淡地說。我心中又酸著。

「黎緊既交易應該有粉有軍火，地點係泰國、越南、菲律賓同海南島。」我打破沉默。

「好，我會查下呢幾個地方既政商黑同佢地有咩關係。」她按著手機，好似在傳著訊息，忽然又在傻笑。我想偷看是什麼人，卻看不到。「你...應間有咩做？」我問。她猶疑了一會：「唔關你事~」目光停在她臉上，我閃過一絲失落。她仿佛看到我失望的表情，暗地含著笑，我卻暗自很不爽。

「你都未好番。」她說。

「甘.....你陪我好冇呀？」我輕拉她衣角。

「你都幾無賴架嗎？」她輕佻著。

「第一日識我咩？」我更輕佻，再問：「你想去邊？」

「你好似有好多樂器都識玩.....你屋企係米睇到日落架？」她邊想邊問。

「黎我屋企。」我向她單眼。

「能不能繼續對我哭對我笑對我好，繼續讓我為你想為你瘋陪你老.....」我彈著鋼琴唱著，她坐在我身旁，很享受地傾聽著。忽然她在間奏加入高音與我二重奏，且一拍即合，感覺甚舒服。我望向這面從未見過的她，亦不知原來她也曉鋼琴，對她徹底心動起來。歌完了，我很隨心地開始了〈遲來的春天〉，她仿佛有點錯愕地凝望我，輕聲自言：「點解既.....」

「點解妳甘老餅呀？中意聽舊歌.....」我邊彈邊說，「你自己唔係一樣咩？中意聽張學友。」她溫柔地謾罵。她真的很留意我，我雖沒說過，但我很喜歡用學友歌曲的歌詞做status，現在是「遙遠的她，可知我心中的說話」。「甘又點呀？我連佢本人都識啦！」我在輕佻地吹牛。「人地唔識你呀嘛可？」她挖苦我，我吐着舌頭，她被我氣笑.....

「今晚食咩呀？」我在打桌球，她擦着桿頭。「食粥~」她奸笑，我立刻「撻Q」：「出口術?!」「喂唔好打住！」她放下球桿，走出露台。我立刻趕上去。

跑馬地的夕陽，我到底有多久沒欣賞？

「原來有人中意睇日落~」我自大地說。

她看着日落，高興又滿足的那個笑容，仿佛比日落更美。除了她，此時此刻我心裡沒有別人。微風把她的劉海吹亂了，我為她撥正，她有點受寵若驚地望向我，我立刻收了手扮作沒事。她刻意與我保持距離地觀賞日落，我亦只好手插褲袋。「你搵番郭雯宣啦~」她忽然對著我勉強地微笑。

「心底話呀？」我苦笑問，與她對望。她沒有回應。

「睇埋日落先講啦.....」我只想找個藉口留在她身邊，找個藉口想清楚我選擇誰。

我很早休息。但我想，明早睜開眼看到的第一個，是宋靖琳。

醒來，我找不到宋靖琳。我打開訊息向下滑，滑到雯宣那兒，看到她正在輸入中，便按了進去。但，等了一會又沒了。

「你想打咩？~09:02」我傳出。

不一會，她回應：「我呢排好忙~09:03」她再傳：「你呢？~09:04」

碧璽集團是郭萬軍的心血，股價和內部人事還未穩定，而雯宣剛接手執行董事。相信如今起，她必定不會放棄碧璽，這是他爸留給她的禮物。

「我擔心你~09:05」我傳出。

「對唔住.....~09:07」她傳來。

「我lunch黎搵你~09:09」我傳出。

「好~09:10」

我坐在床上，呆想。

「邢小姐，郭小姐佢就開完會架喇~你或者等佢一陣？」

「好呀唔該。」我在雯宣的辦公室等了五分鐘左右，雯宣便進來，走向我：「羽希！」

「你想食咩呀？」我問。

「我.....」她正要說，她下屬卻上前打斷了她：「郭老闆，供應商老闆話要親自見你.....」她與我對望著，她問我：「今晚你.....」

「我今晚有飯聚，係d元老叔父，唔走得.....」我打岔。大家也很失望。

「你開會先啦~」「嗯。」.....

記得我們拍拖第四年半時，她和我這種一日一夜的矛盾便出現了，各有各忙，亦見少了。她覺得我不理她，我亦覺得她只懂權利和生意.....如今，她沒有郭萬軍幫助定會更忙，這個當初令我忍痛與她分手的原因再次出現。我曾經以為我們復合之後那個結就沒有了，其實只是雯宣持著有郭萬軍做任何選定，連公司也少了上，與我修補關係而已。或者，這是個解不開的結？

「陪我飲酒？~13:08」我又按進了靖琳的聊天室。

「你喺邊呀？~13:10」她不久便回應了。

「我唔知.....~13:12」我腦海想不到任何事，呆坐着。

她忽然致電給我。

「邢羽希.....冇野嘛？」她仿佛很擔心我。

「我.....冇啊~」

「.....你係碧璽？」背景聲音令她猜到。

「我想見妳.....」我說。

「我過黎.....」

「我係草地等你.....」我打岔，呆滯地掛了線。

我去添馬艦之前，我思潮一湧。「可唔可以比張memo紙我，留字比郭雯宣？」

拿了便條，我只是寫了很少字，大概是，一切盡在不言中？「記得我們的第七年嗎？不知為何，我又有那種難受.....」寫到這裡我還是決定不寫下去，隨手把它扔了，便走。

我不寫，除了是我不知自己在想什麼，而且還因為他父親才剛去世，我不想為他添煩惱。

之後我便沿IFC走向添馬公園。

「邢羽希！」宋靖琳把擔憂二字掛在臉上，走向我。

「我今次可能真係劫喇.....」我第一句便這麼回應。

她仿佛不明白：「做咩要飲酒呀？日頭飲傷身呀.....」

「你唔中意，甘我唔飲喇。」我與她四目交投，二人也耳朵泛紅了。

「坐？」我邀請她坐下，與她保持距離坐着。

「龍一佢地查到啲。許振行真係識唔少人。」她主動說。

「甘米啫係徒然？」

「佢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但淨係拉到佢菲律賓同泰國既靠山落馬。」

「不過已經夠~仲有香港。」

「你又知香港實得？」她笑我。

「妳話i am not alone。我有記住妳講既野。我相信可以還我哥清白。」我斜斜地偷看著她，手心就不知名在冒汗，不停擦到褲上。

「你好多手汗咩？」被她發現了，我立刻心亂跳，眼神很不安：「吓？」她掏出紙巾，拉起我手，便放進掌心去。我慨嘆她比雯宣細心很多倍，從來只有我對女人心細。

「我未見過甘可愛既妳~」她又笑我，「我夠未見過甘細心既妳咯~」我反言。

「我好似一開始已經好細心睇到你d貴酒架嘍~」

「可能遲d變晒檸水呢？」我有意無意地說。

「甘你間bar實冇晒客~」她含着笑。

「甘你中意咩？」我好奇地問。

「文青café~你係米開翻間先？」她說笑的口吻。

「我出錢同你一齊開？一半盈利捐出去，好冇啊？」我卻很認真地回答。

她仿佛不敢相信：「你轉死性牙？黑社會搞善堂？」

「如果我收山，妳係米都會收山呀？」我很認真地凝望她，她不敢相信，更加錯愕。

「我怕妳收山，妳會有事啊.....」她竟然這樣帶著恐懼的眼神說，我與她，眼眸也是對方的影子。「我...好驚冇左你.....」她迴避我的目光，口卻是那麼誠實。

「中意我，係米真系甘劬甘辛苦，甘唔值得呀？」我想起雯宣，想起雷浩澄，想起楊子君，想起我以前的女朋友。

「郭雯宣講既？」她仿佛目光空了。看來我一天不把關係搞清，她也不會開心。她忽然苦笑起來：「其實我講下架炸~你呢d野係同郭雯宣講架嘛~我，我根本唔care，又唔關我事。你好好呀，係雯宣...呢排太忙炸嘛~」她眼眶仿佛有淚。

「宋靖琳！.....」我想告訴她，我是認真的，我是跟她說的。她卻忽然站起，轉身向後跑。我立刻站起上前追，「邢羽希.....我求下你，唔好追.....」她停下以手勢向我示意要我停下，我隱約聽到她哽咽。我心酸了一片，目送她跑著離開我的背影。我不知我該如何。我不可以此時跟雯宣分手，但不分手，靖琳是不會跟我一起的，她就會一直比我累。我擱了自己一巴，知道這不是夢。

郭雯宣沒找我，宋靖琳亦沒回應我。

我坐在kingdom of rain吧桌前，呷著威士忌。我一口干掉威士忌，走到小舞台的電子琴前，坐下。

我彈起童話的前奏來，所有人也望了上來，很驚喜似的。「忘了有多久，再未聽到妳，對我說妳，最愛的故事.....」說我徹底對雯宣死心，就肯定不是。那麼多年，發生了那麼多事那麼多愛，我可不是冷血的。只不過，宋靖琳，我不是認識她很久，卻被她由一開始便深深吸引住。經歷不多，卻刻面銘心。無論我如何了斷，我也會傷，亦會傷到人。我知道，我跟雯宣大概緣分到了限期，但跟靖琳卻時機未到。

不知是否酒精的催化，我彷彿看見宋靖琳進了來，點了杯酒，跟我第一次見她那時一樣酷，使我不奇然地把目光放在她身上。童話奏完，我站了起來，彈奏起酒吧爵士樂即興來。「嗚.....~」「咁咁咁.....」「希少！烏呼.....」.....我不斷向宋靖琳。她擱下酒，一步，一步，走向我，比我更有型。她走到我身邊，很磁性地說：「May I?」我輕快地滑著裝飾音，耍著帥：「Only for you。」她加入了與我來個jazz improvisation duet，且一起坐下。我她不用互相遷就，一拍即合，很和諧。無可否認，她手琴技比我出色，但我主要玩爵士樂，所以我的運用相對更好。我她互補不足，又互相吸引，很合拍。

「邢羽希！」杜宇浚等人忽然進來查牌。我懶理，鬆容不迫地奏著輕快的swing，靖琳與我同出一徹，相望微笑。我們的音樂卻吸引不少警員的目光包括杜宇浚，他一直站在我們面前，沒有打擾我們。

「杜sir ok喇~」「呢邊都ok喇~」.....我和靖琳也奏累了，把歌完結了。大家包括在我面前的杜宇浚也給予掌聲，「下次聽你既saxophone~」他笑說：「收隊！」「yes sir.....」

「點解妳會黎既？」我心中暗喜。「黎酒吧緊係飲酒掙鏢啦。」她淡然地說。與她眼神對上，唇瓣則蠢蠢欲動。「我.....調杯酒比妳呀？」我立刻冷卻自己，始終欠缺一個藉口，走到吧桌去調酒。她則掏出私家鏢，走到鏢機前熱身。我調好了兩杯tequilla base的自創cocktail「虹羽」，拿去找靖琳。

「甘靚既？彩虹色.....」她觀察著她的「虹羽」，我有點害羞地說：「我參考左rainbow再改良黎調架，係...妳成日飲既tequilla base cocktail。」她微笑，呷了口：「好味~」「中文叫虹羽，英文叫for C.S.。」我陶醉地說。C.S. stand for Celesta Sung，是她的英文名。她沒有理我，呷了數口便去練鏢，扔了數次卻只是「打邊爐」。

「甘快醉拿？同你做單交易呀？」我掏出私家鏢，心中打著算盤。「咩交易啊？」她很好奇。

「贏左乜都得~」「好呀~玩咩呀？」「standard crack. ?」「奉陪。」

她一來便一個double一個triple一個single20，很自滿的。我扔了一個triple20一個single一個triple 19，不敢怠慢，因他領先着我。我倆不斷互追，round 7已只剩下bull，其他也封光了，分數亦相近。她扔失了兩支，只有一支中。「我唔客氣喇~」我一支double一支single bull把遊戲結束並贏了。我一口干掉虹羽，走向她，漸漸靠近她：「我要一個.....」我便吻了下來。她抖著唇回應了一會，卻推開了我，迴避我眼神。她想走，我立馬拉住她手，把她拉向我。

「因為郭雯宣？」我問。

「就算冇郭雯宣，我同妳都有可能……」她根本不敢望住我，「點解有可能？」「我唔可以比自己中意個老黑……」她想掙脫我手。

「妳望住我同我講妳唔中意我，我比妳走。」我不讓她掙扎。她不敢說亦不敢望我，但我也放了手。我也要空間，所以我也會給她空間。她沒有走，呷了幾口酒再呷了幾口酒。

「我唔想見到妳唔開心。」我輕輕說。說完就回到吧桌，試調新酒，心中沉著。她一直在，我便一直調給她喝，直至酒吧關門。我不放心她獨自回去，但隨後偷偷跟着她。

「邢羽希？」路過澄澄工作室樓下，看到在樓梯剛走出來的楊子君向我打招呼。「shh...」我繼續跟靖琳，子君跟著我：「你玩跟蹤呀？」我一直擔心著宋靖琳。「果個女仔……同妳上過幾次新聞果個？」她問，我苦笑了笑：「我輸左比佢……」她想了想：「妳……中意左佢？」我沒回應。

「甘雯宣呢？」她問。「有緣無分。」我答。「甘唔去追人地？」她用肩撞我，我只是默默望着靖琳背影。「佢竟然治到你？」她一來，我就想起<死性不改>這首歌。我邊走邊轉status：「無奈妳最夠刺激我，凡事也治到我」。她仿佛與我心靈相通，我剛轉了status，她的status也變成：「難在我拱手讓愛」。我甜了起來，在傻笑。

「睇你呢個樣，睇黎我唔洗幫你啦？」她取笑我。我奇怪她在澄澄口中知了多少，還是想通了，對我的態度竟然不同了。「比d空間我。」我微笑。

沙爺會分兩趟到貨給我，我先留給羽夜，明天那趟貨才給楊領豪等人。宋靖琳真的有本事用三天時間同時公開踢出許振行那兩個靠山的罪證，令他們被下令緝捕以警效尤。許司長也立刻約我們出來商量，哪知二地買家也提高出價留住我們（當然啦沙爺的4號仔純度相對高的），所以楊老闆也決定會繼續交易。我沒法不暗忖著宋靖琳精密的計算，難怪她告訴我她每每要花好幾個年頭去計劃對付數名壞人。

我暗中找了阿風替我入一批軍火給羽夜，其實是我打算用作旁身，隨時對付楊領豪等人。另外，我已在銅鑼灣頂手了一間樓上café，老闆會擴充營運而放鋪，巧合給我看上眼。

流星、流星嫂還有六名兄弟到街市剛收完保護費，碰到剛找阿風的我和在茶記吃完下午茶的沙煲還有十名兄弟，沙煲把頭馬和兄弟們叫吩咐到別處工作，流星嫂亦回家做晚飯去。他們八人隨著我，我打算回大場打點。路經街市，我看到在買餅、手拿兩三袋餅的靖琳。

「老闆，d蟹點賣啊？」我遠距離聽到她問。

「80蚊斤~」

「邊個甘好口福呀？」我走到她身邊，輕佻地問。「又關你事？」她說。

「老細，幾錢斤話？」我豪邁地問，我的兄弟們走在我後面踱來踱去。

「希少，今日...d蟹好靚架，拎d去食啦.....」老闆一看到我便很恭敬地雙手把蟹入袋奉上。「睇下有幾新鮮.....」但見靖琳一面不悅地走了，我立刻趕上：「靖琳！.....」

「我幫你拎？」我主動拿走他手上的一袋二袋，沙煲、流星立刻上前替我拿：「阿嫂！等我地黎啦！」靖琳耳朵也紅了地睇向我，我立刻望向沙煲流星：「喂.....」「唔好意思阿嫂！」「對唔住阿嫂！」他們可愛得我偷笑著，靖琳既害羞又有點氣沖沖，當我不存在地繼續走著，我即立刻緊隨她。

「邢羽希，你跟住我做咩啫？.....」她有點不耐煩。「我...我幫你抽餅囉。」我回答。「甘你比番我啦，我約左朋友。」她轉身就走出馬路，正好有車，我嚇一嚇：「睇車！」我把她一手拉向我，但她全失重心，連帶將我也推跌在地上，她則伏了我身上。落地那刻我用了右手，她一壓下來，我便痛喊出來：「呀！！.....」「羽希！你點呀？」她面色蒼白，坐起來嚇呆了。「大佬！.....」「大佬！.....」

「流血呀.....」靖琳看到我右手擦出血來，我一動，發現手腕痛得紅了腫了動輒則痛。「應該係扭到手碗.....」我坐了起來，靖琳一臉內疚：「對唔住呀.....」「你冇野啊野？」我倒過來關心她，她咬住下唇眼眶有點晶瑩，輕拍我上胸，然後別過臉。我被她逗笑了，取笑她：「平時又冇甘可愛既？」「我約左幾個舊同學聚舊，就喺對面大廈。有個係醫生黎架，我帶你上去啦。」她淡然地站起，又扶我起來，提著一袋二袋與我上樓。

大概一千呎的家，有五名長髮美女在準備食物飲品等。「Emilia?我朋友頭先喺樓下整親呀.....」靖琳放下了袋便扶我進去。「Celesta帶朋友黎啫.....」有名個子高高女人一聽到靖琳說，便很詭異地大聲說，還很強調「朋友」二字，所有人也望向我們，眼神很詭秘。「邢老闆？」其中一人是我一間有四間分店的西餐廳的市場部主管mandy。「邢羽希？」另外有一人是我學士時曾語言課同了兩三次班的普通朋友lilian。「羽希？」連靖琳那位醫生朋友emilia也是我小學失聯的朋友。她為我敷傷口，

靖琳便一直坐在我身邊，又好奇地問她那三位朋友：「你地識佢架？」「個世界甘細，有幾奇呀？」我向她戚眉，她瞄住我：「依家我問你咩？」我輕佻地微笑。

我留意到她們望住我和靖琳的眼神很不簡單。「我地都係Celesta中學好朋友，我叫henna, nice to meet you~」那個高個子感覺很social，與我主動打招呼。「Nice to meet you henna, 我叫karl呀~」我點點頭。「我叫coei!」剩下那位有酒窩的美女也自我介紹。「coei你好。」我微笑。「我有比你識佢地咩？」靖琳又睨著我，仿佛我其實不應該在此出現，「喂，唔知係邊個帶我上黎架呢？」我反問。「你敷住冰先啦karl~」「唔該~」

「Celesta你甘鬼馬，幾時開始架？」henna等人望向我們，問celesta。哦~我猜，一個原因，宋靖琳對她們「出了櫃」。宋靖琳立刻臉蛋也紅了：「henna唔係呀！佢頭先整親我先帶佢上黎.....」「你對住人地甘溫柔又甘怕羞.....」「我買左餸呀，不如整左先啦？」她立刻推走了henna不讓她再說下去。我很喜歡這個害羞極了的宋靖琳，偷望著她。

「我真係未見過甘溫柔既宋靖琳呀~」coei笑著對我說。「我諗住佢好冧你呀邢老闆~~」mandy立刻補充。「冧(3)左佢就會！你地唔係整左甜品咩？」靖琳又把他們拉走，不讓他們亂說。「認左佢啦宋靖琳！」「痴線啦.....」

emilia把冰墊拿走：「羽希，你番去再敷下就ok架喇~擦傷果度都要記得換紗布。」「麻煩晒~」「甘耐冇見就甘客氣。」「甘你多d同我聚囉大醫生！」我和emilia交換了電話號碼。我便站起來打算離開。「karl你走拿？」lilian問，全部人也聽到。

「你地好朋友聚舊呀嘛。我都療完傷咯~」我微笑說。「hey karl, 留低啦？celesta d海鮮好正啱，我親手炮製啊！」henna在開放式廚房洗著蝦。「喂宋靖琳！留人啦~~」coei拍著在雪甜品的靖琳。她說反語：「佢要走米走囉.....」「甘我走喇~」我刻意氣她，她馬上便急起望向我，我看到她緊張的樣子很滿足。她徒手拾起個蘋果就扔向我，我反應快接住了。「你受左人地d紗布，幫emilia整理salad先好走呀.....」她冷冷的，我卻很受落。「唔洗喇你整親右手，不如抖下~」emilia說。「可以去幫下celesta.....」mandy向我暗示。

我走到靖琳身旁，唱著：「人天生根本都不可以愛死身邊的一個，無奈你最夠刺激我，凡事也治理到我.....情人的存在是我從來都志在，難在我拱手讓愛.....」她低聲溫柔地說：「好嘈呀你~」「乜原來有人有死穴呀？」我輕佻地說。「你米喺佢地面前亂講野呀~」「你驚又留我？」她立刻又害羞起來。「唔難為你喇~」我笑言，「你隻手點呀？」她關心我，「我上次比人斬又唔見你甘關心我？」「因為上次你抵死~」

咋嚟！

我們忽然就被coei用手機拍下了，「你兩個真系夠晒曖昧呀下~」在旁邊煮海鮮的henna也說。「henna姐.....」靖琳投降，「今日本黎就係心事台，人地喺度你怕羞呀嘛？」henna談笑。「嗯~唔講喇~.....」靖琳這下實在太女人了。

忽然有人致電給我，來電顯示是雯宣，靖琳也看到。鈴聲不斷響著<離開以後>，我正考慮是否聆聽：「離開我以後我會習慣自卑，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

「雯宣？」我接聽了。

「邢羽希.....」她欲言又止。

「咩事呀？」我問，卻留意到宋靖琳故意遠離我。

「你得唔得閒呀？」

看到靖琳對我強顏歡笑，我心就酸溜溜。「咩事呀？」我有點冷淡。

「我覺得你變左。」她直言。

「係咩？」我苦笑，看到靖琳躲在一角滑手機。

「我想同你傾下……」她說。我也覺得，我應該果斷一些。

「好。比我搞埋d野先~」

「等你電話。」

靖琳主動上前：「你去搵郭雯宣啦～」

「我想同你朋友食埋晚飯先呀～」

「我地唔重要架，你去啦……」她苦笑。

「你跟我入黎。」我把她拉進了洗手間。

「我有野想同你講……」我說，她卻打斷我：「唔好講啦……」她抖了一口氣，含著淚眼，迴避我眼神，再道：「不如……你當我冇出現過，你繼續你既生活啦。」我心痛得掉下淚來，吸了一大口氣，說：「宋靖琳，如果你真係禁絕情既，甘唔該你瀟灑d，直頭唔好中意我，等我對你死咗條心。」我一開門，全都是竊聽的人，我的淚，一步一滴下，開了大門就衝了出外。我心裡只有她，已容不下別人。但她這句話，有多傷我她又知否……

我致電雯宣。「喂……」我抽泣著。

「羽希？……你做咩喊呀？冇野呀嘛？你喺邊呀？」

「呀……」我直頭禁不住在街上哭傻了：「雯宣呀……」

「我黎接你。你喺邊？」

我靠着燈柱，抽泣著：「對唔住啊雯宣……對……唔住……呀下……」

「冇事架冇事架～對唔住呀羽希，我令到你甘辛苦，我睇到你張memo……你喺邊呀？」

我聽到這句，哭得更悽厲：「唔……唔係呀～……對唔住……呀……系我……唔好……我……對你唔……住……」

她靜了下來，我不斷深呼吸著。

「你仲有野未寫完……」她仿佛意識到什麼。我不敢再說下去，怕會傷到她。

「如果又係我令你搵女人，……甘睇黎你今次真係中意左果個女人……」她不斷在苦笑。

「人地……唔……唔會……同我一齊架……喇……」一想到靖琳，我抽泣未止卻加上冷笑。

我知道她也在哭泣，她一定很心傷，我不比她好……

所有事，仿佛如像一場夢，回到原點的摩天輪。但我心中那個人的地位，一直未動搖。我隨身帶了酒壺，陶醉於醉醺醺的世界。café一直擱置了，但我已重新裝潢好，亦隨身帶了鑰匙。

我和楊老闆等人已把貨準備好，亦收了各地的訂金，龍一替我做了手腳，一旦追究上來，我不會牽涉其中。靖琳一星期沒找我了，我也不知她會如何出手……

「希少·夠喇你.....」我在kingdom of rain買醉·阿風勸我不成。我喝醉了·把彈琴的趕走了。甫坐下·我便彈起著名古典音樂「鐘」來·而且邊彈邊掉淚·聞者傷心聽者流淚的悲愴音樂。我再灌下了不少威士忌·胃極其地痛起來。我手累·轉彈傷心柔情的童話。

我仿佛看見henna, coei等五人·把宋靖琳也帶進來·在一隅坐下。我醉意太濃·而且每夜夢中也看到靖琳·所以無法肯定是否幻覺。我重複彈preclorus·心和心下也劇痛起來·但我堅持繼續抒法傷心的情緒。我彈到尾段那個重複前奏的音樂時·胸口一片熱烘上擁如噴泉·我禁不住噴出來。前方全也是血·我胸腔一大片也在火燒·而且很暈。

「呀血呀.....」「希少!」「老闆!.....」「call白車呀!.....」.....我再吐了一口·便痛得天旋地轉·眼前一黑.....

醫生說我這種暴飲模式很不要得·不算嚴重的胃出血是小懲大戒·但胃需要一段時間休養·亦要吃些消炎藥。

「karl~喂你門口甘多男人既?」henna, coei, mandy忽然帶了果籃來探我。我猜我跟靖琳的身份·她們都不清楚。

「有心喇~多謝。」我很客氣地說。

「話你知·celesta一見到你有事就拋低我地跟左你車·喺醫院陪左你成晚喇。不過佢一見你醒就走左去~」coei笑言。我坐起來·呷了一口水·呆想著靖琳。

「我地就咩都唔知既·淨係知celesta好霖你·但係佢又唔爹唔吊甘·問佢佢又唔肯講。其實你同佢搞咩呀?你係米恰我地好姊妹?」henna仿佛想在我口中套資料。我苦笑。

「夾左佢黎喇~」lilian把靖琳推了進來·靖琳卻很尷尬:「我都話左我同佢冇野咯.....」「宋靖琳·甘你姐係唔當我地係姊妹啫?」mandy說·「唔係呀.....」靖琳澄清。我一看見她·也有些不知所措。

「你冇野呀嘛?」她仍在迴避我目光。「冇。」我冷冷地說。「甘就好喇。」她生硬地微笑。「你地傾下啦~」henna帶頭走出病房·剩下我和靖琳。

「我地就黎會出貨。」我說。

「我知。」她說。

「搞掂左佢地之後·你有咩打算?」

「可能離開香港·去度下假再計劃下。」我聽到她要走·我腦海空了一片。

我說反話:「好啊!反正香港都冇野值得你留低。」我本想把café的鑰匙送給她·但沒有。她留戀地凝望我·眼眶有淚·而我心則很累。

「你走啦。」我開口趕走她。她一直掉著淚·又不斷拭走。我躺下來·倒頭就睡。我不知我還可以干

什麼去留住她.....

「羽希！我.....諗我發現左d野.....」我收到楊子君的電話，便約他到一間中環咖啡店。

他在窗口位等著我。

「我之前米同你講我寫緊隻故既？其實係講一個妓女被個客殺左，原來背後有個大陰謀。甘琴日我阿爸同我阿哥食完gathering飯就出左去，平時佢地有間房係鎖左，仲有間喺花園既工人房都係冇人可以入去。甘.....甘我呢又好衰唔衰.....就係琴日就衰好奇又唔知點解冇鎖門.....」她仿佛想起也很驚惶失措。

「唔洗驚有我喺度。你講呀.....」

「有好多剪報，好亂既文件，好多書，有把.....有血既刀，用.....用報紙包住.....」「唔通唔係楊領豪，係楊子傑？.....」我喃喃自語。「羽希，我好驚呀.....到底咩事.....」「宋靖琳係有野扼我，定連佢都唔知.....」我不斷地把東西重組。「邢羽希！.....」她捉住我手臂，「你仲知你阿爸同你阿哥d乜野？」我凌厲地望向她。

「阿...阿爸幾乎咩都自己親自打理。我.....我唔知你想知咩.....但咩事啊？」

看來我一直忽略了楊子傑的威脅性，難道他是楊領豪的執行者？那就是說，我哥的事在黑市內全無殺手消息，是因為楊子傑親自下手？但宋靖琳一直沒向我提及楊子傑，但郭萬軍的事又向我提？我怎麼從沒懷疑宋靖琳？

我在猜整個故事：楊領豪幕後主使楊子傑殺了我哥，但我怕會替我哥找真相，就密謀對我不利。他聽聞江湖上有個成功率百分百的犯罪集團，於是要脅並利用他們接近我，不斷想對付我。如果我沒猜錯，是宋靖琳一邊出手一邊為我化解，血鑽、忽然被以樂追斬等。宋靖琳不是笨人，不會不知楊子傑是什麼人，所以刻意留下伏線告訴我楊子傑也不是好人，而且她該是迫不得意才幫楊子傑。這樣，宋靖琳之所以幫我找真相，其實應該也是楊子傑的意思。八卦周刊說楊領豪怕楊子傑搶他風頭，刻意將他調到子公司當總裁。我就覺得是兒子要篡父奪權。至於郭萬軍，楊子傑既然追雯宣，那看來他醉翁之意不在酒。

然則，這都是我猜測。但若然這樣一看，宋靖琳和楊子傑之間肯定有交易，而宋靖琳有把柄在他手中。到底是什麼呢？我到底猜對多少猜錯多少呢？

呼呼！忽然有顆子彈穿過玻璃飛了進來。「呀.....」子君忽然捂住小腹。「快d走.....」我立馬和子君走避著，不斷地跑。我看不見是什麼人在哪裡開槍。

呼呼呼.....槍手忽然亂槍數射，窗上一個個槍孔。開始有人傷了及驚恐尖叫，經理立刻報警。我和子君避到一個櫃枱下，我捂住左腹中了槍的位置，看到子君身中兩槍於左腹及右胸，血流滿身且很虛弱。「嫂，頂住啊.....」我立刻把外衣脫下紮在她胸上的傷口。

「到底.....咩事呀？」她用力去問。

「楊子傑.....極可能係.....向我阿哥落手既人。而你阿爸.....係主謀之一.....。仲有.....許振行，劉...榮發.....」我渾身也是左腹流不停的血，把我知的事情說出。「阿.....哥？！.....」她呼吸也有困難，咳

出血泡。「子君！你頂住啊頂住啊.....」店內的人仍慌亂著。「所以.....佢.....連我都.....殺？.....」我不懂回應，腹部一直痛著。她卻越來越虛弱。「子君.....」她沒有回應。我一直痛著，已分不清是腹痛還是心痛.....

「佢敢做初一，我就做十五.....」見到靖琳，她第一句竟然憂心至極又很擔心很生氣地衝來我病房喃喃自語。

「宋靖琳.....你係米有野瞞住我？」我不明白她說什麼，但我開門見山。

她猶疑了一闕:「對唔住呀.....」「你幫楊子傑做野.....」我很激動地打岔，她毫不猶豫地問:「你講緊咩呀？.....」「依家楊子傑殺左子君啊！佢係我阿嫂啊！你仲要講大話講到幾時啊上官靖琳？___ _你係米人黎架.....」我激動地猛向他發脾氣，傷口也痛起來。

「咩楊子傑呀.....喂邢羽希你好喇嗰.....」她水汪汪地與我對峙，「你真係當我係全知呀？你想知道野都話左比你知啦你想我點呀？」今次我又多心了？以前雯宣說我辦事很陰謀論我也不相信，可能是人在江湖？

她哭了，我還不知我可否相信她。「我喺你心目中係甘既話，甘你米當我一直對你都係一相情願囉... ..」她跑走了。我腦海一片混亂，那麼到底是什麼回事？.....

下午，有名「朋友」來看我。

「上官龍一？」

「我睇唔過眼你甘傷靖琳.....」「所以黎挑我機？」我笑著打岔。

「我地做俠盜既，最難既地方係要唔好太感性甘完成任務。」他坐到我身邊，斟了杯水給我，釋出善意。「其實冇乜人知，淨系知我地劫富濟貧。如果我地既計劃比人睇穿左，我地都會暴露自己喺危險之中。靖琳本來就冇乜城府，點知遇著你呢個陰謀論.....」他取笑我。

「唔講果d都講埋，我地埋你身，就係想借你對付果三個人。至於楊子傑，我地根本唔係佢對手。自從佢發現左我地要對付佢老竇，就同我地隔空開火。楊子君應該就係楊領豪用黎引你出黎既棋，佢要搵人搞你，係要我地唔好再同佢鬥。拿，講左你想知道既野你知喇，我地根本冇需要同個外人講。不過我地應該共同敵人呀.....」原來，我都猜錯了！說起來現在冷靜下來回想，我哥又非被斬死，那把血刀、子君所看到的.....也許全都是楊領豪在背後設的局。我實在不夠冷靜。

他繼續:「我實在太睇唔過眼你搞到靖琳日日為左你喊，飯都唔多落到肚。你頭先仲要話佢扼你，佢一番到黎就鎖自己喺房，我同佢地睇唔過眼，我先黎同你傾炸。」那.....我又真的過分了.....

「咁.....佢又唔會同我一齊.....」我有點悔氣，「呢個係我阿爸既建議黎，佢唔想我地「二架」既人同老黑拍拖，因為佢恩仇都係同黑社會有關，佢怕我地好似佢甘。」他令我恍然大悟，仿佛一切也明白了看透了。「等我仲一直.....」我覺得自己太差了。

「阿爸果度冇野既。不過靖琳知道楊領豪搞你，佢好火滾，但楊氏父子唔係人甘品，我都怕。」他說，我很擔心靖琳。「帶我去搵靖琳。」我說。「我建議你都係搞掂好你果邊場交易先喇~你甘樣，米盞靖琳要擔心埋你？」他說。我立刻苦惱下來。

我找了博士致電菲方及泰方買家，私下送七千萬「4號仔」，交換條件是跟楊老闆說，要我們親身去交易。他們爽快答應了，因為還有靖琳安插的人與我軟硬兼施。

乘警方集中火力調查子君在公眾場合被槍殺一案，我與他們三人共赴菲方。我已有後備計劃，我最怕，未必能把楊老闆捉住，始終楊子傑已知道了靖琳的計劃。出發前我收靖琳的msg:「萬事小心。~06:18」

「對唔住~06:21」我傳給她。

「~06:22」看到這個微笑，我知道回港後該如何。

豹女與我把車駕到酒店，看著直播。「係米準備好晒喇？」我小腹的傷口還有點痛，「係呀。羽希你點呀？」她問候我。畢竟我前日受傷的，現在便申請了出院來到菲律賓，我總會還有不適。我小睡了片刻，想不到已錯過了過程，只看到菲警還有國際刑警把許振行和劉榮發掘捕了。

「楊領豪呢？」我還發現那些貨比原定少了三分一。「希少，佢冇出現過.....」豹女說。

「邢羽希，枉我當你係自己人.....」忽然門被踢開了，外面的兄弟被槍擊。楊領豪和他秘書走了近來，豹女立刻持槍戒備。「諗住比多次機會你睇下係米仲係要同宋靖琳合作搵皇氣黎。你真系甘做。有錢真系唔搵？」他走近我，我站起來:「你食夾棍。果三分一呢？」

「你仲同我講呢樣呀？」他拔槍指向我額，豹女指向他，他秘書指向豹女，「我怕你有命番香港.....」他窩了我小腹一拳繼續指著我:「我有殺到你算你大命喇.....」他再勾我一拳，我傷口立刻就滲出血來，我痛著傻笑:「我好有江湖道義既，拳腳.....我豪比你.....」他用力再勾我一拳，我一肚血擁上口腔沿嘴角瀉出。「哈哈哈哈.....」我喪笑著，「楊老闆，外面好疊馬.....」他的兩名手下受了傷走向他。他立刻收起槍，他倆也收了槍。

「我可以一隻馬都唔帶黎，就呢度d馬用口水，都浸死你！」我自大地說。

「我大把銀紙同你燒。我搵以樂德堂義蟹，必要時大把全職殺手幫我，睇下你個宋靖琳點幫你囉~哼哼.....」他奸笑，轉身便走，卻迎面碰著宋靖琳。「睇下邊個高草d~~」靖琳也對他奸笑，他一聲不發，氣沖沖地走了。

「宋小姐，點解你會黎既？」豹女問靖琳，「我驚楊領豪搞羽希，我唔放心，所以跟埋黎。」她走向我，很溫柔地說:「我好擔心你.....」「呢度好危險，米叫左你唔好黎.....」我有點暈，捂住傷口吐了口血在她身上。

「羽希.....」她急忙扶我到床上，與豹女匆匆為我止血:「我地去醫院.....」「唔得！番香港。幫我用蹦帶紮住先，呢度有殺手.....」我有點虛弱。她們立刻為我療傷不敢怠慢，她仿佛不知道:「咩話？你唔係有馬咩？」「借架炸.....頂唔到幾耐.....佢請左殺手.....我地快d番上機先.....我買左一排.....商務位.....兩個半鐘後飛。」我立刻打開酒店衣櫃掏出避彈衣就套到靖琳身上。豹女和我準備好軍備，上好子彈:「靖琳.....你有炮啊可？」我在背包掏出止痛針，給自己打上。「我有。」「彈呢?」「都有。」「跟實我地。仲有，去到機場廁所，將d炮擺入馬筒水缸，有人會接應。」我說罷，出手示意離開，豹女走在前方。

呼呼呼.....不出所料，一出走廊便有裝成服務生的人與我們駁火。我們走樓梯，上下也有槍手埋伏，我和靖琳在豹女掩護下跑着。呼呼！我擊下了下路數名。啪！靖琳踢開逃生門，向我打眼色，我扔了個手榴彈向前方草叢炸起了兩名槍手。之後豹女拐左到一輛的士把司機趕走了，靖琳把後方追來的槍手打走，與我們上的士。豹女開著車快速去機場。一坐下我便吐血。

「羽希.....」靖琳看到我又滲血，立刻為我更換了表面的繃帶。她渾手也是我的血，我握住她手，為她拭去血跡。「對唔住呀靖琳.....」我主動說。「龍一話你知架？」她與我四目交投。「最重要系，我唔會比你再為左我喊.....」我主動柔情地拖住她手。「甘郭雯宣呢？」她有點抗拒又不想鬆開。「分左手。我同佢有個結，冇可能再一齊。」我把她牽緊。「你第時.....會唔會咁樣拋低我.....」她像小貓般看着我，「你覺得遇到個宋靖琳甘容易架咩？」我認真地說，她含著笑。

「甘妳肯做我女朋友未啊？」我烘近她，她舉高我把她牽緊的手，很甜蜜地說：「你拖到我甘實，我有得唔應承咩？」「咳噁.....」豹女在裝咳，又瞄了瞄倒後鏡：「搞掂兩隻大象先。」我們看到鄰線有輛正趕上來的麵包車和我們後面有輛麵包車迫近。

呼呼呼.....它們內的數名人用機槍向我們數射，我們伏下。我與靖琳一人一口菠蘿，向左向後扔，豹女再一個加速，把車擺脫走。我傷口再滲血，我吐了一口血。

「希少，到機場喇.....頂住.....」

「羽希你點呀？」

「安全架喇放心.....」我用紙巾把血拭去，暗忖著楊老闆兩父子的計謀。

猜不到一個報復代價那麼大。郭萬軍，楊子君.....誰是下一個.....如果我是下一個，一切是否會完結...
...這兩父子，根本是變態！

「希少，rainforest比人搞呀.....」

我回港第二天，他們立刻連我的夜場也不放過？「希少.....全職.....」

我立刻趕去rainforest。

「呀.....」我看到有數名躺在地上的人，又有流著血的人，有驚惶失措爭相逃走尖叫的人。行兇者該已逃離了，且不止一人。我聽到警車救護車聲音，「希少！走喇！」我在夜場的線眼拉我走。我呆望著這片亂局，仿如亂世中戰敗軍隊苟且偷生的君王，「希少！！.....」兩三人把我拉走。我簡直崩潰了，連我那位負責人好友雲姐也中槍倒地。我不顧一切撲向她：「雲姐！知唔知邊個做架？」

「佢.....淨係講左.....句.....邢羽希.....條契.....弟.....正人渣.....睇.....唔到佢.....」她很用力說。

「希少快d走.....」他們猛地拉走我，我與雲姐漸遠，「頂住啊阿雲.....」我聲嘶力竭地喊叫，目光呆滯。

警方上門召我去問話。「邢羽希，你到底惹左d咩人？」利sir親自與我對話。「你地班差佬如果有_用，我阿哥死_死？」我拍桌盯著那塊單面反光玻璃，做了個頸的手勢。

「唔洗甘既希少~我地知你同宋靖琳玩咩既~」呂sir和張sir進了來，他繼續：「許司長同發叔比菲律賓警察拉住，charge左販毒同走私軍火，佢地仲話不能接受引渡。同一日假日酒店就有槍擊事件，你、宋靖琳同楊領豪都喺果度，之後高速公路又有槍擊案。連埋頭先「熱帶羽林」夜場槍擊案，全部全職殺手。你同宋靖琳呢彈野，搞得好大啲。」

「哈哈哈哈哈.....」我捂住傷口，心中很激動，卻一笑自知。「你知唔知ICAC重新開左file查邢羽辰果件案.....」呂sir先把錄音和錄影關掉再說：「我地警方岩岩收到ICAC通報。有多於一個告密者將楊老闆、許司長同發叔喺元朗屯地仲有私藏並走私軍火同販賣毒品既證據交左比ICAC高層王雋基，亦都啱係開file果個，你識佢架。」王雋基是我哥同事且好兄弟，他很有正義感卻很低調。但沒可能，除了靖琳昨天去了告密，另外有那麼多證據的人是誰？會否是楊子傑？但為什麼？

「邢羽希，係佢地搵殺手搞你既？」他這樣，豈不是把我曝露於危險中？一旦楊子傑真的棄帥自保，他要殺我亦相對易如反掌。我傷又痛起來，我想起醫生說，子君的死，是因為子彈彈藥和火力比一般機槍大三倍，造成嚴重創傷。「你地捉左殺我阿嫂既人，再同我講野啦.....」「你唔同我地合作，我地點拉人呀？」杜sir進了來。

「我死左，最開心果個應該係你啦.....」我有點暈眩，胸前及小腹有些鈍痛，我閉目自嘲。「我係個警察，就算幾想拉你都好。依家唔知有幾多小市民生命有危險，我一定唔會隔岸觀火。」他說，我笑了笑：「幾驚你話我死左你會冇左人生最大既目標呀~」

「所以我唔會比你死得甘易。不過有件事，我想代理我阿爸做.....」他忽然很嚴肅。我睜開雙眼，好奇地問：「搭我呀？」「向邢羽辰道歉。」他這句令我很驚訝。

「我阿哥唔係自殺，係他殺。」我傾前身子說，但氣道有點不順，呼吸有點用力。他們好奇為什麼，「就憑佢查緊屯地事件既時候死？」杜sir問。「我唔知.....」我猶疑了一會：「但我有辦法知。」

「你想點？」

「夠唔夠膽同我合作？呢個人殺我哥、郭萬軍、楊子君、rainforest既人，不過佢最想殺既人係我...」我壓低聲線.....

我加緊防備以防楊子傑再出招，同時在醫院多休養兩。警方正式把他們三人摑捕且落，楊子傑外表裝孝子，內裡卻刻意與楊領豪斬纜。

且說靖琳最近也在計劃什麼，但沒告訴我。我倒有點呷醋，決定去又偷走找她。但我到了她家附近，看到楊子傑和郭雯宣在逛街，不知為就多事了。

「雯宣，你唔係同佢一齊呀嘛？」我睨住那個傲慢的楊子傑，一手拉住雯宣。

「我同你都分左手咯，我同邊個一齊又關你事？」她冷笑，「呢個人殺左你阿爸呀！佢殺左我阿哥阿嫂呀！我可以唔理咩？」我很激動。「你淨係關心呢樣，你係米從來冇關心過我？」她用力打了我一下，再說：「你話過娶我結果又話我地之間有結，我都仲可以理解，但係我都係小女人，我都係想要人錫啫，點解你要唔比我同子傑一齊？」看到楊子傑一聲不响卻在笑，我很不爽。

「定係你仲好愛我呀？」忽然雯宣親向我，我未反應得及。忽聞一聲玻璃撞地聲在不遠處，我推開了郭雯宣且望去，看到宋靖琳呆若木雞看過來，連手上的一袋東西也掉了在身旁。「靖琳！.....」我立刻跑向她，她拔腿就跑，我立刻追。她跑進她大廈的升降機我截也截不住，我只可等。

我不斷按她的門鈴，拍着她的大門，嚷道：「宋靖琳你開門先啦！你聽我解釋啦！宋靖琳！.....」她沒有回應，我很激動地嚷著：「靖琳呀！我對佢真系乜都有做過呀！我黎想搵你架炸.....」她仍沒有回應。我忽然隱約聽到一聲倒地聲，立刻急起來。

「宋靖琳！你有野啊？！.....」我怕楊子傑對宋靖琳不利，立刻把門踢門衝進去。哧哧哧.....門的警報聲刺耳地長响著，門的中心及偏下位置也破了。靖琳坐在沙發呆望向闖了進來的我，我才發現她邊流淚邊看著韓劇，亂成一片的心方才安定下來，喘息著：「我頭先.....以為你暈左呀.....你有事就好喇.....」她忽然哭笑不得，把警報先關掉，再走向我，與我四目交投。

「我冇心...整爛你度門架，sorry呀.....」我怕她還在生氣，不敢為她拭淚。她又哭又笑，很婉約地說：「度門又冇嬲你.....」我為她拭淚：「頭先我見到楊子傑我多事，我.....」她用唇瓣封住我嘴，我傻了眼，心裡直打亂子，感覺很強烈。

「妳.....唔嬲我拿？」我回味剛才那個甜蜜的唇瓣接觸，舔著上片，傻傻地看著她。「好嬲.....」她盯著我，但很可愛地生氣，令我很著迷。「甘我身邊有甘多無謂女人，妳米日日都要嬲呀？」我有點奸狡地笑，她立刻「黑面」，我立刻「補獲」：「妳唔好嬲啦？我成個人比妳鎖住喇？」

「我本來想煮餐飯比個驚喜妳，妳有第二d女人夠啦.....」她仿佛真的很在意，淚了掉下，回到沙發上看韓劇，令我也一片酸溜溜。我坐到她身邊：「我比d野妳睇，妳跟我黎呀？」我一手牽走她。

我把她帶到我親自打點一切裝修等事的café。她甫進來，笑了笑，望向我：「妳又知我一直都中意呢種style既café？」café內有水吧，椅桌，有書可供借閱亦有瓢書位置，亦有一個位置留給創作人的。窗邊用的是落地玻璃，能望見日落維港；另一邊有個小舞台，台上有台鋼琴，既可淨彈亦可夾jazz band。

「用你d黑錢買架？」她忽然一來，我冷笑：「有時我都唔太明你諗緊咩.....」

她說：「我一向都好理性，自從你入左我世界之後，我都唔知點解我d原則好似全部郁得甘。郁左第一條，就全部郁晒，不斷比藉口。有時我喺度諗，我會唔會有一日同你一齊搞黃賭毒，同果班我認為係社會強勢強權既大壞蛋共事。我又會諗，你會唔會為左我，有一日同我一齊劫富濟貧，將正義朋友處理唔到既敗類接受佢地應有既懲罰。」

「我真系冇諗甘多。可能我自細就慣左阿爸教我用拳頭搵飯食，阿媽教我做生意走捷徑。腳踏實地、奉公守法根本冇著數，因為喺辦公室冇人會同你講雷氣，做好人個社會又唔會多謝你，我哥就係人辦。我身邊d前輩全部都好睇我，佢地真係會教我做強者，有d好有原則既堅持唔撈毒、唔搞老弱學生、睇晒兄弟紅白事。我的確知道知識幾有用，所以更加知道知識分子欺負非知識分子好似我地d兄弟甘。」我笑了笑：「對唔住呀，我好似從未甘所言，你ok呀嘛？」

她微笑：「聽幾耐我都制～」

「甘就聽一世架喇喎～」我繞在她腰眼，把她靠向我。

「羽希……你呢排搞緊咩呀？」她忽然認真起來。

「我？守住d場，防犯楊子傑囉！你搞咩就真！」我裝作沒事，暗地卻連遺囑也立了。別說我，她最近也比我奇怪，豹女說她買了一批科技，請了幾名精英不知干麼。

「我邊有野搞呀？我怕你有事炸嘛？」她仿佛有事瞞我。

「甘……」我把café鑰匙交到她手中：「妳以後就係佢主人～」她凝望我的目光，仿佛帶點不安：「甘妳呢？」

「你係老闆，我米老闆公囉～」

我想快些了決事件，不想靖琳出手。

楊子傑每天找人掃我場，卻不會讓警察介入，看來他也想親自解決我倆之間的私人恩怨。但我始終覺得，楊子傑與宋靖琳之間，不簡單。

「邢羽希你喺邊.....~11:13」雯宣傳來的。我沒回應。

「你唔好後悔~11:16」她這樣一來，我怕她干傻事，立刻致電給她，她卻沒回應。我想了想，決定去碧璽找她。豈料我看到宋靖琳跟郭雯宣一同上了升降機，有說有笑般。乜.....佢地私下有聯絡架？.....

我倒是好奇，並趕上下一輪升降機。

我看到楊子傑在她辦公室門外等她，一見宋靖琳跟她一起，神色有些尷尬又有些奇怪。我刻意躲在一隅，觀察著他們仨。

「你地傾緊咩？我一係等你地傾完先？」楊子傑說。

「其實冇野~」宋靖琳主動說。

「靖琳，你唔介意啊嘛？」雯宣知的仿佛比我多，而且這句是什麼意思呢？

「你講邊樣呀？」她苦笑，與雯宣對望的眼神亦敵亦友。

「唔關我事架可？」楊子傑幽默搭傘，又有些諷刺地補充：「我同靖琳既past tense可能佢都唔記得啦！」宋靖琳冷冷地說：「同你一齊果一年令我知道我同你又幾唔夾。」什麼？！咩...咩一齊呀？「係啱可，你d硬原則多雯宣甘多。」他與靖琳也很冷淡。雯宣打發走了全層的員工，他們仨進了辦公室繼續聊。我悄悄走到一個位置偷聽偷看。

「應間同你去食甜品~」雯宣與靖琳微笑，又向楊子傑扮鬼臉。「喂！甘我呢，大老，無啦啦比你地擺左上枱屈左我做大boss，你知唔知埋邢羽希身好危險架？我又唔係我老竇，佢殺左我阿妹仲要屈我.....」楊子傑越說越激昂，「唔好甘大聲啦你~如果羽希知我真係有野扼緊佢，我冇左個男朋友系米你負責？」靖琳不悅地說。

「甘你又要幫佢對付佢背後不斷針對佢、無風起浪果個人，另一邊又要屈係我，甘真係好咩？」什麼？楊子傑並無對付我？那為何.....

「羽夜勢力甘大甘勁，家姐系怕邢羽希打草驚蛇。矛頭直指你，甘個大boss先暫時唔會對羽希做太大動作，亦方便我地查。因為果個大boss真係好厲害，連我阿爸都殺到。最衰我地三個合作都未搵到呢個喺背後搞風搞雨既人係邊個.....」

「到底幾時同邢羽希講，佢阿哥、我阿妹、郭萬軍都唔係我殺架？佢阿哥好明顯係我老竇搵人殺架啦~呢個邢羽希甘依賴佢兄弟比佢既料，又甘聽靖琳講，有時我喺度諗佢係米甘大安指意呀？佢肯自己搵料，一搵就知啦！萬一佢真係搵人踩左我甘點呀？又唔係掃佢d場既.....」

「米甘火滾喇~請埋你食甜品」

到底.....發生咩事啊？我好亂。我阿哥.....楊子傑.....宋靖琳.....我知道的事有多少是真的？那麼上官龍一也是騙我的？宋靖琳也騙我！原來我是個白痴？！我連誰那麼討厭我我也不知.....我做左幾耐傻仔呀？.....

我失了失重心，心仿如插了千刀，被萬馬踐上。

「邊個？」宋靖琳立刻便聽了，他們仨也走出來。我想逃走，但腦海空得暈了暈，連走路的力也沒有。那.....誰才是大boss.....為何把我騙得那麼透徹.....

我靠在牆邊，心像猛被敲打，一片空白。最愛的女人一直在騙自己，這太震撼了，我.....我有點受不住.....

「邢羽希？」他們發現了我，仿佛也不措所措，失語了。

「你地.....扼左我幾耐.....」我有些痛苦:「仲有咩.....扼緊我.....」靖琳走向我，我卻貼着牆向後退:「宋靖琳...我對你好失望.....」

「你聽我解釋.....」她很想解釋，我很辛苦，捂住胸口，用手勢不讓她靠近:「我.....我覺得我地.....冇野好講.....」

我一轉身，便噴了口血，眼前一黑.....

我實接受不了這麼大的打擊。宋靖琳，連雯宣也.....此時徹底打亂我的計劃。難怪宋靖琳那麼奇怪。重點是，靖琳和楊子傑，是舊情人.....啊！我心好亂，好痛.....

我不知自己睡了多久，便是胸口痛，猛地從黑暗中回到現實，吐了一口熱流，卻未能睜開眼皮。「醫生！佢醒喇.....」我仿佛聽到靖琳的聲音。

我醒來感覺自己很虛弱，還戴着氧氣罩，輸着血，吊着鹽水。我看不見靖琳，時鐘顯示著三時多，是凌晨。唉想起宋靖琳，心就翳悶起來，很想吐。我一拉開氧氣罩，便吐到床邊，吐出大都是血。我再吐了口，也是血。我攤軟在床上，連按醫生的按鈕也無力。

忽然有腳步靠近，我有點戒心，立刻把身邊外套掏過來，以防要用暗器，即刻我連力氣也沒有。

「希少~」是仇兄。我進院多次，他從沒探過我，今次一來，就在凌晨，我有點想不通。

我捂住胸口，重拾氧氣罩呼吸，有氣無力著：「咩事.....」

「你冇事嘛？」他很淡然地問。

「咩事.....」我氣也有點虛。

「冇~你食左藥未呀？我倒杯水比你？」他留意到我桌上有藥，便問。我覺得很不對勁，裝作順他意，暗地觀察著。「好呀.....」我偷傳訊息給呂sir，讓他給我做一次人情。

他把水和藥遞給我，我怕不對勁，不斷想着靖琳，借想吐脫身。他仿佛發現了我發現，想盡力隱藏，卻被我看到他把我的藥換成安眠藥，份量很重。我才恍然大悟，這種殺人手法似曾相識.....我裝作鎮定：「冇d辛苦.....我轉頭食.....」又問：「羽夜點.....」我裝作迷糊，留意他的反應，心裡卻很不冷靜。

「冇野~不過班叔父想搵你照肺.....」他不尋常的冷靜令我很不安。我胸前一片納悶，立刻又吐到床邊，冷汗也直冒。「希少，冇野嘛？」他到另一邊想扶我，我本能地縮開，他仿佛察覺了我的不對勁。

「你驚我呀？」他忽然微笑，卻深藏著可怕。

我苦笑：「我真系，甘黑你憎咩.....」不斷順著自己的氣。

「如果你安份做好老坐，忘記邢羽辰既事，我仲可以叫你聲大佬~」他這樣一來，我火上心頭，卻勸自己冷靜下來。

「你幫楊領豪做野.....甘點解要爆佢大獲？.....」我與他對峙起來。

「你都係撈偏架可？如果你以為得楊領豪既話，甘你就大錯特錯。」看來他有比楊領豪更大的金主，言下之意，楊領豪等人背後還有人。「我對老坐又冇興趣。不過如果你肯拋開件事，冇錢可以齊齊搵~」他微笑。

「你會放過我咩？.....」

「你知唔知...點解甘易搞掂佢地三個呀？」他奸笑:「老細話，佢地唔聽洗，所以出手搞掂佢地.....」他指的老闆，不是楊領豪。到底是誰？

「你真系好本事.....」我暗忖著到底還有誰，在楊領豪之後控制著整個局面，目的是什麼？

「搵食啫~」

「甘邢羽辰呢.....佢係云爺個仔呀.....云爺.....唔係你大佬咩？」我很激動，但沒什麼氣說話。

「我唔殺云爺，唔等於我唔殺佢仔.....女。」忽然，他凌厲地掏出一刀，一刀插左胸下，連枕頭也刺穿了，我完全反應不及。「唔好意思，希少.....」他爽快地拔了出來，我噴了一口血，眼見他毫不留手地向我同一位置再插一刀，我直用雙手在刀柄抵抗卻完全無效。

「警察！米郁！放低刀！.....」杜sir利sir等人踢門進來，及時舉槍指向他。「再郁就開槍！.....」我看到靖琳和呂sir也趕至，一步步包圍鬼見愁。「你走唔甩架.....」我血流滿身，口中血直流，虛弱地笑:「我已經有你殺.....邢羽辰.....楊子君.....既證據.....」其實我根本冇，「原來你同班差佬做場戲玩我？.....」他怒睥着我。

「有.....得你唔認咩？.....殺人.....兇手.....」我奸計得逞。

「我係殺左佢地。我依家就要你陪葬！」他迅速再插了我一刀，立刻被警方連開四槍打中身體，即場倒地。他們上前看他，杜宇浚兩槍也打中他左胸，另外兩槍在腹和腿。「快d叫醫生！」呂sir喝令，「yes sir!」幾名手足立刻跑去。宋靖琳立刻哭着撲向我:「我都問你有冇野瞞住我架啦！你走黎搞鬼見愁！萬一你有咩事我點算呀？你估d正義朋友一定靠得住架？.....」

「喂！宋小姐.....」呂sir有點不悅地打岔。「邢羽希！我憎死你呀！.....」靖琳聲淚俱下，我卻很高興，虛弱地笑著。她握住我手，眼看我血流不停，很激動:「你唔好有事呀.....你話過.....同我一齊睇日落.....同我一齊搞好間café.....你話我收山...你收山.....」我實在，很累，很暈。我在她掌心，用血，一小一小，畫了個心。湧了一大口血，天旋地轉，便眼前一黑.....

57(大結局)

如果我真的能捱過這次，有些事我想做。我想找雯宣、楊子傑了解清楚事情。我要補償給雲姐，加人工、放長假。我想與靖琳的姊妹們吃頓飯。我想.....與靖琳結婚.....

「邢羽希.....你再唔起身我以後.....唔理你.....」我仿佛又聽到宋靖琳的聲音。

「三日喇.....起身呀.....」

我心也痛起來，相信把淚也濟出了。

「羽希.....你係米聽到我講野呀？.....」「醫生！.....」.....

仇兄受了重傷，一直在監獄昏迷不醒。楊領豪、許振行和劉榮發分別判了30年、28年半和23年，驚動全亞洲的大案件。幸好的是，在黑道，他們責難鬼見愁違反江湖道義，黑吃黑，拖累我也被叔父「照肺」，因為他們知道了我與會打黑的宋靖琳關係不尋常。

宋靖琳和楊子傑把整件事告訴我，我也把鬼見愁的話告訴他們。靖琳認為鬼見愁幕後金主應該並不簡單，因為他應該有很多個「楊領豪」在身邊做傀儡，就算要惹，也必須從長計議。況且，短時間內，相信他們也都不能干什麼。

「karl哥，黎左拿？」

我提着兩瓶美酒和一大束玫瑰到靖琳家，Henna五人也一早到了。「宋靖琳！有人黎左喇~」他們強調「人」字，「Celesta~」

「我買左兩支靚酒上黎呀~」我說，coei接過，mandy取笑我說:「karl哥，送花呀？」我害羞著說:「花啫~」我和宋靖琳沒有公開關係，連雯宣、子傑、龍一等人也是自己猜測的。我知靖琳是沒安全感，所以不敢公開。

「羽希，你黎左拿？」她一看到我，立刻害害羞羞。「送你比~」我微笑。「嗚~~~」「你兩個仲唔認.....」靖琳含著笑:「你...自己插好佢，我唔理你呀.....」「怕羞呀？」我輕佻地取笑她，她合著下唇，耳朵也紅，雙手溫文地輕拍了我一下。

「你兩個好骨痺啊~」「冇呀~」靖琳立刻說，「好喇.....食野啦？」我裝作附和，心底裡卻有點失望。我隨便把花擱下，有點失落地與他們打開食物和開瓶。我在廚房開瓶，「我知你唔開心~」靖琳走了進來，「知仲講.....」我呷著醋，她從後擁著我:「多謝你d花囉死佬~」「我唔收貨囉.....」我一手握住她嫩滑的手。「你d馬都叫左我做阿嫂啦~你甘貪心.....」她很羞怯。「你唔想請佢地去我地婚禮咩？」我轉身，深情地與她十指緊扣。「喂.....邊個應承嫁比你呀？」她仿佛有些驚喜。

忽然外面關了燈，我便知她們準備好了。靖琳有點驚訝，想看出大廳。「出黎呀~」我一手拉了她出大廳。桌上拼好了心形蠟燭，還有些螢光棒、螢光星星和月亮，還有emilia為我們彈奏着cannon in d。「邢羽希你搞咩呀？」她真的害羞得甚可愛。

蠟燭熄了，燈開了，很多我親手準備多心型氣球心型佈置等。我向靖琳半蹲跪，打開了一個盒子，鑽戒在燈光下閃爍著。靖琳喜呆了，很驚訝。我情深地說著:「我知你好冇安全感，所以我搵左你班好

姊妹做見證。我唔知自己有咩好令妳甘中意我，不過我好清楚妳有幾獨特令我愛上妳。宋靖琳，嫁比我？」我與她四目交投，她哭笑不得。「嫁比佢！嫁比佢！.....」她印著淚光笑說：「妳地個個原來扼住我.....」

「我嫁！」她與我相望而笑，我立刻站起，為她戴上戒指。我想親向她，她卻很害羞又向後微縮。「唔係嘛？有人以前對住我，好豪放架嗎？」我自大地說，她唇抖了抖：「乜你講呢d架.....」我笑了笑：「甘黎架喇嗎？我要十個.....」我對準便親下去，她雙手繞著我頸，我則繞住她腰。「嗚~.....」
.....

我與靖琳十指緊指，與她在我地頭拍拖。「你最近少左落kingdom of rain既？」她問，「我想幫子君寫埋隻故佢。我會同佢出埋書，目標係出年書展可以有得賣~」我回應。「雯宣？」靖琳和我看到雯宣跟一名美女在對面馬路有說有笑，有些曖昧。「睇黎有人可以好放心我唔會再同某人糾纏不清喇~」我笑說，靖琳咬我手臂。「啊你咬人既？」.....

「希少！」忽然有兩名穿性感西服的美女走近我。

「我地老闆想見你！」.....

~待續~
多謝收看